

成會票

西會票

周會票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一八八、二八四·六一兩

(2) 交項

平會票

京會票

津會票

洋會票

揚會票

杭會票

廣會票

汕會票

漢會票

長會票

湘會票

三、〇七八·二五兩

三四、二七六·一九兩

一四二、五三八·六五兩

一七九、三七〇·四〇兩

一八九、八八六·九七兩

二一三、六四六·七八兩

五九、三七〇·〇五兩

七、六二六·三一兩

一、六九八·二一兩

一、五三六·六三兩

三〇一·二〇兩

二〇四、九四三·三二兩

一、五〇五·三五兩

三、〇一〇·八〇兩

成會票

西會票

周會票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二二五、三七〇・一〇兩  
收交兩抵淨合長交本平足銀九五、七六二・八一兩

(3) 收入

會費

結漢短期利

道德會費

共合得本平足銀一六、七八七・八一兩

(4) 出付

衆堂各通年存款利

居易堂通年房利

通年領會洋各款藩聶軍等房化費

出撤上蔡縣知縣吳蔚彬渡帳

四四二・三五兩

一〇〇、五三五・四三兩

二四七、六七二・二九兩

一〇、〇二〇・四一兩

一、五二五・五〇兩

五、二四一・九〇兩

一一、六四五・六八兩

二五八・四五兩

二八八・九四兩

九四九・〇五兩

本會館太汾會香贊寫捐京城幼稚學堂經費等

美國舊金山華僑賑款酌應各項禮物京結交內務府  
練兵處銀

免漢交趙漸雲等洋錢一〇、二五二元上貼費并漢貼結色

電費郵費號役工費請客酒席人情佈施紙張針工等

日用福食雜使等

道號修理房屋置買傢俱并去年在道化費週年房租標費

(一) 道號請客酒席會商攤派號役針工郵電茶費日用福食雜使

共合出本平足銀二、五二、六六兩

收付兩抵淨虧本平足銀四、七二四、八五兩

統共除訖淨合長交平號本平足銀一〇〇、四八七、六七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一七九、四九八、九〇兩  
一七九、三七〇、四〇兩

道口日昇昌記總結結賬(丙午冬月二十日上平號)

自三十二年正月設兩原結存一本萬利

(一) 收項

六七一、〇四兩

三二七、五〇兩

一六、一四八、〇六兩

一、八一、二五兩

二、九九三、二七兩

一、〇三一、九五兩

一、三八七、二六兩

二、二二、二兩

八、八二、二兩

八、二二、六兩

一六、八二〇、〇兩

二六、六六、〇兩

四、二二、〇兩

一八、九

周會票

四三、七〇〇・五〇兩

漢會票

三、五二一・三八兩

西會票

二六、六七七・九二兩

汴會票

一六一、八七〇・五三兩

濟會票

八二三・六一兩

京會票

八、九八二・五二兩

津會票

二、二二七・七二兩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二四七、八〇三・九一兩

(2) 交項

平會票

一一、一一八・二〇兩

津會票

七九、二六〇・一五兩

汴會票

一五、六七二・五一兩

周會票

一六、三二七・七四兩

洋會票

四、五二七・九〇兩

京會票

一、五〇四・〇二兩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二三八、四一〇・五二兩

(3) 收入

會費

共合收本平足銀五、二四一·九〇兩

五、二四一·九〇兩

(4) 出付

修理房屋置置傢俱並去年在道化費等

八三三·〇四兩

通年房租

八六·九二兩

汴來標資本

一一二·〇〇兩

請客酒席商會攤派號役針工郵電察費

五八九·三一兩

日用福食雜使等

七九九·一六兩

共合出本平足銀二、四一九·四二兩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二二、二一五·八七兩

統共訖淨合結存平號本平足銀二一五兩八七兩

八、西安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冬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冬月底淨合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一二四、七五三·〇一兩

(1) 收項

共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五六三、四七九·二九兩

(2) 交項

其交各處會本平足銀六三七、五四・〇三四兩

(3) 收入

西得會費期利

三、七八二・六三兩

原得會費期利

四、四一八・三四兩

(4) 出付

西付外期利貼費

八、八一九・〇二兩

西收布平應賠

一一七・三九兩

西送原標資克費

二八二・四〇兩

西捐修會館

一五七・一八兩

汴來標標資短平

七六〇・五八兩

西通年房租

一三七・五四兩

西寄名莊電費郵政信資

六八・五六兩

西日用福食換錢雜使人情佈施信力電張請客酒

席針酒工號役工資

二、八四九・七八兩

原付外期利克費

一、三四三・八二兩

原平來標短平火耗

二五四·八七兩

原汾州社攤派歲修

二〇·一八兩

原三原善堂捐輸

六二·六〇兩

原通年房租

一〇〇·八八兩

原日用福食換錢雜使針工用人工資信力諸客

酒席人情佈施等

一、一六六·五五兩

收付兩抵淨缺本平足銀七、九四〇·三八兩

統共連缺淨合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二、六〇七五四·四四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四〇、九九三·七六兩  
九七、三九三·三〇兩

九·上洋日昇昌記總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淨合長平舖本平足銀六三二、一〇七·九〇兩

(1) 收項

共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三、二八五、六三九·五二兩

(2) 交項

共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三、三一七、二〇六·五三兩

(3) 收入

通年得會費

六、〇九五·四〇兩

通年得拆息短期利

二二、五九九·六〇兩

蕪得會費

二四六·九三兩

(4) 出付

通年貼費(漢蕪來現標賠平耗色等)

一六、四七一·四〇兩

餘緊昌衆堂名京成杭廣號存款利

四四、九三〇·七四兩

短借錢莊等銀拆息

二、一七九·九一兩

通年房租保險費

七九三·〇〇兩

工所經費工部局捐佈施電費信資人工等

六三三·九三兩

福食雜使針工等

二、七八四·七五兩

蕪貼費

一〇八·六一兩

蕪置買傢俱等

三六九·一九兩

蕪福預雜使並辦議局舖捐

四八三·九二兩

收付兩抵淨虧本平足銀三九、七一三·五二兩



統共除收淨合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七〇三、三八八、四三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一四五、一〇三、九三兩  
二〇三、九一三、四二兩

十、揚州日昇昌總結帳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結存平號本年足銀四八、五四三、四三兩

（1）收項

平會票

京會票

津會票

洋會票

杭會票

廣會票

桂會票

梧會票

漢會票

長會票

三五、九三七、二六兩

六五、八二九、五一兩

一一、六三六、二二兩

一〇八、九三九、二四兩

三、三六二、六〇兩

四、七九二、五八兩

二、四六六、一八兩

四七七、八三兩

六八、二三八、六二兩

一三二、八三三、五二兩

成會票

三、七三五·四〇兩

西會票

八、〇六三·四〇兩

汴會票

五、八五八·二四兩

周會票

四〇、八六六·九五兩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九三、〇二七·五五兩

(2) 交項

平會票

四四、五二五·一二兩

京會票

九、八五〇·七〇兩

津會票

一、八八八·三七兩

洋會票

七八、七七九·七七兩

杭會票

一一、三七五·三三兩

廣會票

一、六〇〇·三六兩

桂會票

五、一一一·六二兩

梧會票

四、八七一·九〇兩

漢會票

七七、六一五·八二兩

長會票

一三九、一六二·二八兩

湘會票

二九、三二一・五八兩

成會票

二、二四二・四〇兩

重會票

五三〇・九五兩

西會票

三三二・二四兩

汴會票

一七、〇九〇・九〇兩

周會票

一三、一三八・三〇兩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三七・六四兩

連原存除交淨合長收本平足銀一〇四、一三三・三四兩

(3) 收入

貼費

三、三一六・七〇兩

期利

六一〇・一一兩

通年札息短利

八一五・二〇兩

在帳未得利

五四三・八四兩

共合收本平足銀五、三八五・八五兩

清得貼費

一、三三二・一七兩

清得期利

八、〇六八・八三兩

清在帳未得利

三七八·七五兩

清得通年軋息

九六五·〇一兩

共合收本平足銀一〇、七四四·七六兩

(4) 出付

餘慶昌利

八四〇·〇〇兩

貼費清克揚貼平色

六七七·〇三兩

通年房租

二七五·七七兩

通年房租

一八·四〇兩

錢店短軋

一四七·三五兩

江甘兩縣警察經費並粥廠等

五五·一五兩

日用福食雜使號役工食裁縫針工等

二、一五一·〇一兩

共合出本平足銀四、一六四·七一兩

清上年在帳未得利

一、三二九·四〇兩

清存款利

五、五七八·五〇兩

清貼費

一九五·五一兩

清清淮賑捐

七〇·四三兩

清日用福食雜使號役工錢裁縫針工等

共合出本平足銀八、六七八・〇三兩

收付兩抵浮贏本平足銀三、一八七・八七兩

統共連利淨合結存平號本平足銀一〇七、三二一・二一兩

共收  
交會票本平足銀 三五、九三七・二六兩  
四四、五二五・一二兩

十一、浙省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淨長交平號本平足銀二〇、〇六四・七七兩

(1) 收項

共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七六・六五六・〇二兩

(2) 交項

共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八五、五一九・四七兩

連原缺存共合淨長交平號本平足銀二八、九二八・二二兩

(3) 收入

會費

期利

七、二七八・二四兩

一五、二一四・〇五兩

一、五〇・四六兩

在賬未得利

李慕臬遲日利

(4) 出付

舊年預收在賬未得利

衆堂名存款利

結洋交遵處欸貼現

貼費

洋結轉安徽交何大人二千四百西結轉甘肅交王

勉亭三百平上貼費

通年房租房捐

裝修房屋並添買傢俬

使

日用福食號役人工電費郵資雜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六、二四七·四九兩

統共連利除訖淨合長交平舖足銀二二、六八〇·七三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

三、八四〇·六二兩  
八、六一〇·二二兩

三九三·七五兩  
四·八二兩

一三、一一三·五九兩  
二四五·〇〇兩  
一一二·〇八兩

一〇·〇八兩  
二六九·五〇兩  
三〇八·〇〇兩  
一、九八九·四〇兩

十二、漢鎮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淨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五五七、八〇六・四〇兩

(1) 收項

平會票

五〇、六二二・八二兩

京會票

一五〇、六六九・二一兩

津會票

六、九四三・七五兩

重會票

五一二、九二七・九六兩

成會票

一一〇、七六四・五〇兩

沙會票

六三六、七一七・一七兩

長會票

五六七、〇五五・五三兩

湘會票

九九、七九四・七七兩

洋會票

三七八、八九三・九三兩

揚會票

六九、五九三・四一兩

廣會票

三〇四、九〇八・七一兩

杭會票

五、二〇四・一四兩

桂會票

二六、三九二・〇七兩

汴會票

周會票

西會票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三、四九八、一八三·八九兩

(2) 交項

平會票

京會票

津會票

重會票

成會票

沙會票

長會票

湘會票

漢會票

揚會票

廣會票

一九八、七一四·六五兩

二八九、五四二·九九兩

八九、四三八·二七兩

二八、三六三·六五兩

三二、五八四·一九兩

一二六、七二〇·五二兩

五〇四、〇九八·三九兩

一六、五六八·二四兩

五一三、五三五·五八兩

二七七、七九九·七二兩

一六一、六一三·〇九兩

五二一、四五六·六六兩

六八、二三八·六三兩

一五、〇二二·三六兩



杭會票

梧會票

柱會票

汴會票

周會票

西會票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二、九六六、〇七六・〇三兩

(3) 收入

貼費

期利

收汴來標申水得色

嶽坊得餘利

收沙得吐費

收沙得期利

共合收本平足銀四六・一九六・六二兩

(4) 出付

五、八七五・四七兩

三三、四八一・八兩

二八四、九六四・五〇兩

五六、三四四・六九兩

六五、九六六・四〇兩

二五三、四三三・七六兩

一七、四二六・三六兩

一一、五一九・〇六兩

一〇三・二九兩

一八・九九兩

一〇、二二六・六三兩

六、九〇二・二九兩

貼費

期利

汴來標標費酒資短平

會館香費經費並人情信費電費等

日用福食針工扣線用人等

通年房租房捐信險費等

京結來交練兵處化費

洋結來交上海道

撥乾順告疲賬

沙貼費短期利

沙通年房捐並警察局捐費

沙會館香費經費並人情信資電費等

沙日用福食針工扣線用人等

共合出本平足銀五二、四一二·五八兩

收付兩抵淨虧本足銀六、二一五·九六兩

以上統共除訖淨合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三一、九〇五·五〇兩

四、九九六·七五兩

三五、七八四·二〇兩

四三六·九六兩

二、一六二·八〇兩

一、九三四·五八兩

五一五·〇一兩

一九七·七二兩

一、九七二·〇〇兩

二、一六九·五六兩

九四·二八兩

三七七·三六兩

一、七七一·四二兩

計開實在

一宗碌坊欠本平足銀四二〇・二四兩

一宗傢倨作欠本平足銀五〇・〇( )兩

一宗外該借貸本平足銀二〇三・五七九・九七兩

一宗外該欠貸本平足銀六九・一六〇兩

一宗現銀賬缺存本平足銀三〇五・〇七五・七一兩

以上五宗除訖淨合缺存本平足銀三一、九〇五・五〇兩

十三、漢鎮日昇昌德總結

(日昇昌原以碌(顏料)起發故尙留此局)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結存昌記本平足銀四三七・一六兩

共收買西碌五十七斤均價六・三〇兩合銀三五・九一兩除訖成

本淨得餘利本平足銀一八・九九兩

昌記取原本本平足銀 一六・九二兩

昌記取餘利本平足銀 一八・九九兩

以上總原存統共除訖淨合結存昌記本平足銀四二〇・二四兩

計開實在貨名

四二〇・二四兩

一六・九二兩

一八・九九兩

三三・五七九・九七兩

六九・一六〇兩

三〇五・〇七五・七一兩

三一、九〇五・五〇兩

四三七・一六兩

三五・九一兩

一八・九九兩

一六・九二兩

一八・九九兩

三三・五七九・九七兩

六九・一六〇兩

三〇五・〇七五・七一兩

三一、九〇五・五〇兩

四二〇・二四兩

一宗存西礮一。二九平斤每斤三錢二分合本平足銀四一二・八〇兩

一宗存色礮二斤每斤三錢二分合本平足銀〇・六四兩

一宗存浮礮六八斤每斤一錢 合本平足銀六・八〇兩

以上三宗共合存本平足銀四二〇・二四兩

大清十四、沙市日昇昌記賬單 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半淨結存漢號本平足銀六〇・九九八・八九兩

(1) 收項

平號會票

八、七六〇・四五兩

京號會票

一〇〇・八九兩

津號會票

九八八・〇〇兩

洋號會票

七、三二四・四〇兩

揚號會票

一、八四八・三一兩

杭護會票

三、四三五・四〇兩

廣號會票

九、六三四・九八兩

湘號會票

二九五・〇八兩

長號會票

四、七〇八・〇二兩

重號會票

西號會票

汴號會票

周號會票

漢號會票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三六、三一九・八〇兩

(2) 交項

平號會票

京號會票

津號會票

洋號會票

揚號會票

廣號會票

湘號會票

長號會票

鄂號會票

二九、五五六・八〇兩

二、〇七七・六〇兩

一、九七六・〇〇兩

一、四九四・〇〇兩

二三三、〇〇〇・七兩

六、五〇三・八九兩

一〇、一四九・二〇兩

四九四・〇〇兩

一、一四九・〇四兩

九八・八〇兩

三〇四、二八七・九二兩

一一、八五六・〇〇兩

一〇、五五〇・〇二兩

一〇四、七二八・〇〇兩

成號會票

一〇四、二二六、四六兩

西號會票

一〇〇、三三三、〇四兩

汴號會票

一〇〇、八九八、八〇兩

漢號會票

三〇〇、三六一、三四兩

共合亦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三三、八九五、六九兩

連原結統存共除訖淨合長收漢號本平足銀六三、四二三兩

(3) 收入

會費

一〇、二二六、六三兩

期利

六、九〇二、二九兩

共合收本平足銀一七、二八、九二兩

(4) 出付

貼費

八六五、六四兩

期利

一、三〇三、九二兩

會館香費經費，人情信資電費添買傢俬等

三七七、三六兩

通年房租並警察局捐費等

〇九四、二八兩

日用福食號役針工扣線等

一、七七一、四二兩

共合出本平足銀四、四一二・六二兩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一二、七一六・三〇兩

以上連利統共銀除訖淨合結存漢號本平足銀七六、一三九・三〇兩

計開

一宗外該借貸本平足銀

○丁廿二六・二六兩

六九・一六〇兩

一宗傢倨作欠本平足銀

三九・五二兩

一宗天成公欠本平足銀

四・九四〇兩

一宗衆錢店欠本平足銀

一、九九九・十八兩

以上四宗共合實存本平足銀七六、一三九・三〇兩

十五、長沙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至平號）

自二十一年十月底兩長交平舖本平足銀五一、〇六九・一五兩

（一）收項

平號會票

二、二四〇・二二兩

京號會票

二二、二三一・〇七兩

津號會票

六、四九七・二二兩

洋號會票

五五、八三四・九兩

杭號會票

揚號會票

廣號會票

桂號會票

漢號會票

甯號會票

成號會票

西號會票

汴號會票

周號會票

湘號會票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九一〇、七二六·二六兩

(2) 交項

平號會票

京號會票

津號會票

一、〇七〇·九六兩

一、〇八三·八八兩

一、〇六八〇·九七兩

三〇〇、四四九·〇九兩

五〇八、一二九·三三兩

一四〇、〇〇〇·二四兩

一三、七六四·九四兩

四九·三〇兩

一、五八六·八六兩

三三·六五兩

一一五·七〇兩

二、一四七·四三兩

一五、五一三·三九兩

五、六一七·八七兩



洋號會票

六四、〇四九・三五兩

杭號會票

二二、四六〇・二一兩

揚號會票

一一三、九五九・五二兩

廣號會票

二二、七二六・九六兩

桂號會票

六〇、四二四・九三兩

梧號會票

三〇、二八六・三三兩

漢號會票

五七四、九四三・五三兩

成號會票

一四、六一一・四四兩

西號會票

四、五五七・一八兩

汴號會票

一、五五八・四九兩

周號會票

一三、八〇六・九六兩

湘號會票

四八、九〇六・一四兩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〇一四、四〇四・四三兩

連原缺存收交平抵淨合長交本平足銀一五四、七四六・九六兩

(3) 收入

會費

三、九四三・二兩

期三

鹽三票租價

共合收本平足銀 九、一八八·七七兩

(4) 出付

衆堂名期利

餘慶昌主臘月底期利

湘岸鹽三票加捐並常捐

繳鹽三票原本

洋結交上海道洋款化費

貼外費並錢店短息

通年房租

本省水災除捐

福食雜使請客酒席人情電費等

信封紙張號役針工信資並會館攤派等

共合除本平足銀一六、九六五·六五兩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二、二二三·一二兩

六、三七一·五六兩  
八、八七四·〇〇兩

九、六二二·一七兩

一、〇〇〇·〇〇兩

二、三一六·〇〇兩

一、四七九·〇〇兩

四九·五二兩

一七九·三九兩

二三六·六四兩

一〇·九三兩

一、六七六·二〇兩

二九五·八〇兩

以上連利總共淨合長交平本平足銀一五二・五二三・八四兩

一宗該外借貸本平足銀七〇・〇〇六兩

統共除訖淨合缺存本平足銀二二二・五二九・八四兩

十六、廣西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兩合長交平號本平足銀二二二・五〇（？）・六五兩

（1）收項

共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〇八四、〇〇九・八八兩

（交項）

共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二〇七、四三二・二〇兩

連缺缺存除收淨合長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三三五、九七二・九七兩

（3）收入

得色費

期利

桂缺存藩銀三二三、七八五・二一兩按八兩預提在賑未得色

共合收本平藩銀一七〇、九〇五・四五兩

（4）付出三十一年預提在帳未得色

一八、四八二・六六兩

六、八一三・六七兩

一三八、一八八・九六兩

貼色費

崇堂名存款利

派辦處  
廣長廣會撫憲張等三八、九〇〇・九六兩

兩上賠平

紙張電費傳發總六佈施捐項請客酒席用人工資等

黃崇厚堂通年房租

日用福食換錢雜使等

共合出本平藩銀一三二、八一四・八七兩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三八、〇九〇・五八兩

一應統共連利合長交本號本平足銀二九七、八八二・三九兩

共收  
交平會票本平足銀六一一・八八兩  
五、六〇〇・七八兩

十七、梧州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自三十一年十月底淨合長交本平足銀八五、〇六二・一八兩

(1) 交項

二一四

一〇〇、九五四・一四兩

九、三八二・八四兩

八〇・二二兩

八七一・三六兩

二六一・七二兩

二、七八一・九三兩

平會票

三五・八九兩

京會票

一九、七九七・八四兩

津會票

三二六・四二兩

洋會票

七四、二四五・九六兩

杭會票

三三、六一九・六二兩

揚會票

五、一四四・七四兩

漢會票

三〇、四二七・〇七兩

長會票

二五、〇七六・六兩

湘會票

九、七四八・五二兩

成會票

一四・〇〇兩

重會票

二四七、四八七・八一兩

廣會票

一九八、五〇六・〇八兩

桂會票

一、〇三三、六〇一・七六兩

共合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六六八、〇三一・七七兩

(2) 收項

平會票

九一〇・五一兩

京會票

三一三・八六兩

津會票

三四二・八四兩

洋會票

一、三九〇・六四兩

揚會票

四七七・八三兩

成會票

三七〇・四三兩

西會票

一八・〇八兩

汴會票

一二二・六四兩

廣會票

一、五五三・八四三・二二兩

共合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一、六〇二、八一一・九七兩

(3) 收入

得色費

一五八、三七〇・三〇兩

期利

五、九九三・七五兩

寧得色費

八、四四九・四〇兩

寧得短利

二〇二・一四兩

收入空銀二二・四〇兩上預提色

一、七九二・〇〇兩

(4) 出付

去年十月底空銀九二·四〇兩上預提色

貼色費

廣結收均隆號二二二·七二兩上補大元本

官場存款期利

洋府關稅款短利

官銀號短利

通年一十三月房租

福食雜使請客酒席佈施人工信力電費

寧貼色費

甯子章記來甯添船價

甯五個半月房租

甯福食雜使信資電費人情佈施號役人工

針工紙張添買傢俬等

收付抵淨虧本平足銀七八七·七二兩

統共除訖淨合長交平號本平足銀二〇、六三〇·一〇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三五·八九兩

交平會票本平足銀九一〇·五一兩

七、三九二·〇〇兩

一三七、五七四·五七兩

一二〇、九四五·九七兩

二〇〇、七四〇·九六兩

二、八八〇·一一兩

三、八四三·八一兩

三三四·四二兩

二、九九六·〇一兩

六〇二六·四一兩

六·六五兩

一一二·三〇兩

七四二·〇九兩

十八、營口日昇昌記總結賬（單丙午十月底上平號）

(1) 收頂

共收各處會票本平足銀四二六、一四三・〇二兩

(2) 交項

共交各處會票本平足銀二五九、四〇六・四二兩

收交兩抵淨合長收本平足銀一六六、七三六・六〇兩

(3) 收入

會費

期利

各號卯色

共合收得本平足銀五四、三〇〇・二四兩

(4) 出付

貼費

赴烟台蓬萊井永營盤費

在京買應用物件

買家僱什物

四六、七六六・三三兩

三、二七五・五四兩

四、二五八・三七兩

二〇、四五九・二四兩

四九・二八兩

一五〇・七二兩

五八二・三四兩



酬客酒席

通年經紀費

通年房租

通年謂客酒席紙張竹力郵費針工用人工食等

月用福食雜使等

共合出本平足銀二四、一五六·九一兩

收付兩抵淨贏本平足銀三〇、一四三·三三兩

以上連利淨合長收平號本平足銀一九六、八七九·九三兩

計開

一宗統水賬結存本平足銀

一宗營放借貸本平足銀

一宗滌放借貸本平足銀

統共淨合統存銀號本平足銀一九六、八七九·九三兩

共收平會票本平足銀

一五二、七二二·四一兩  
一八八、〇〇六·〇八兩

丑、蔚泰厚總結

山西票號史

一六三·六六兩

六二九·六〇兩

二三七·〇七兩

二九二·五〇兩

一、五九二·五〇兩

一四三、一五八·四二兩

二二、〇七七·三三兩

三一、六四四·一八兩

二一九

菌泰厚蘇州分莊於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底立的花名賬及咸豐八年十月初一日立的瀋陽總

結清光緒五年的滙單擇其總結於後

一、蘇州分莊

(道光二十七年)

自廿六年十月初一日至廿七年四月底單結賬

原存舖平足紋銀一七三、六〇三、二二三兩

(1) 收項

共收平票足紋銀一、一四七、九〇兩

共收京票足紋銀一一六、二一三、四六兩

共收漢票足紋銀三〇、七三九、二二兩

共收常票足紋銀二〇、三一三、〇〇兩

共收沙票足紋銀一三、七七六、五六兩

共收濟票足紋銀二九、六〇四、〇〇兩

共收公記足紋銀一八、八三五、四四兩

共收現利足紋銀四、九五六、八七兩

以上九宗共合收足紋銀四〇九、一八八、六八兩

(2) 交出項

共交平票足紋銀七二、四三三、八〇兩

共交京票足紋銀一八一、二三三、一八兩

共交漢票足紋銀二一、〇七六、五〇兩

共交常票足紋銀三九、四四八、四〇兩

共交公記足紋銀四、六四九、五六兩

共出現色足紋銀二四〇、七二兩

共出雜使足紋銀六五五、三九兩

以上七宗共合交足紋銀三一九、七三七、五五兩

以上除出淨存足紋銀八九、四五一、二三兩

(3) 計存

一宗外借足紋銀六九、一四七、六〇兩

一宗外借參封銀一三、〇〇〇、〇兩合平一一、七二六、〇〇兩

一宗現存足紋銀三四、七〇三、二五兩

一宗暫記足紋銀九、八二七、八八兩

以上四宗共合存足紋銀一二五、五〇四、七三兩

(4) 計除 山西票號公會 票銀一二五〇〇兩、四〇〇兩、十三兩

一宗借外足紋銀二五八〇五三、六〇兩

以上應除款淨存足紋銀八九、四五兩、一三兩

(5) 未收 山西票號公會 票銀一三〇〇〇兩、四〇〇兩、一三兩、二六〇〇兩

平票銀三〇〇〇〇兩 票銀一六〇兩

(漢票銀一六、〇〇〇兩(至臘月)

原十常票銀一五、〇〇〇兩(五月初一日)

濟票銀一五、〇〇〇兩(五月初一日) 正正款

未交 山西票號公會 票銀六〇〇兩、一〇〇兩

平票銀二三、九八〇〇兩(五月一九、四七〇〇兩六月四、五一〇〇兩

京票銀八、四〇〇〇兩(五品五、〇〇〇兩六月三、四〇〇〇兩)

共交 山西票號公會 票銀一六、〇〇〇兩

共交 山西票號公會 票銀一六、〇〇〇兩

自七年十月初一日起至八年十月底總結清賬

(原存舖平錦寶銀四九、七〇三、五四兩

(1) 收項

一宗收平票錦寶銀三二九・二七二・三八兩

一宗收京會票錦寶銀二一八・〇六九・一三兩

一宗收津會票錦寶銀五・九五一・一七兩

一宗收蘇捐貨錦寶銀〇・九〇兩

一宗收得貼費錦寶銀七・三五六・七六兩

一宗收現銀加錢餘錦寶銀二・六五五・一二兩

一宗收錢盤餘錦寶銀四二五・四一兩

一宗收捐項餘錦寶銀六七七・五〇兩

一宗收舊存欄杆餘錦寶銀一九・五六兩

一宗收得現利錦寶銀九九・六六五兩

一宗收辦糧担得利錦寶銀三一・四九兩

以上十二宗共收舖至錦寶銀六四四・二六二・六一兩

(2) 交項

一宗交平會票錦寶銀二八六・四二兩

一宗交京會票錦寶銀一三二・五八〇・〇四兩

一宗交津何粟錦寶銀一二三、六〇八、二六兩

一宗交蘇何粟錦寶銀三三三、四五二、〇〇兩

一宗日用雜使錦寶銀八四五、五一兩

一宗營台雜使銀寶雜一二三、八〇兩

一宗以上六宗共交舖平錦寶銀五六八、六九五、九三兩

一存舖平錦寶銀四五、五六六、六八兩

辭存

一宗買錢錦寶銀二七一、六九兩

一宗存川占二五九六、六二兩錦寶銀九一二、三六兩

一宗存欄杆累綴錦寶銀一、一九〇、四二兩

一宗存紅糧牛斗一、一八〇担錦寶銀二、三九二、四一兩

一宗存小麥牛斗一三四、四担錦寶銀六一九、五〇兩

一宗存苳米牛斗九五担錦寶銀四八七、三八兩

一宗現存錦寶銀二四、三六七三、六〇兩

一宗物記外欠錦寶銀一五、三二五、五六兩

一宗以上八宗共合存平舖錦寶銀四五、五六六、六八兩

三、平遙總號

(光緒五年新正初一日開)

外 該

項 目

足紋銀兩錢分 備

註

現存足紋銀

二、四八九·六一

現存錢(三〇九千五七九文作)

二、四七·六六 以一千二五〇文作銀一兩

外該借貸

八、四七五·四四

又申色

二·一五

外該在賬未得利紋銀七·三

二三·五三兩(五扣作)

廣豐厚記入本

三、六六一·七六 小平四兩

又伊存護本

五、〇〇〇·〇〇 文平一兩六錢

又伊存 元二 年餘利 三四

六、〇六六·四七 小平四兩八錢五分

廣長厚記入本

六、〇〇〇·〇〇 小平四兩二錢

又伊存 元二 年餘利 三四

四、六〇〇·〇〇

家具(作)

二〇〇·〇〇

暫記賬外該

一一、四一六·九五

暫記賬外該錢(五〇七千

四〇六·二三)

以一千二五〇文  
作銀一兩

七八八文作)

存東應支足紋銀

四一、六一〇·〇〇

小

藩局淨存

九八、一八三·七八

小

漢局淨存

五九、五〇七·三九

小

沙局淨存

五六、九九七·八三

小

常局淨存

四、八一四·六一

小

上局淨存

一〇〇、一八七·一一

小

原局淨存

九四、〇四三·七二

小

重局淨存

六六、〇三六·九一

小

成局淨存

四、五二三·八三

小

共計

六四九、四五三·〇八

小

該

外

項

目

足紋銀兩錢分

備

註

原本

九五、〇〇〇·〇〇



東存護身銀

四一、八四〇・〇〇

該外借貸

一八四、七七〇・九六

該外在賬未出利

六、八三五・七八

又借外申色

一九三・四〇

京局淨長收來

一〇四、二二〇・九三

長局淨長收來

七、五七五・五〇

廣局淨長收來

一八、一五三・七六

元二三年得利

一二四、九五四・一九

共計

五八三、五四四・五二

除訖淨獲餘利足紋銀六五、九〇八・五六兩

按三四・八俸每俸應分利足紋銀一、八九三・九二兩

元年共得餘年足紋銀四四、八二五・七三兩按三九・三俸每俸應分銀一・一四〇〇六

〇兩

二年共得餘利足紋銀五八、五一九・八六兩按三八・六俸每俸應分銀一、五一六・〇

六兩

三年共得餘利足紋銀三六、四四〇・二一・按三八・三俸每俸應分銀九五・四四兩  
統共四年每俸應分利足紋銀五、五〇二・〇二兩

寅 日 中營業總報告

一、京都總結（一）

（道光三十年）

舊年平號淨長取本平足銀二一九、六四二・六〇兩

（1）收項

一宗收平號會票本平足銀一二〇、一一二・八七兩

一宗收蘇號會票本平足銀一四二、二二三・〇一兩

一宗收江號會票本平足銀六四、八六五・七九兩

一宗收漢號會票本平足銀六三、一二三・一〇兩

一宗收南號會票本平足銀二八、五一三・一〇兩

一宗收東號會票本平足銀一〇五、三九九・二〇兩

一宗收西號會票本平足銀三、六〇〇・〇〇兩

一宗收涇號會票本平足達一九、一二四・五七兩

一宗收蕪號會票本平足銀四〇、〇五四・五八兩

一宗收濟號會票本平足銀四四二・四〇兩

以上一宗共合新收本平足銀六〇七・四五八・六二兩

除認舊屆取淨合新收本平足銀三八七・八一六・〇二兩

(2) 交項

一宗交平號會票本平足銀七五・九六一・七九兩

一宗交漢號會票本平足銀三六・四三一・三五兩

一宗交江號會票本平足銀四六・三八三・七二兩

一宗交西號會票本平足銀三二・七五五・五七兩

一宗交西號會票本平足銀二六・八二一・三〇兩

一宗交燕號會票本平足銀二四・六八七・九五兩

一宗交東號會票本平足銀五〇・三〇九・三七兩

一宗交西號會票本平足銀三七・一三九・〇二兩

一宗交巡號會票本平足銀七〇・七五七・五九兩

一宗交市號會票本平足銀一三・〇四九・二八兩

一宗交濟號會票本平足銀一・四二三・六六兩

以上十一宗共交出本平足銀四二五・七三〇・六一兩

除訖新收淨合長交出本平足紋銀三七、九〇四·五九兩

(3) 收入

一宗收現得利本平足銀二、三四九·七四兩

一宗收在賬未得利本平足銀一六八·二一兩

一宗收得現色本平足銀一、二、三一·〇八兩

一宗收得貼費本平足銀一、四五二·四六兩

一宗收捐項餘本平足銀四三·五一兩

一宗收積平本平足銀六〇〇·〇〇兩

以上六宗共合新收本平足銀六、九二五·〇〇兩

(4) 出付

一宗出付現利本平足銀六、七一七·五四兩

一宗出付在賬未付利本平足銀四四四·六二兩

一宗出現色本平足銀一、一八四·五九兩

一宗出各處捐項短本平足銀二一四·四四兩

一宗出往各處捐措紳平足銀一六·〇六兩

一宗出京號日用火食本平足銀一、二六三·四五兩

一宗出口號日用火食本平足銀三二七・〇四兩

以上七宗共合開除本平足銀一〇、一六七・七四兩

除訖新收淨長交出本平足銀三、二四二・七四兩

連前至此統共淨長交出本平足銀四一、一四七・三三兩

(5) 計開實存

一宗現存本平足銀二、四二四・四六兩

一宗外該借貸本平足銀六八、四六九・八一兩

一宗外該在賬未得利本平足銀一六八・二一兩

一宗存傢俱本平足銀一四〇・〇〇兩

以上四宗共合實存本平足銀七一、二〇二・四八兩

(6) 計開該外

一宗該外借貸本平足銀三六、六八三・六五兩

一宗該外在賬未付利本平足銀四四四・六二兩

一宗該外淨存本平足銀七五、二二一・五四兩

以上三宗共合該外本平足銀一一二、三四九・八一兩

除訖淨長該外本平足銀四一、一四七・三三兩

提出前原長交出本平足銀三七、九〇四・五九兩

以上一應除收交訖淨合平舖取本平足銀四一、一四七・三三兩

咸豐元年十二月終平號長取本平足銀七一、〇七六・三一兩

(1) 收項

收平會票足紋銀

收蘇會票足紋銀

收江會票足紋銀

收漢會票足紋銀

收蕪會票足紋銀

收南會票足紋銀

收濟會票足紋銀

收市會票足紋銀

收周會票足紋銀

收涇會票足紋銀

收西會票足紋銀

以上十一宗共合新收本平足紋銀六〇六、一二九・九〇兩

七七、九七八・六五兩

一七五、〇三一・四三兩

一四〇、八〇三・一三兩

六二、八三二・八七兩

一〇、三五二・七〇兩

二四、〇一七・六四兩

二〇、一〇一・一三兩

八八、一七六・八八兩

五、三五三・四一兩

五八五・八九兩

八九六・一七兩

除訖舊帳取淨合新收本平足銀五三五、〇五三・五九兩

(2) 交項

交平會票足紋銀

交蘇會票足紋銀

交江會票足紋銀

交漢會票足紋銀

交西會票足紋銀

交蕪會票足紋銀

交屯會票足紋銀

交濟會票足紋銀

交東會票足紋銀

交周會票足紋銀

交涇會票足紋銀

交西會票足紋銀

以上十二宗交出本平足紋銀五九六、四四二・三二兩

除訖新收淨合長交出本平足紋銀六一、三八八・七三兩

四三、七六九・六五兩

八〇、一七七・四六兩

六八、一一〇・七〇兩

一四九、六六八・九一兩

二一、一〇五・七八兩

三〇、八八六・二六兩

四、五二七・六〇兩

六八、九四五・一七兩

一一、五七〇・一〇兩

四、一四五・五九兩

七七、二六一・七二兩

三六、二七三・三八兩

(3) 收入

收現得利本平足紋銀三、八八七·二八兩

收在賬未得利本平足紋銀七八三·六三兩

收得現色本平足紋銀二、四七四·六〇兩

收得貼費本平足紋銀二、七八四·九五兩

收捐項餘本平足紋銀八二·二九兩

收積本平足紋銀八〇〇·〇〇兩

以上六宗合新收本平足紋銀一、五四一·七五兩

(4) 出付

出付現利本平足紋銀

出在賬未付利本平足紋銀

出現色本平足紋銀

出各處捐項短本平足紋銀

出往各處捐摺紳本平足紋銀

出京號日用火食本平足紋銀

出口號日用火食本平足紋銀

八八  
七五

二、九四三·八三兩

一、五一二·六六兩

一、二一四·八四兩

四〇六·三八兩

一九·二〇兩

一、四一三·七四兩

四二三·四五兩



以上七宗共合開除本平足紋銀七、九三四・一〇兩

除訖開除淨合新收本平足紋銀三、六〇七・六五兩

連前至此除收交訖統共淨長交出本平足紋銀五七、七八一・〇八兩

(5) 計開實存

一宗現存本平足紋銀九二四・〇一兩

一宗外該借貸本平足紋銀四九、八六〇・〇一兩

一宗外該在賬未得利本平足紋銀七八三・六三兩

一宗存傢俱本平足紋銀一四〇・〇〇兩

以上四宗共合實存本平足紋銀五一、七〇七・六五兩

(6) 計開該外

一宗該外借貸本平足紋銀八四、九七六・〇七兩

一宗該外在賬未付利本平足紋銀一、五一二・六六兩

一宗該外浮存本平足紋銀二三、〇〇〇・〇〇兩

以上三宗共合該外本平足紋銀一〇九、四八八・七三兩

除訖淨長該外本平足紋銀五七、七八一・〇八兩

提出原前長交出本平足紋銀六一、三八八・七三兩

淨蒙

天賜獲利本平足紋銀三、六〇七、六五兩

以上一應除 至年終淨合

平舖長取平號本平足紋銀五七、七八一、〇八兩

卯 潤記清單(甲)

(太谷錦生潤於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朔一日至十二月底開辦時清單)

外該 預目

京舖賬

赤舖賬

廟舖賬紋銀三六、九八五、一七兩以九八扣作

城舖賬

外該借

外該借貸年終利

來往賬

來往賬外該錢九三〇千八六六文以一千二五文

合寶銀

寶銀 兩·錢分

二一八、五二四、五三

四七、九七二、三三

三六、二四五、四七

一四三、七三六、四七

一〇、五〇八、三〇

三二二、二五

三、九九五、三一

七四四、六九

支銀賬外該

現存

現存錢九千七百六十八文以一千二百五文合寶銀

各舖並各莊傢俱賬（共作）

共計

該外項目

原本

該外借貸

該外年終利

支賬該外

支賬該外錢二千三百〇二文以一千二百五文合寶銀

共計

除訖淨得餘利法平寶銀七、三八〇・三九兩

潤記清單（乙）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底營業興盛時查）

外該項目

四二三・〇〇

七一六・六六

七八・一五

三〇〇・〇〇

四六三、五六七・一七

銀寶兩・錢分

三二、〇〇〇・〇〇

四一五、三一八・六六

八、六九八・六二

一五一・〇八

一八・四二

四五六、一八六・七八

寶銀兩・錢分

赤鋪賬

六二、六三〇·五七

藩鋪賬外該實銀六三、五九九、八七兩以七

四扣寶銀

四七、〇六三·九〇

城鋪

一六、〇八三·四二

獲鋪

三、一八三·三六

廟鋪外該實銀六、二四五、一八兩以四扣寶銀

二、四九八·〇七

借貸賬

三六、八五六·〇四

滿加賬

八、八四一·六〇

年終利

四一六·七六

滿加利

二六四·六〇

衆號來往賬

二七、六三九·二一

抽備處提錦生裕入本

一六、〇〇〇·〇〇

抽備處提生記長盛公司入股

二、九九七·九〇

抽備處集股買公債票

九七六·〇五

衆夥應支賬

六、三二五·〇〇

衆夥支賬

三、四一三·〇七

銀圓賬現存大洋一、五一〇、二二元合作寶銀

衆號來往並現存錢三、四〇一吊七二四文

除衆夥支使賬存錢一、六六六吊〇二七文

淨外該錢一、七三五吊六九七文作寶銀

各舖并各莊賬外該一二五、九八四、六六兩作寶銀

二年清查不敷

四年清查不敷

各舖並各莊傢俱賬共作

五年清查不敷

現存

共

該

外

項

目

計

六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二四九・六三

一、五二二・九六

三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五・八八

七、八〇八・八二

三三三、二六・八四

寶銀 兩・錢分

七二、〇〇〇・〇〇

六、六〇二・二一

二二、一五四・四九

二二九、七六〇・五一

滿加賬

年終利

滿加利

津涼口舖賬

各莊匯各夫交

各標未付利

維役繳費

共

淨不敷 磁平寶銀八四、七六二·一七兩

計

一 上五年終共不敷磁平寶銀一四七、〇八八·四三兩

一 宗撤除衆夥應支寶銀六、三二五兩

一 宗撤除衆夥長支寶銀九〇〇兩

一 宗撤除各舖並各莊賬外該寶銀二〇、〇〇〇兩

一 宗撤除保晉公司借款寶銀八、四二二·八四兩

一 宗撤除同蒲鐵路借款寶銀二五、三七〇兩

一 宗撤除各處集股買公債票寶銀一、一四四·四六兩

四一、一八三·〇一

八、九五九·二八

一、〇五四·七八

三〇、六三四·九四

一、〇二七·九九

一、八五五·三〇

三、一五六·五〇

四一八、三八九·〇一

六〇〇·〇〇

一宗提來抽備處存款寶銀二二、一五四·四九兩。以上七宗除提淨存撤除寶銀四〇、〇〇七·八一兩。總共一應撤清淨不礙法平寶銀一六七、〇九六·二四兩。乙、從往來信件中觀察營業狀況

### 一、初期信件

票號的業務，從該號的往來信件中可以觀察其狀況，故依各家年代先後為次，而擇要錄之。

票號的信稿，最初用普通賬本式方法抄錄，蘇泰厚道光二十四年蘇州分莊京都信稿，日昇昌的道光三十年汴梁往來信稿，咸豐元年往京書札均如此，惟咸豐十一年平遙來信底稿，則用紅格十一行紙騰寫，標題為某月日收到來幾次信，於標題同行下端書來信的日子。協同慶的同治十三年信稿，已印成八行書本，邊上印有「普天同慶」，邊下印有「八行書摺」字樣。元豐取的光緒十五年京都來信，將原稿貼在本子上。錦生潤的民國元年廟舖來函，已用特製的八行書式，邊縫上面印「第一號」，邊縫中間靠內紅格印一小紅圈，於此圈內書頁數的，邊縫下印「錦生潤自製」字樣，將來函裝訂在一起，以一處的來函，以一年為一冊。此票號信件形式之變遷。

往來信都編號，年初自一號起至年末爲止，次年初又從一號起，不將每一年編一個字，如果信稿失去皮子一頁，就不知是何年的信件了。又信首不書致某號信，信尾又不蓋章，原信無存，今睹此信稿者，不是從某票號中收集來時，隨手書其名，後來查時，就不知是誰家的信稿。

1, 蔚泰厚信稿

蔚泰厚蘇州分莊的京鄒信稿，搜集到道光二十四年及咸豐元年的兩本，茲將道光二十四年的擇要錄幾封於左：

四月二十一日收接第八次來札 初五日申

啓者：於前月二十七日托 天成局梢去第七次之信，內報收會去 公正號關批足紋銀五百兩，立去會票一張，註定在蘇四月二十三日無利交伊，平照前每百兩比咱大三錢六，共咱過咱費銀三兩五。又 集古齋關批足紋銀七百兩，立去會票一張，註定在蘇四月二十五日無利交伊，無磁，其平票上批明，比咱平每百兩大二錢二，共貼過咱費銀四兩六錢。又同椿號官批足紋銀一千五百兩註定在蘇四月念七日無利交伊，平照前比咱平每百兩大三錢六，共貼過咱費銀十兩零五錢。又 姚宅關批足紋銀四百兩，又伊足紋銀一百二十兩，各立去會票一張，均註定五月初八日在蘇無利交伊，其平均照圓磁兌，比咱平每兩大四錢，共貼過咱費銀七兩二錢八分。並報會去姚宅之項，伊係執着人送票，誠恐失落票券，今



將送票人年貌姓氏開去一單，至日照單盤問，連四次信內會去伊之五百兩，一并照票安交妙是。並封去藩信一封，平舖用貨單二紙，上諭一塔，及報之事，想早收鑑閱矣。於初一日連接八十二三次信，又初二日收到八十四次來札，其章老爺之信即時已送到，隨會來。程子廉老爺足紋銀九十兩，王壽亭兄足紋銀一百二十兩，祥和銀號九八色銀一百兩，宗壘師足紋銀一千兩，元成錢店足紋銀一千七百兩，蔣大人足紋銀三千一百五十六兩，葉大人九八五色銀一千兩，玉福老爺足紋銀四百兩，統來史方壘兄等履歷二紙，平舖等信十五封，所有托蔣大人門政張崔二位悄悄號油紙包，並志成信所來來弟用亮紗袍套等件，刻下均未收到，並云一切均照信收明領悉，勿須紀念。今收會去萬全號關批足紋銀一千兩，無票銀，言定在蘇五月初三日無利交伊，平照前比咱平每百兩大三錢八，合空伊期一月，貼過咱費銀六兩，至日妥交。今金樞師兄用過咱平捐足紋銀九百○四兩九錢，韋運離兄用過銀二百七十一兩六錢，另有一單，至日註賬。至於大捐，今已奏准，又展限六個月，至九月底截止；其交庫銀錢，俱准交納，交銀准仍照舊規，如交錢者，每兩以制錢一千五核算，今將原奏稿抄呈，俟後議有條例，即爲奉報。兄知。隨封去蕭太爺信一封，海聚錢店三百三，盛古堂一千一百四十六收條各一紙，上諭一塔，靳大老爺信一封；又北公義盛古堂咱號藩各一封，至日查收。再有會來程子濂老爺之銀，伊信內所註，原係會錢，並非會銀，伊言信面批註會銀不符，亦不足爲據，要按信內註

寫，仍收九八錢，百五十千文，咱號與伊多年交好，亦不必細爲交論耳。今交伊九八大錢一百五十千文，封去換錢清單一紙，按南北錢單核算，核號賠銀四兩六錢八分，其京蘇過賬，仍按原會豐準足紋銀九十兩過賬報知。隨封去伊收條一紙查收，祈諸兄等與伊酌量結清是妙。刻下京中月息五厘。錢盤三錢二厘五，松江色一兩七八，餘事後呈報。又封去京局三月底存銀單一紙，藩信一封。此上。

○四月二十三日止，天成局寄去九十一封信。

於十八日，托天成局去九十次之信內，報收會去復興昌足紋銀二千〇六十兩，無票砵信，每百兩比咱平大四錢，言明見信速爲交付。又慶恆錢店足紋銀七百兩，無票砵，每百兩比咱平大三錢二，有伊信一封。又銅關帝廟靜明師足紋銀七十八兩四錢，比咱平足二錢五，無票信，二宗見送信通交付。各討收帖寄蘇。並統去何麟兒履歷由俊秀捐從九職。葉啓林由俊秀捐監加捐貢生履歷各一單，至日遞捐。又平藩等四封，以及一切，想早呈明矣。二十一日，接得八次來札，內會來萬金號足紋銀一千兩，按期交付。並金椿齡等二位用過損項銀兩，蕭太爺等信，程子廉老爺等收帖，及諭一切之事，均經領悉矣。至於程子廉老爺一項賠銀四兩六錢八，候經手人來蘇與伊結可也。再有玉盛號於三月二十一日會借去咱足紋銀二千二百五，連空伊期一月，均按月九厘至七月初十日，在京無利交咱頭白寶銀所有伊立來會票，隨封托委伊去，無砵，其平照會來之平，每百兩比咱平

小一兩一。今收會去王蘭史老爺庫平足紋銀一千二百兩，立去會票一紙，註定在京見票交付，無磁，每百兩比咱平大二兩四，至祈連前會貼厚道交付。此宗貼過咱宗十二兩報知。再報蘇地大勢，功名以及錢店生意，咱號概不能做分文，皆因白昇昌，廣泰興等號，今年以來，收賒從九盤生，加色曹平，二十二微大些，二十，二十一不等，照此弟等實無化算，是以只可不做，但不知伊等如何算法。隨封去平藩等信六封，查閱致轉。刻下蘇利仍六厘平和，此上。

六月初三日收接二十次來札

五月十六日京申

啓者：於十二日托天成局稍去十九次信內，報收會去萬金號關批足銀二千兩，無票磁，言定在蘇六月二十二日見信無利交伊，平照前比咱平每百兩大三錢八。又言明如伊早用三五天，亦已交付。又托豐裕瑞記稍去蘇用指紳一部，廬州公記斯馨堂緝各一部，隨去慶恆錢店七百靜明鄧七十八兩四錢，收條各一紙，上諭兩張，朱朵三老爺要信一封，東望兄用貨單一紙，及報之事，諒早均爲收明轉致矣。同日收接九十一封信會來王蘭史老爺庫平足紋銀一千二百兩，王盛號會借來咱頭白寶銀三千二百五十兩，統來平舖等信六封，及云一切，俱已領悉，無須計念，至於王蘭史老帶會借紋銀兩，聽伊口氣大約總在二千之數，待伊用過多寡，再報兄知。至云前號收攬捐項情形，如伊等二十一兩即

收弟等核算，按蘇念六過帳，實尚不敷，其數即將南北收會票項日期貼費等等，添在其中，焉能相補，再將京局備餘色銀一兩八錢，均算在內，亦補不起，照此尚差銀十頭八兩，想是伊等京中另有取巧之處，或者以圖現為訂兌用項，尚係希冀蘇利一時大之區劃也。但咱號如遇利佳訂兌用項雖可，然亦得顧算盤可敷否？其銀號便宜處，實不敢領教，况亦非早年可此，近來焉能差許多；譬如蘇先收銀，及至京交兌上庫，日期不要少算，按前拉後扯四十天，再加由京往蘇一轉個月光景，共得利十兩零，再加京貼費六七八兩，蘇曹平內三兩餘，再加京成色一兩六，此繳骨除淨，尚短銀八兩，各處費許多周章筆墨等費，實實如兄來信，咱號難以收攬。現有仲祥兄由京局至蘇，京局時勢，一應辦理，均可了然。弟等斷斷乎不敢稍存瞞含，致于耽誤已號之處交易耳。只可，只可。兄等隨時高酌核算，辦理最妙。且目下風聞庫內之磁，又要加重情弊，尙未見准，與否，預報兄知。隨封去北公義與咱蘇號信一封，上諭一塔查收。刻下京中月息四厘，又封去轉廬州信一封。轉致。此上。

八月初三日收三十三次來札 七月十三日

啓者：於初十日托玉成美記李桂林兄去三十二次之信，誠恐遲延，今錄去原底一紙，至日收閱，今收會去永發義記關批足紋銀一千兩，未立票磁，帶去咱無號信一封，註明在蘇八月十七日見票無利交伊夥伯年劉二爺手平其年平照去會過之。比咱平每百兩小一

兩三錢六，合空伊期三十五天，貼過咱費銀七兩五錢。又福興號關批足紋銀二百兩，未立票砒，隨封去伊信一封，言定在蘇八月二十二日在蘇紋銀信一並妥交，其平照去年會過德泰信之平，比咱平每百兩小四分，合空蘇期四十天，貼過咱費銀一兩六錢，至祈均爲妥交。今封去應備一封，上諭四張查收。刻下京中月息五厘，四厘七五，錢盤三千二，折五六錢，松江色二兩光景。至於常捐如從九監生，前信已報，各銀號俱照舊不收，此刻果然，據弟等之見，至年儘有半載，南北過賬，雖無餘剩，仍可照舊，望兄等總以合算不誤，收覆爲妙。惟大捐以此刻大勢俱少，料想秋季各外省有有趕九月辦理名字，望兄等如大捐名字，乘此趕辦之際，切宜手鬆些，到許至臨時，交兌有宗項勝無宗項，其銀數幾千兩以及萬數八千兩者更宜，遷就讓一二點，有益時多，此情不待弟兄，呈兄等久知，倘遇占光，京蘇何必一定限制過賬，况限來數，十限間年號各處捐項，蘇局首一，常局在二，其餘不須指望。現在光景時勢所及，顯非人力所爲，奈何！此上。

## 2. 日昇昌信稿三種

平遙日昇昌爲票號最初創者，其往來信稿得到三册，道光三十年只有一封，故照抄，咸豐元年共九封，其中多同樣的報告，故只抄二封，咸豐十一年共二十九封，（係平遙與武昌往來信件，其中有因太平天國之亂而收莊的，故爲全抄，一方可知一年的營業情形，一方可作太平天國史料之旁証。

新正月初十日由京轉汴六次信（道光三十年信）

新春鴻禧，另柬恭賀，啓者：於去歲十月廿九日由京轉去第六次信一封，外托萬和明去鄭錦舟紅香牛皮二張，用過咱本平足銀六兩，又開來伊單一紙，該早收閱。去歲冬廿五日收接第廿六次信會來十月底口交大順足銀一千兩，四月標交伊銀四千兩，十四日收接第廿九次信，會來大寅標口交興盛德足寶銀一千兩，永順祥足寶銀一千二百兩，裕興昌足寶銀五百兩，源泰昌足寶銀一千五百兩，廿三日收接卅一次信，會來大銀標交慶源德足寶銀三千五百兩，永順利足寶銀一千五百兩，萬和明足寶銀二千三百兩，永順利足寶銀一千三百五兩四錢七分，德興恆足寶銀四百三十兩，源盛興足寶銀七百兩，均已各照信票交，統來永順祥寄興玉中永豐段等會銀信，俱已轉往，前信後定會過九月初一日漢交下廬足銀一千兩，咱在口年四兩標分收，自收銀之日，各依各標口規與伊行息外，每千兩貼伊銀六兩，又收會過臘月十五日谷交鏡寶銀一百五十兩，淨得空期四十來天，又收會過臘月三十七日谷交銀五百五十三兩，淨得空期，又收會臘月二十五日平交銀三百餘兩，淨得空期四十來天，又收會過臘月廿五日平交銀四百兩，合期頂期外，每千兩得會費銀五兩，又定會過正月初五日谷交鏡寶銀一千五百兩，咱在口四月標收作，按月四厘三厘咱行息，共計咱銀六兩，又定會過三月初一至十五日河口交合寶銀三千兩，自在口年標收伊足寶銀一千五百兩，淨得空

期，四月標至五月節京口隨便交咱銀一千五百兩。至二月初一日按月四厘三口規與咱行息，又收會過二月初一日天津交期白寶銀一千五百兩，淨得空期一月，又定會四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河口交合寶銀八千兩，咱在口年標收伊銀三千兩，四月標收伊銀五千兩，均拉淨得空期四十餘天，又收會過正月廿日谷交銀一百〇一兩，淨得空期，又定會過二月初一日，遲早三五天蘇交西批銀一萬五千兩，四月標京口隨便交咱，遲交日期，按月四厘三口規與咱行息外，每千兩貼咱銀四兩，又定會過二日二十口遲早三五天內交西批足銀五千兩，四日標京口隨便交咱，遲交日期，按月四厘三口規與咱行息外，每千兩貼咱銀四兩，又定會過四月初一日河口交合寶銀六千兩，咱在口四，七兩標分收，自正月十五日，按月四厘三口規與咱行息。淨得空期七十五天，又定會過三月十五日蘇交西批足銀二千兩，咱在口四月標收伊，遲收日期按月四厘口規與咱行息外，每千兩貼咱銀四兩，天津會來年標口收銀一千九百兩，平會來七月標口收銀五千兩，京會來年標口收銀二萬零八百兩，又會來四月標口收銀五百兩，十月標口收銀三千兩，漢會來臘月二十日交銀四千兩，又交會過省收銀四千七百餘兩。蘇會來三月初一日口交銀一千兩，浦會來年標口交銀二千五百兩，涇會來年標口交銀一萬七千五百兩，京會來年標口交銀八千五百兩，揚會來口交銀二百五十兩，京會來四月標口交銀四千兩，津會來口交銀六百〇六兩，交會過京收銀四千兩，成會來三月半口交銀三千兩，咱口號之賬業已給清，隨統去收交會票總結賬單紙，東口標期單一紙

，查收，生吾兄去年臘月十四日由京抵口，口號之事，交代生吾兄管理弟初十日由口返京，報兄知之，刻下口息月息四厘五，餘無別敘，專此佈。

新正月十九日托日新中帶去京第七次信底

月之十二日托光裕局專足送去第六次信一封，隨統去口寄平蘇漢江浦汴涇廣揚西安重慶魯長常各一信，大德常等信十封，又去口號結賬銀流水賬各一本，外託光裕局發去標足銀六千二百兩，又報會去河口四月初十日交三和同合寶足紋銀三千兩，刻未立會票，俟立再報，公較去伊備五十兩錢砵一付，其平比咱平每五十兩大一兩。四分兌，又定會去河口交德生世合寶足銀三千兩，與伊寫去不列次憑信一封，註定在河口四月初十至十五日見信無利付伊，公較去伊備五十兩錢砵一付，其平比咱平每五十大二錢七分兌，又現收會去河口交合盛永合寶足銀二千兩，與伊立去會票一張，註定在河口四月初十至十五日見票無利交伊，未較會砵，廿平票上批明每五十兩比咱平大一錢二分兌。又現收合去年春標無利交永興玉足寶銀三百兩，以定不立票砵，又依信爲憑，其平比咱平每五十兩大一錢兌，又收會去祈春標交昌泰和銳寶銀二百四十兩，連前會去共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兩整，今正與寫去不列次憑信一封，言定在祈春標復和成內，見信無利交伊，又收會去漢四月十五日交生旺德下爐足銀二千兩，會式平碼照前會去四千兩之樣，並報一切，諒早收閱，註賬各達矣。其餘不復再敘，今隨信會去河口交恆義承合寶足銀一千五百兩，與伊立去會票一張，註



定在河蘇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見票無利交伊，未較會碼，其平照前會去之錢砵，咱平合砵每百兩大六分兌，合得空期一百天外，其貼咱會費銀四兩，又現收會去蘇三月二十五至四月初一日無利交恆義長西批足銀二千兩，合得空期八十天外，每千兩貼咱會費銀一兩此宗刻尙未立票砵，係立再報，又定會過蘇交萬盛隆西批足銀三千兩，與伊立去會票一紙，註定在蘇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見票無利交伊，咱在口正月內收足寶銀一千兩，下餘二千兩四月標還咱所有遲早日期，除空伊八十日以外三厘八分在口結算外，每千兩貼咱會費銀一兩五分，公封去伊備五十兩錢砵一付，其平每五十兩咱平合砵大九分兌，至祈一並收閱註賬，達蘇江知之爲是。隨信統去口寄蘇江各一信，至祈轉往，刻下口地月息無市，餘無別叙，專此佈。

### 咸豐十一年信

從咸豐十一年信看到，因太平天國之亂，屢函催廣東漢口收莊，而汴梁已爲收莊，成都人已歸來，並且信稿從二月十四日錄起至十二月初七日止，二月至七月字甚工整，八月已草九月以後更甚，可知日昇昌在咸豐十一年冬大事收縮，多爲裁員，於是抄錄信稿者，亦屬草草爲之。參考劉慶和所記協同慶成立之因（中央銀行月報第六卷三號）各票號在咸豐十一年後會中衰過一次

二月十四日收到第六十四次信

十二月九日平申

初七日由田沙去六十三次信，十八日又寄去付信一封。俟至收閱，寄信後收會汴明年正月半交成亨泰足寶銀二千兩。在平至年終收無色寶銀，淨得路期，定會汴明二月初一至初七日交日興盛足寶銀一萬兩，在平明冠標收足銀，滿貼咱費銀一百十四兩，所合此項，皆因有廣合明正月二、三月汴收之項，故而收之，今統去另啓一紙收閱，咱邑錢數一千五百文，刻收到致夥由常起另信一封，內詳已悉，專此。

再至廣東交之票，往後無論何處，俱要竭力收會，皆因彼處收項極多，交項秒，且彼爲了交項，收會別處之項甚爲有利息，自咱口號之莊，先定收撤，皆因不教做票起見，今既定辦茶，口號必得長住人位，專爲辦茶之事，口收之票，祈各處皆不可交會爲是，及，此係平寄各處另啟收閱。

同日收到六十五次信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申

於月十九日由漢寄去第六十四次信，內統另啟一紙，俟至收視，寄信後定會漢二月十五日收元豐玖足寶銀五千兩，三月初十日收足寶銀五千兩，咱在祁現交伊鏡寶銀每千兩得費銀五兩，又交會漢明正月二十至月底收合盛長足寶銀二千兩，二月底收足寶銀二千兩，咱在祁明春夏標各交伊足寶銀二千兩，得期外，滿得費銀二兩，又交會漢明正月初五至二十日收永逢源足寶銀一萬兩，咱在祁明春夏標交伊鏡寶銀，得期外，滿得費銀五十八兩，所交會漢收之項，皆因漢號不存甚銀兩，前看漢洲辦買紅茶，又接口信其地別號做開，明春

沙湘交之茶票，合對每千兩得銀七十兩之譜，後手尚許有漲，大約明年口地與咱處辦茶之家，定不能少，而南路之銀，各家均無存項，即春咱收茶客之票，亦有大漲，如貼費合式，平舖擬明收會漢交銀數萬兩，咱已錢數一千五百文，刻必蕙文榮夥均已抵舖，專此。（至於廣茶明年不辦）。

再至廣收交之票，前接重信不寧之甚，所以不教廣收，但平離廣重路，隔數千里之遙，實難預知，果否靜得，嗣廣號察問，如重平靜之日，紅花之票，仍祈照常收會收，不可讓他人收之，至有軍務之地，不可頂去收項，甚爲至要，汴夥張陶琴，高奮庸，刻日抵舖（又及）。

同日又收第六十三次付信 十二月十八日平申

付信並復抄另啓與正信相似，隨付信有重成不寧另啓一紙，昨接重成兩處來信，軍務甚是緊急，成都左近四面賊匪擾亂不堪，兼之省城勤逼捐輸，以致生意之家實難存站，平已寄信去矣。即着應夥速歸重號，暫作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賊匪攪擾，人心亦屬驚惶，如再不妥，亦西遷動，祈爲見信之日，萬不可做成重兩處收交之票，至於京口汴沙長均已定收莊，不可做此幾處收交之票，亦不可存銀，總以尋下交項再做收項，以待時勢而動，着成重之地如不礙事，我號亦可暫行小小而做。收南交北，重成若壞，成號各碼頭亦得暫行歸結，至廣東之地，向來無甚交項，收項屬多，務望各處時常竭力收會廣東之

票，廣號總教時常有點空項，皆因時常，此地收項即易之故，至於廣號往後如有交項，萬不可收票壓存處兩，總要時常空一二萬兩，沒有些風吹草動不寧，即可收票彌號，亦是得慮保無慮，至往出交會，務要額外小心，擇其保重可也，今之時勢，非比早年太平之時，務要刻刻慮及，不可照早年湧交湧收，收此交彼，雖學廣號一收一交不存銀兩，而他處收下許多，設有變動不寧，亦是過歸於廣，到彼時悔之晚矣。每可保重少做，萬不可失察，祈以照信而辦，萬勿以平之言爲戲耳。計之計之，平舖所叙者，皆因各處均是朝不保夕，並非別意。茲望保其久遠之計耳。若是保不住等利從何來。又及。

三月初十日收到第六十八次副信 正月二十三日平申

於十七日從沙轉去第六十七次信，內統另啓一紙，俟至收視，餘不再冗，十八日接廣四十六，七次信隨會來六月底在省收長發豐銀一千五百兩，又票收廣成瑞銀七百兩，並統來伊會票一張，以及各號之信，衆支銀兩，外接之賬，流水賬各一本，均各照信收明領悉，遂宗注錄矣。寄信後定會漢三月初五至初十日交義亨和寶足銀五千兩，在谷春標收鏡寶銀，得期外，每千兩得費銀一十五兩，又定會漢三月初十至十五日交合盛德足寶銀三千兩，在谷春標收鏡寶銀，得期外，每千兩得費銀一十七兩，又定漢三月初一至初五日交三和公足寶銀六千兩，在祁春標收鏡寶銀，得期外，每千兩得費銀二十五兩，又定會汴二月底交興茂隆週行寶銀二千兩，在平對期收足紋銀 無貼費，至於汴梁之莊，本擬早爲收結，

皆因由廣會去汴二、三月之銀，以致不能收結，俟將廣會之項收清，定于趕五月底收結回平，見信之日，不可做汴五月以後之票。所有京都之莊，定于收結，無論長短，萬不可再做京都收交之票，至要，至要，再至廣號既可擇其盈實之家，往湖南湖北頂些三、四、五月間收項，如無銀兩，值此湖南湖北用銀之際，即弄幾萬空則亦可，俟後陸續再補。至來信所會見票收廣成瑞七百兩之項，平館向伊招呼，據云實在無銀交結，盡指賣貨之銀，但賣之期至早總是夏標收銀，無奈與伊轉在夏標，俟到期收清，再信詳報，目下錢數一千五百二十文，餘無別事，專此。

三月二十四日收到第六十九次信 正月二十八日平申

於二十三日從漢轉去第六十八次信，當日由沙轉去付信，內報一切，俟至收閱，今不再叙，二十七日接廣四十九次信，五十次信，隨會來收慶豐恆九九五平鏡寶銀七千兩，又逢省交鼎太爺足紋銀二十兩，並叙一切，均已收明領悉，注錄轉生矣。但廣來信所做收交生意，過於兇猛，平論去年屢次有信，當今之時，非昔可比，廣號總以減半小小而做爲妙，廣號渣若闖關，竟然持其胆大，湧收暢交，設有不測，悔之無及，至廣來信收交之票，雖有點利，皆不合平鋪之意，皆同時勢不對，照廣所做，誠恐各處受滯之故，廣號往後收交票項，照今次所來之信做三三成即可，比如廣號今番所會湘交守硯堂銀二萬兩，值此礙滯之際，會此成總之票，一時措手不及，豈不玷辱字號聲名，幸而巨興蕭湘有存銀，怕號

在湘收過平舖券標交伊銀一萬八千三百兩，設非湊巧，湘號有此成總收項，難免有悟期之事，往後總以謹慎小心，減半而做爲是，月下錢價一千五百二十文，專此。

又統去平致世嶼夥一信，又算賬另啓一紙，至祈收閱，又及。

另啓者，前賬之賬已經算清，餘訖日用本金並一切費用而外，淨蒙天賜獲利銀二萬四千六百餘兩，按人銀空股均分，每俸應分銀五百一十一兩八錢，連薛姓所騙者並各處外撤疲賬，共計撤過銀二萬兩，所有各處往來花名皆已查兌，均屬無甚差錯。惟文榮夥不聽平舒收莊之信，任意拖延，以致惹出薛蘭第庫銀之事，乘驛夥回在成遠，平舖之信，拖欠二千餘金，至今不能收結，與本夥現在身有病，以致不能經營，兼之在蘇住班所作所爲，一切究竟辦理不善，以上三人均辭出號，附報知之，所有前號並中記外該之疲賬，務祈竭力討收，今年會兌生意，無望，須各處張羅多收些疲賬，亦是好事，又及。

四月十一日收到第二一次副信 二月二十八日平申

於二十三日從漢轉去二次信，內云一切，俟至收閱，今不再叙，見信之日，廣號設有餘銀，若是往出，可兌銀兩，總以擇其盈實之家，往平涇二處頂兌爲是，如要交會別處，以犯號規而論，務期趕緊歸結，迅速回舖爲要，隨統另啓一紙，至祈收閱照辦，目下錢數一千五百二十文，專此。

劉敬修夥平順抵舖，刻接汴來信，公昌福該前廣會之項，並未按期交來，現在尙未收

接，就是別家之項，逢此時勢，確料將來是何樣式，平舖前次與廣慶次有信，不教交會過結之期，所慮者亦是誠恐賊會之項，尚未到期，而該處先行攪亂，以致將銀化爲烏有之故，又及。

另啓者刻接漢號專足來信，於初八日賊匪譚通夷人打破黃州，忽於初九日漢地驚惶之極，大小居民舖戶四外亂逃。似此出其不意，夫衆皆乃措手不及，現在賬中備交茶票之銀，總在五六十萬之譜，惟元豐致，蔚泰厚號連現存並出放者，每家總在十萬有零，其餘衆五七萬以致二三萬者不等，唯號外該浮存銀二萬四千之譜，錢一萬九千串，存現銀一萬六千餘兩，又從漢發到漢紅銅一千五百斤，西礮三千餘斤，點銅四百餘斤，刻下將現存並貨皆已搖運船上，夥友亦皆上船，賊人一到，定往樊城通源店逃避，又聞於初六日賒鎮已經失守，所有銀錢貨物，盡被賊人擄去，如此一來，乃是蒼天殺滅票號，若蒙上天庇佑，賊人不到漢口，吃虧尙淺，如是一到漢口，吃虧無底矣。見信之日，各處總以歸結，趕快回舖爲要，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萬萬不可露佔不捨，望悔於來，切囑切囑，至要至要，至收莊之事，乃是東夥議定之事，定而無疑，萬不可二三，亦不必寫信商議，徒延時日，總以速歸早回爲要，專此又及。

八月二十二日收到第十信，四月二十四日平申。

於二十二日由沙轉去第九次信，俟到收閱，今不再冗。因平舖屢有信教廣停止收交

票項，總以趕快歸結，回舖爲要，而廣號置若罔聞，屢接來信，屢收京票，不悉是何意見。見信之日，務將京票停止，不准收會分毫總以速行收結，早爲回號爲妥，愈早愈妙，萬勿遲延，庶免東顧日夜懸念，至所存之茶，無論如何，總以速爲出售，所有傢俱，一並賣清可也，俟收交之項歸結清楚之日，設有餘銀，速信知照湖南，着其由彼抽收可也。猶豫不決，將平信置之度外，仍然率性收交。至各處賬上受無窮拖累也。現有廣會汴票同比，至今尙未收清，以致汴號一刻不能回里，不然汴號早已無事回舖矣。總言之，務以速歸早回爲是，萬萬不可再爲遲延，早回一天，卽算有功，至要至要。月下錢數一千四百六十二文。專此。

## 丑 中期信件

前面的信件，是平遙日昇昌的道光三十年咸豐元年，咸豐十一年的三種信稿。現將平遙協同慶的同治十三年，及祁縣元豐玖的光緒十五年，十六年的信稿抄列於左。

協同慶的信，是由平老舖給各分莊的信，其中大半係指示營業的方針，全年共計一百三十七封信，全錄太長，今將首兩封，末兩封照抄，並於每月擇抄一封，但原稿缺九月。

就協同慶給各地的信，計漢（湖北漢口）十五封，湘（湖南湘潭）十二封，沙（湖南長沙）十三封，蘭（甘肅蘭州）十三封，長（湖南長沙）十二封，重（四川重慶）十一封，西（陝西西安）九封，常（湖南常德）八封，成（四川成都）八封，原（陝西三原）七



封，沃（山西曲沃）六封，上（上海）六封，京（北京）五封，涼（甘肅平涼）五封，秦（甘肅秦州）五封，潘（瀋陽）一封，津（天津）一封。其分莊共有十七處，但多在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廣東爲太谷的志成信，協成乾的勢力，協同慶未能加入。

元豐玖光緒十五年重慶第十四次信，知當時票號在重慶者，有協和信、存義公、大德通、大德恆、中興和、蔚泰厚、協同慶、百川通、蔚長厚、蔚盛長連同元豐玖共有十一家在重慶。

茲擇要分錄於左：

### 1. 協同慶信稿

十三年新正元且寄漢第吉次信內再啓

再所收蘭州之餉，以前者存銀而論，未嘗不是，但前者之銀，平舖切賣西漢湧收，而蘭夥自是勉附，平信少爲貪做，輾轉之間，定是空虛，若漢號再爲湧收，則蘭夥定是悵惶拮據矣。以弟之見，貪大宗不若做小宗，大宗不勉夾賠失措，小宗自是大家和平也。此後再收蘭餉，務以無期，一二萬爲度，呈兄知之。即四萬亦未嘗不可收會，但惜其一期，未勉不合，况道路驚遠，難得計算，若蘭號存少自必猛收西原，西原存少自必猛收漢口，漢口存少自必猛收上海，上海存少自必出大利而又猛收漢口，若然，則一宗不合而夾賠，豈有底止，望兄體賠此意，細心照辦，是禱。

同日寄湘第吉次信再啓

再都巷兄到日，吾兄回舖亦可，去江西亦可，自行酌奪，以宜爲是，呈兄知之。

新正十一日寄湘第二次信內再啓

再聞延齡赴沙，坐轎前往，檢閱前信係與爾吉偕行，果否坐轎，豈能不知，祈即詢明示知，是轎是馱，不必相欺，若說假話，弟亦不讓，不惟坐者不讓，即說者亦不讓也，若能自行檢舉，亦算不了甚過，若離號三十五里，卽無不惡不作，掩飾相欺，未免實在可恨也，望兄詢明隨信覆覆，不必觀望，等待常信也，呈兄知之。

再福星升之事，不憤於前，懈怠於後，瞞昧倒賬，意在何爲，祈卽設法催索，早行了結，後凡事精細，實在架不住老兄如此也。務必照辦爲要，並將常號來往會計，每月開摺細註爲是。

同日寄第二次信內再啓

二月十二日寄漢五次信內再啓

再閱來信，所收票三萬兩，得期五十五天，惟會票之道，存銀多寡，道路遠近，不得不計，若漫不經心，隨意收會，誠恐欠妥，是以前信，只明日期銀數，務要細籌，免致悵惶，况蘭銀已經交空，漢收四萬，蘭交四萬，他處不計，今則又是三萬，以此計之，百日之內，交出十餘萬銀，一隅之地，深恐拮据，更加官項急如星火，萬難通融，或有緊急

，定必吃虧，即與西項比較，亦要得期四十餘天，蘭州更遠二千餘里，則十天之內，即快足馳呈，定是不及也，是以望兄以後於收蘭餉，務必以此二信，細爲籌畫，庶幾妥當，弟不敢畫定版樣者，以會票之道，變化無窮，萬難拘執，呈兄知之。

三月十一日寄西第八次信內再啓

再閱來信，以謂糧台借貸，酬用由蕭清案內保舉云云，在朝廷不負百姓，有勞卽錄，在商民誠心相助，亦不過望，吾兄所見，未嘗不是，惟前者之保案，不惟我號不知，即別號亦不知者居多，曖昧保舉，誇耀鄉黨，本身有福，思逮父顯榮宗耀顯，冠冕極也。果屬何功，而受朝廷若此之褒崇，似屬歉缺，以弟之見，自有舖規我號捐輸，以七兩記賬，此則由號之勞，並未出銀，似與捐輸有間，然不記賬，又不說明，似近盜矣。此後此種保舉，一律定以三兩五錢由平記賬，若兄欲用，祈卽開呈照辦可也，呈兄知之。再秋冬標之銀，屢年不鬆，已成故套，祈遇機會與行每標交會三二萬兩，預前交會，不謂多做生意，即西原或有臨時緊急，亦可多收平谷也；或無緊急，則平谷亦可預還借貸，因借貸過重，加之世道不好，不得不小心小做也，以弟約料，蘭涼之餉，能通則不多存銀兩，既不多存，則定是隨收隨交，既早隨收隨交，則西原亦不能拮據，是以服兄體賠此意，留心照辦，呈兄知之。

同日寄長第八次信內再啓

再所收上交之項，務必細爲計算，因上地自按壓以來，收項就少，推其原故，我號是無福建廣東，以及揚州清江等處接濟耳，籌劃此種碼頭，必得時刻留心，大宗交項不可貪做，不然不免吃虧，望兄照辦是妥。

五月二十五日寄西第十三次信內再啓

再西安之交項，近年以來，俱是下半年多點，然不只一多，倘屬甚快，前半年少點，不只一少，倘屬甚疲，屢年至此，可想而知也，故於三月初五，運城之官項一萬約計西銀有餘，卽不寫信，應該截交，誰知候至臨期，並未截交，弟想西號總有用項，不然焉能不交，不料閱到月清，現存一萬數千金，浮存錢舖一萬數千金而渾沃無銀，收來平谷夏標交項而祁谷又以玖拾叁兩借貸，長期浮存西安等交本處票項，則夾賠亦可想而知也。此後望兄自行籌畫，或應何以流通活動，遲速緊慢，不夾不賠之處，吾兄自行籌畫，鞭長莫及不得爾，呈兄知之。

六月初五日寄京第二十三次信內再啓

再恆豐益之事，前於沙信題敘，昨日渝信亦到，係成票四千，上票三千，允升元借貸一萬，浮欠二百餘兩，又慶餘堂會漢一萬，若論交厚，四千會票亦不爲多，惟捏祥記一萬，實在不知是他，所可恨者，夥友回平，俱稱不好，而錢舖借貸，捏號會票，身爲大掌櫃，貌似謹慎，而謹慎安在哉。再可恨成票係四月半二千，月底二千，今五月初十日之信

成夥尙不知該號倒塌也，或者有信該銀尙許未曾用完，即使用完，而纏繞邊則，尙許未曾發出，不是要銀，尙可扣貨，概不通信，何由得知，素行精細，而精細又安在哉，弟外剛內和，屢經不斷，引咎自責，良用叨愧也，呈兄知之。

七月十三日寄秦第十五次信內再啓

再閱月清聚興泰浮存七千八百餘，永順源浮存五千八百餘，連別號共浮存二萬零八百餘，既具待交票項，日期過久，何不存餘自己箱內，或有用項，豈不方便，加之秦州錢舖，並無盈實底裏，詢之時清兄，亦謂俱係一二千兩本錢，照此樣式，架不住浮在萬數八千，即千數八百亦要時刻留心，以防不妥，照此粗心胆大，所有皆存錢舖，自己看守，亦不欲不知，何以籌畫也。以信到日，諒已過六日標用光。日後再有存已，務要細爲打算，或酌存于錢舖一點，以顧應酬，或擇放點知期，以免白壓，或應存于櫃內，則更妥當方便，生意之道時刻留心，尙恐不週，若任性大意，後悔豈有底止也。况既爲一莊領袖，是應自爲料理，妥爲酌奪，不應待遠隔數千里，差又瑣瀆也，凡事留心，辦定爲至禱。

八月十一日寄重第十七次信內再啓

再閱湖南月清，未收祥和乾二萬兩，雖係底裏盈實，逢此世道，亦屬過重，此後以五千兩交接，總之牽連碼頭，難保此交五千兩，彼交五千兩，南五北五，合而計之，則亦不少矣。呈兄知之。

十月十九日寄長湘常第二十一次副信內再啓

再閱月清未收仍是二十四萬五千餘兩，結存七八萬，前曾有信，因時候不好，意在小做，三處未收，統共不得過拾萬，檢查信息，已蒙入覽，望即體貼此意，今冬遲票少做，即便做點，不可不照前信拾萬之信照辦也。呈兄等知之。

同日寄西第二十七次信內再啓

再西安之銀，或有用項，望祈僅收蘭涼之銀，祈即與糧台商酌，以得流通，因得蘭信所稱，由蘭即使現交，該台亦不應承，祈即由西照辦是禱。

再西原之銀，已與原號有信，若有用項，令抽漢口銀兩，祈即互相關照是妥。

十二月十九日寄原第二十九次信內再啓

再漢號正月之銀，前信已經呈明，祈暫不必收會其二月之銀，因平號所收不少，亦祈不必收會，若有用項，或是籌劃生意，佈置銀兩，可收三四月之銀，其不盡之籌劃，望兄再行才酌是妥。

同日寄涼第二十四次信內再啓

再得西信，知糧台之銀盡被天成獨交，而我蘭涼之銀愈存愈多，不留心作養，不竭力張羅，而僅以信詞粉飾，未免可恨，敬唐兄到涼，祈即告知，並祈兄等一體留心張羅，庶可不落天成之後矣，呈兄等知之。

元豐玖信稿

元豐玖的信二冊，是光緒十五年及十六年合訂，一爲老號與重慶信，一爲老號與北京信，其中間附有電稿及原電，其信係將原信貼成一冊，其信係另有人書寫，主管者其名下書一？字爲顛首作爲書押，其收信日期，係閱信的人所添，重要的信件，尙有點句，亦係閱信者所添。

信多有附錄，正信係報告營業，附錄說明市情等，正信信尾爲上○○老兄青照，另行下書寄信人姓名，再另行下書年月日由某處申，附錄放在此後，首爲『再……』尾有『又及』二字。

元豐玖光緒十五年重慶信稿

於月十一日由沙轉去百六十二次信，內佈各情，想早收閱矣。於十四日收接第三十七次信，內會來重六月半底各期交大號銀叁千兩，與伊按期各立有會票一張，無缺其平照新沙舊平比本平每百兩小二兩四錢六分，並云各情均悉，泐底勿念，茲佈重收會去上六月半交松茂西豆規銀壹千兩，重八月半收伊舊平票銀九百七十三兩，以九百三十一兩五錢扣，過上賬外，核共得伊費銀二十一兩六錢三分，與伊立去會票一張，無缺其平照申公磁平兌，至祈泐底照交。與重註賬爲妥，又收會去沙六月半交裕泰森老銀一千兩，同期交和記號，榮記號老銀各一千兩，重九月半收伊等票銀三千兩，共得其等費銀三十六兩。又收

會去沙六月半交同昌利，夏永彫老銀各一千兩，重七月半底各期收伊等票銀一千兩，均無費。又收會去漢五月底，六月半各期交聚興仁足紋銀二千兩，重九月底各期收伊票銀二千兩，共得其費銀一百零五兩。又交會去廣七月半收福彫隆番銀一千兩，重現交票銀八百七十兩，以九七扣，過廣賬外，核其扣其費九十兩，再沙會重五月二十五日交恆記號票銀五百兩，月底交公記號票銀二千兩，漢會重五月底交祥記號票銀四千兩，呈知。刻重月息一分，錢值六錢一分二厘，再此佈

上

子讓老兄再照

弟王清才頓首

劉培願書

第二次信

六月初九日收

己丑五月廿一日由重申

第十四次信附錄（於八月十一日由重寄）

八月二十五日收到

再重錢店德成永，因嘉定幫倒塌，牽連該號，謠風四起，又遇銀緊非常以致不能通融調轉；初二日夜該號管事黃視橋，隨帶賬簿席捲逃避，于初三日該東陳巨川將我幫有往來之家，均請到伊舖據該東陳某云及，伊管事黃某今既已臨伊帶賬逃避，所有欠外外該之銀



伊亦未曾在舖經手，查問著夥，暫亦不果約計大數，其餘微末，伊亦不大詳確。雖在伊約已招呼，暗派安差，嚴密查拿，將該我幫之銀，不論已到期未到期，懇求暫爲緩期不交。候伊半月十天，如能將黃金權更善，倘此金不到，總有伊招拂，或如何，再作商量。雖說如此，察該號情形，嘉定幫倒該號，銀數甚鉅，吃虧非在淺鮮。虧空甚重，無甚抵款。目刻該東雖未明言讓賬，觀察該號景况，我等吃虧定數。所有該以之撥，統共八萬餘金，計該咱號銀三千三百兩，以及該國幫之銀，另有花名單統呈。其餘外幫暫尙不確。俟後有式樣，再爲詳報，特此奉知。

計開德成永該外花名

協和信二萬零 存義公一萬五六 大德通一萬四五 大德恆六千

中興和五千幾 蔚泰厚四千幾 協同慶二千 百川通二千 蔚長厚二千幾 蔚

盛長一千

源城本號開

光緒十六年京都信稿（正月的信亦用紅紙書寫）

時值新春，另柬恭賀、啓者：于交臘二十二日由福興潤寄去第二十七次京信，內報會上二月二十五日交保吉堂豆規銀五千四百二十五兩。與伊去會票一張，無誤，其平照申公平缺比本平每百兩小一兩兌。並統去五份堂等收條三紙，京報十本，京致漢沙重信各一

總封，祇致上一信。又周大信五封。及呈各情，想可收閱，備交註賬各轉矣。於臘月二十四日，接得第五次小信，內有京信六件，即應足轉銀一百一十兩，又交大人於江錢九百八十九兩四分六分，又交姚老爺於江錢五十兩，又交趙鶴亭於江銀一百兩，均無票硃。附來伊等會銀信各一封，九平皆照京二兩平兌。並統來上致祁濟各一信，濟信內有會銀一封，收條三紙，公文一角。又漢致京一信，內有會銀信二封。漢沙致京濟各一信，重致濟一信，內有收條二紙。又外信三封，其餘一切皆已詳悉，照交註賬各封矣。勿念茲佈。現收會津見信交常隆紙局化轉銀三百兩，共貼其費銀一兩五錢。又現收會津見信交李福田足紋銀二十兩，得其費銀五錢。又現收會濟年周村正月二十日交鴻興永足寶銀五百兩，共得其費銀三兩五錢。又與恆義蔣轉會東口年標代咱交濟會長盛成足寶銀二千兩，大生和足寶銀四百兩。京臘二十七日交伊足紋銀，無貼費。再津會京見信交馮笏軒等銀八百五十兩，又京後二月二十日收承記足紋銀五千兩，漢會京見信交義順成銀四百九十四兩七錢，沙會京見信交易員二足紋銀六十兩。成會京見票三五天交惠澤之等銀一百八十兩，汴會京見信交郭明齊等銀一千一百三十四兩九錢。又周會京正月半收大德源足紋銀五千兩。濟會京見信交張紹庭等銀三千一百九十兩。又京轉東口年標交大生和等銀二千四百兩，一并呈知。今統去鄭蔭庭三十六兩三錢三分，錢大人九百七十九兩四錢六分，年觀亭二百六十兩，趙鶴亭一百兩，姚老爺五十兩收條各一紙，京致漢沙重信各一總封，京報五本，祁蔭庭上各

二信，又雲彩兄一信，陳光全王國瑞王秉思各一信，至時收覽各轉，筆下京地月息等無市，此佈。

惠民老兄齊照

六月二十四日收李樹立頓首

再呈：京畿左近，自上半月後，連綿大雨傾盆，迄今未止，各街巷口倒塌房屋無數，

淹死人口亦屬不少，糧價各貨，然昂貴，皆因四外水息不通，人心實甚惶恐，誠可畏哉，京地市面碍滯，早在老兄等洞鑒之中，而刻下更甚於前，弟甫及到京，即遇此？兩，到將街市閉塞，現在估計，京號本月內短金，連浮存已在三四萬金，毫無抵款，收項缺極，不惟別處之票，宗項概無，而津票亦係萬分困難，及致本幫封票，短期借貸，近來概不開

開，掣肘情形，難以言狀，息瞬川省二批京餉又到，本店預爲安頓，萬難如願，是以奉信前來，乞伏老兄等俯念弟甫經接手，即遇此市面異常阻滯，千萬不可會來京地七八月間

成宗交項，一時地面活動，但能週轉，自以速信奉問，竊思咱號銀缺，各莊皆然，不過老兄等神達老手，轉京號易於張羅耶。弟並非虛詞應佈，只願自己，不願別莊，實乃勢逼

弟李樹立頓首

李光裕書

庚寅六月十三日由京申

二六九

山西票號

二六九

所爲耳，至禱切禱。

第二十三次信附錄（十月二十二日發春陽山京寄 十月三十日收）

再京號本月內短銀，實在無法彌補，拮据之情，日甚一日，既不能週行短劫，現下銀兩，大顯緊缺。祁太之票，本幫外行，概不相問，現下川餉委員，雖然未到，大約不遠，設若本月上兌，京號束手待斃定矣。屬信懇求老兄等不料皆置若罔聞，或老兄看京號尙是仿照從前管事人辦法，儘以虛言希圖塞責各莊，若以此想，係不知弟中，弟並非不担險之人，實乃事勢所逼。老兄等精明補達，急公素著，弟素所欽佩，斷不能看弟笑身，瞬息大節，各莊會京零星，定不能少，尙有川省四批京餉，亦在臘月半左近，安頓收項，難之即矣，不惟各莊會京鉅款連綿不斷，即零星按現下情形亦係不能支持，打電告急濟汴，回電云皆不能指事，津號亦係時常收京鉅款，日亦愁慮，無力可使，具以于十二日打電懇上接濟云，上海元豐致密十月內短銀三萬多，臘月現估短銀五萬，火速分京二萬，否則萬不能過，日日盼望，直係望梅止渴，日前接到上海覆電，皆云不能指事，聞之不甚焦切，如坐針氈一般，如此來，年內萬不能過，眼看照牌摘於弟手，老兄等何忍乎，刻下時事，變遷莫測，即如本月半，市面紛紛，銀兩大緊，各家皆在項項之際，若非由津發來現標八十餘塊，險些逼的出下大亂，可怕極矣。彼時係皂白不分，管一號好歹，即出月息二分，亦係不能辦事，思緒至再，無處可鑽，伏乞老兄等見信，仍照前祝，趕緊

設法接濟京號二萬來金，能多更好，愈速愈妙，此乃出於萬分不得已之舉，但有一線之路，決不逼迫我上；務祈老兄等格、破照辦，弟不勝心感拜禱於無既矣。

再統來老兄等封典照，囑列領袖一事，實照辦理，惟子霞兄空白熱照，囑向友人到部，按各層執照，添註冊簿等諭，弟已託友查去，如此此案，早已咨部，即可添註，誠恐此索，未曾咨進，卽化小費，亦不能添註，只可領袖可也，先此附聞。

再京地現下瘟疫甚熾，皆係咳嗽，頭痛，混乍冷乍熱，骨節疼痛，染此症者，各家皆有，惟咱京夥，染此病者六七位，輕重不一，現值天短事繁，實在不敷辦公，是以不能應期發信，此情呈知。

### 3. 附錄電報

中國的電報，創自光緒五年，是由天津至大沽砲台之線，六年則有天津至上海，濟寧，清江，鎮江，蘇州，連同大沽，共有電報局七所，十年由上海至漢口，由上海至廣州，又由天津至北京，並至山海關及保定，至十五年已由票號所採用。

元豐致於光緒十五年改用密碼號碼，觀後函可知（原函係第十次信，附錄於後，七月十一日由滬寄，於七月二十六日收到），並將收到的電報抄錄寄還，以校對有無錯誤。

後附有元豐致於光緒十五年由北平致上海電報，用銅版印以觀當日電報的式樣，而知當日電報採用之情形。

再重自設有電報局以來，我號各莊，遇有緊急要事，均行打電。照，彼此各莊，往來答覆，取其速便，重想電信報事，雖是速便，又能濟急，妙不可言，而事不能瞞人，與事有些妨礙，倘因要件，若欲用此電音，必須其中另設妙策，似覺妥善，今重議定，俟後重倘因要事與我上號打電，重定於按電報編碼，即比他用〇〇〇我號加一小碼，用〇〇〇他碼下之字，我用碼上之字，所有地名字號，仍用伊原碼，庶免要事外知，特此奉聞，之是俟後我上號如要與重打電報，亦即照此法推用，務望照辦是禱，附知。

冬月初十日下午三點鐘接上來電原底一紙

元豐玖知，有上會重冬月底交福成號抬頭二千兩，替止交，萬一不行，只可照交為荷

渝城本號寄

冬月十二日下午三點鐘接上電報原底一紙

元豐玖，前上電止交福成二千兩，刻已說妥，俟期照交勿疑。

渝城本號寄

光緒十六年的電報及關於電報的信。

閏三月十三日下午六點鐘收到上來電報底稿。

元豐玖，本月底交款甚鉅，緊急萬分，祈重趕緊與上電交月底收銀三萬金勿誤。

庚寅二月十六日滄本號開

刻日再日昨接的來電，令重與上速爲電交銀兩等情，接電之下當即設法搜求交上，無如不說費銀多少，電交之銀，概無收主，目刻正直暗托契友代覓路，仰或同輩肯作，均無不可，倘不能如願，只可嗣後，如有用主，與上交些近期收項，所有今次收上之款，實係原前預定牛意，盡數報告，至祈原諒，評兌交高是禱，後首重號暫爲停止，定於勿收上銀，至祈勿念。隨附去來電底稿一紙，核對是荷，又及。（此係第四十九次信附錄，此信於閏二月十六日由重寄，三月初二日收到）

### 黃、後期信件

票號最發達之期，在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三年之間，緣光緒二十六年因八國聯軍之役，清德宗倉卒出奔，從者均乏費用，路過山西太谷，祁縣，平遙票號之根據地，各票號因素與官場均有往來，故咸借給費用，待其事平，票號在清廷信譽大隆，因而有代理國庫之舉，此其發達之因，觀光緒二十五年祁縣大德通官場往來信稿，可知一般。不啻惟是，藉此知清德宗出奔及各國交涉之情形，又可作近代史料之參考耳。

### 六月十八日與程伯詩翁寄去一信

伯詩別駕大人閣下，十三日曾肅寸函，內呈十二日接申初五日回電，據云尊狀在申備足，謹晉艱難，在申立候交給云云，此情諒邀鈞鑒。邇維政社綏和爲願。昨來惠書，敬悉一切

，所云上海存款，大憲屢催，需用甚急，仍令電催韓育甫，即日盡數匯晉，只要匯回，晉交不妨稍遲，且蒙知會平遙電局，因事關公事，令與小號速打等情，捧誦之餘，感愧曷已，竊小號蒙閣下不棄者，已經數載，但能設法爲力之事，雖損糜頂踵，當所不辭，是以昨晚得信後，由平又與韓育甫去電，令其將祇設法匯晉，不料電到平時，據云介至張蘭一帶，電桿拔壞，各處電信均不通，電信綫已不能指事，復向祁平鄰同幫遍詢匯晉，奈數目多少，無人承匯，蓋因時局日棘，市面銀錢滯塞之故，似此電甲不能，尋匯不得，惟請

閣下另想他法，或就省與別號頂匯，或飭人到申提取，但款存申，總以到申提取爲善，肅此奉覆，藉請

勛安諸希

鑒諒不宣。

名正肅

六月十九日與閻成叔翁寄去一信

成叔觀察大人閣下，想邇來濟祉暢適，履祉綏和，至以爲頌，刻奉鈞諭，敬領種切，承問陝西匯項一節，適鄙夥於昨日由陝回祁，據云尊示於五月底已經交到詳細，隨帶來貴號信一封，茲隨統去，至希督收。其銀小號在祁備足，至望



敬酌或何提用，祈示玉銀，以便小號通辦爲妥。肅此奉復。敬請

升安。并頌

夏祉百益

名正肅

再此款本擬儲省候用，奈小號目下適無存款，尋儲數家，未能遂願，祇可稍緩，再遇宗項，如宗處能於疏來祁收，小號目下即能交也。附此，又及。

七月初一日收到王靜軒翁寄來一信

瓊哥如晤，前在昭餘獲伸精神稍暢鬱胸，祇以公務牽涉，未刻久上西窗，不無歉抱滿擬初秋赴省，已踐舊約，奈近來神拳四出，窮經僻壤，亦均成爲風氣，都中津門，及省垣焚毀，教堂前滅，洋黨幾至血流漂杵，各大憲亦無暇晷可以閒談，俟稍平定時，再爲作汾水之遊耳。聞都中不可開問，中外相持，大有不了之勢，所有各處生意，豈能無碍，貴號究竟作何安置，乞順便示我一音爲荷。目擊時難，深抱杞憂，此亦天之太數，非偶然也。近日有何新聞，倘能便中示及，忻感無既，餘惟心印，不宣。專此敬請

台安。統希  
愛照萬一。

小弟王制用霖頓首

## 七月初七日與王靜軒翁寄去一信

靜軒仁兄鄉大人閣下，前蒙駕臨，慢甚慢甚，近接手諭，備悉一切，藉諗譚社綏和，爲祝爲頌。承詢順直軍情，暨各處近日情形，謹爲閣下大略陳之。義和團自五月大肆猖獗以來，初則折鐵路毀電桿，繼而焚教堂殺教民，甚至拒官兵戕武員，蔓延順直京津等處，已成不可遏抑之勢，至五月十七八日，在京津兩處，公然放火焚小樓，殺教民，毫無忌憚，此時國家名雖剿辦，而其實已有艱阻止遏，不得不藉而用之之心矣。有二十日前門大街大火後，拳匪合董軍與洋兵在京日日開仗，嗣因社十蘭照會我國，退出大沽，歸伊看守，否則力取等詞恫喝。國家於二十四五日遂下決烈開戰之諭，詔旨既下，大沽已失，遂成不可收拾之局矣。聞京城所持董軍，開仗幾一月，洋樓尙未盡破，天津所持宋軍，持至六月十八日已失，其別軍有本不能戰者，有居心不戰者，亦有受賄而爲敵人所用者，皆不克一指其事。聞津失守後，裕帥及宋帥皆退守北倉，聶士成廿三日已陣亡，運司及道台受傷殤命，天津府縣不知下落，聞董軍宋帥中亦有傷亡者，令人不勝快坦，至拳匪之在京者，仍盤踞不進，殺大臣，搶王府，以誅教爲名，幾乎替天行道，雖二三品大員，畏其勢無敢言者，皇上近似知之，而亦無可如何；其在天津者，初則尙有戰者，繼則遠躲前敵，近聞有神通最大之團總張得成，因納洋賄，經宋帥已令殺之，又有一本領甚大之曹團總，被洋人捉獲已經釘死，其餘貪財畏死者，經宋帥已殺不少，該團之技倆更可概見矣。其直屬

以及東西口奉天等處拳匪之仇殺教者頗多，我省省垣及附近處，焚殺洋教亦頗不少，大教人中無故被戕，亦層見屢出，太公於初六日忽來渝次團名二三百，將城內教堂洋人焚殺殆盡，太原徐溝榆次濟源等屬拳民既多，焚殺教民之事亦多，幸鄧縣拳民尙少，則焚殺之事尙無之，聞般縣以西各府縣拳民，雖有甚少，且亦不甚滋事，然此輩氣焰，尙不衰，不知將來伊於胡底，想我哥肯爲我省一設挽回之法否？至於京津軍務，接鄧京號六月二十八日之信，聞雖有議和之說，不知果確否？惟聞天津仍是開仗，又聞省城言及亦有停戰三禮拜，彼此議和之說，均不確切，究是如何？前閱抄邸，李傅相調，補直督未到任以前，着宋宮保幫辦，裕帥，李鑑帥鹿滋帥太旨均着帶兵晉京，鑑帥刻已抵京，滋帥亦不久可到，此二翁到日，大事或可望轉機，然非傅相至京，恐難成事。前聞南七省各撫督照會各國，共保商務，有南省不可失和之約，誠爲吾等萬幸，不然，則南省亦早經不堪矣。至鄧號各莊事務，除天津必須吃虧外，其沿海沿江各分莊，現只停做生意，尙無別事；其如川陝較遠之莊，人心雖惶尙不至概無生意，而祁號亦早飛咨各莊，令其及早收歛，設法趨避，幸各投辦理尙早，尙不至於遲誤。惟祝軍務早息，則爲吾等萬幸焉。再近接濟省王子爵來信，據報地面情形，較前雖空，人心尙稱安謐，統有致閣下一信，隨書奉上，至祈督收；其外帶麻包一個，暫存鄧縣，俟尊處有人來祁，飭即持函來取可也。附抄上諭三紙，拜希收覽，肅此奉復，聞懷。

侍安。並問

圖潭均好。

那弟高制鈺  
頓首

呂永和

八月初二日收到雁平道恩大人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甫寄函間，七月十七日接奉 均鑒，敬悉一切，欣諭事順利爲頌爲慰，夏季<sup>所</sup>處應領之項，而托李蔭庭兄代辦，今承示下，已領代儲，費心。豫敬之收條，篋山去年入都撥劃，並來往<sup>數</sup>，花單一件，均收訖。空候胞弟瑞緝五霖前署臬篆本任，廣西左江洋，去冬函至，有人都引 卓異見之信，俟其再有函到，行期便可定局矣。前四月在省晤李蔭庭兄，人極誠樸可敬，惜因其時天旱，即想還代<sup>上</sup>雨，未能訪談，且<sup>人</sup>抱歉；日承 重錫多珍，祇好酌領，謝託，當即束裝，午節到代，略靜數天，趕爲齋素，設壇祈禱，夜間自嘆太郎祈雨經咒不至，三日已普落雨，奈自去冬雪少，地氣乾燥，而雨至雖小，以後五月二十六日大雨，通霄達旦，至六月初二日雷雨，初四五七初九十一雨大小不等，書商發生可愛，而十煙收見加倍，六月初五日突來義和拳民市同洋<sup>人</sup>入洋 熱不兩立，前數日聞風卽未雨綢繆計，傳鄉地轉傳入教者，皆<sup>外</sup>之民，倘風不和，各其僻處一避，候界風過，自仍安業，古云會無好會，禁令我人勿爲煽動，其餘官設法主持，傳亦不久，其

傳紙之單街巷遍貼，拿無可拿。至折教堂時，多爲幼童，迅速已極；下午卽報城外拳匪殺乞丐，據稱洋人使令撒藥害人，城文武會商，弟擬派安人暗訪其頭目同惡幾人，夜派教習鎖拿嚴辦，倘敢於抗官，放空打之刀矛向皆有之，選差幫辦監獄要；次日拿獲倡首二名，同惡十棍七名押辦，果衆人向州抗拒。衆官仍放槍擊之，從此風卽行息矣。若輩試探官卜舉動，不容其惡，傾乏枝節牛也，聞歸化句頭，初七日旬有商來，彼此詢及，彼處已落雨，天津已停戰三禮拜。各省防軍多已到齊，李中堂已上津門，好在開仗爲法日兩國，其餘皆願保商務。天津府失，僅二百鬼兵，登時爲彼處水會人心齊打退鬼卽出。城收復矣，僅運庫失去銀百萬餘，運司堪宋濟不知下落，而京中開復一警矣。直是劫數，不容遞矣。想貴處官尙料穩，地方常平安，念念先復卽請

勛安。再聞

疏撫台七月十六日入都

弟名正肅

雖見，若能赴敵帶，只殺賊却是相宜矣！又及

八月初五日與王靜軒翁寄去一信

靜軒仁兄鄉大人閣下：今早貴价來祁，據云：迄今未得覆信，驟聆之下，殊甚詫異，憶自前讀華輪後，隨於上月初七日曾經裁答，其函係由太谷轉去，今既未蒙青睞，必係路途阻隔耳，茲仍照抄原信奉上，至祈並鑒，至所統之上諭三紙，一係與各國絕裂，二

係保護洋教等情，事隔多日，未復抄。敬啓者：近日確聞都中於上月二十一日已經失守，恭帥退守保府，皇太后皇上於七月十八日出京西巡到陝，由東口而繞山西，護駕者係瑞莊肅慶四王爺薄倫蘭三公爺，貝子貝勒四位，剛起革三大臣，餘不甚確。聞不日即抵太原，鄆縣已有傳單，令辦皂差，刻已安置有緒矣。大局如此，可勝語嘆，惟希我省不至糜爛，則幸甚焉。所有敵號駐京津夥友，皆上蒼默佑但獲平安回祁，合併奉聞。近接鄆縣濟南來信，據雖警報頻聞，東省尙無甚變亂，緣賴袁尉帥不辭勞怨，極力撐持，禁拳匪以送洋人，是以幸獲安靖也。餘不及肅此敬請文安。并候

闔潭均吉不另

鄉愚弟

高銓合頓首  
呂永和  
八月初五日

八月初六日收到平陽鎮杜大人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閱下，復者：昨初二日亥刻接到手書，並陝標公函一件，展開之下，具悉寶號標銀過境，令卹處派勇護送，嘗於初三日辰刻據派妥人趕赴史村一帶，探聽消息，是日酉刻差回稱：奉委後打祁標，業於初二日路過史村，初三日一早由平易起身各詞，論

欲派人從後送護，則相離一站，步隊必追之不及，所有馬隊又於前日派赴省城，接護新軍所領槍械，殊負重托，益增慚愧；好在敝部中旂於初四日派赴北路迎駕，相隔不遠，或能虛張聲勢也，專此奉覆，即請升安。統希  
諒照。並詢  
闔號均吉

附繳後首如有所托，即請先速爲示書，免如此次收信之日，鏢已過也，至山附

愚弟杜金標頓首

八月初九日與陝西撫台端大人寄去一信

久遠鴻範，切切勉趨，茲當香滿蟾輪，遙金麻揚燦閣，敬維午帥中承大人寅亮天工，辰猷大朔，頌清風於五宇，興永南樓，荷湛露於生囊，恩濃北闕，鼎司預卜，節候榮敷，銖鼎株守家鄉，乏善可述，幸頑軀猶適，堪以告慰。錦念日。熟意今。拳匪滋事，中外失和，砲將。鄙處。銀奇絀，久欲滋外往家。鏢，奈路途艱險，不敢輕舉，今蒙。人格外關垂，實派委。護送，鄙。晉之鏢，於今晚得以平順抵祁，荷鴻恩，實無既極，知關。鈞念，用以奉聞，肅泐鳴謝。敬請

升安。

并賀

節禧。

諸繼

藹登。

兼候

五大人均安恕未另致

子才仁翁

名正齋

八月二十八日與王靜軒翁寄去一信

靜軒仁兄鄉大人閣下：初五日曾佈一函，並附前稿，諒邀鈞鑒。十五日接奉華翰，敬領雅切，就諗文祺迪吉爲頌。承委代售駿驥一節，接信後卽爲遍詢，奈值時孔急，願買者甚少，又蒙惠賜，滿擬號用，無如鄧京號這月初回祁，已帶回句驛三頭，目下足敷應用。詢訪之下，驟暫無人承買，其馬兩匹，尙有欲買之人，至請找哥斟酌，如其願售，則祈遇暇時派人送祁，以便買者見貨作價，但望於送來時，祈對價值對來人說知，以期易辦，緣弟等不甚同行，不克從中酌價也。其驢子如近日在

貴處售出更好，否則鄙處設有買主，再爲奉信罔照可耳。再呈稟駕於十七日抵省，護駕者

端肅莊慶四王爺公爺貝子貝勒等十數位，

剛中鹿承桂月亭  
趙司冠錫方伯陳學棻

宋董馬帥等皆相繼來晉，



慶王榮相皆由半路折回京都，肅王近日交山晉省帶旗兵數千回京，守護都城去矣。聞隨處兵丁，尙屬公買公賣，並不很爲撥擾，前在晉直交界時，旗兵雖稍滋事，嗣經法數人，邇來頗爲安靜。視其來歷，聖駕在京，尙須多住，西巡之舉，係緩事耳。聞李傅相於這月初航赴津，初八日已接直督之印。都門洋人聞已退津，又聞，傳相密奏，謂各國皆請聖駕回京，以便交還都城，又聞大內府庫存儲，洋人絲毫未動云云，似此情形，和議當許可望有成，是則日夜之所盼禱者耳，又聞洋兵至進京後，未多殺戮，王公府第，皆未燒毀，直隸府縣，亦未再佔，所以彼此多曰天戰，惟直隸逃兵實繁有徒，義和拳匪，其焰尙熾。近接鄒濟號八月十八日之信，據稱濟省甚爲安穩，海面雖有敵船游戈，而袁帥辦理得法，是以各國毫無舉動，據濟縣云：只要海口無事，人心雖惶，濟省則屬無礙云云。似此得一聰明大憲，不將東省受福無疆，則鄰省亦莫不被其澤矣！言念及此，良深誥嘆，敝處近來雨水又缺，人心尙安。太原府屬拳匪漫散幾盡，但不悉尊處者會否散完，念念。茲附上照抄諭旨三紙，至祈拜覽泐此奉聞。卽請升安。並頌潭府鴻吉

愚弟 高制 鈺

全頓首

呂永和

閏八月初六日收到桂月亭翁寄來一信

石菴子瑜仁兄大人閣下：日前握別，想

旋寓迪吉爲祝。鑾輿定於初八日啓程，路經祁縣，特此奉聞。卽候

同安，擬到時趨叩不盡。

名正印

閏八月初六日與桂月亭翁寄去一信

月翁司徒大人閣下：日前叩謁

崇皆，幸獲

教益，感荷難言，正擬裁牋奉候，適接

惠書，蒙示變駕西幸

隆情關垂，感激良殷，想

大人必隨駕選祁。已與本縣台詳明。將公館備置，俟榮旌選祁，即祈移節，鄙號爲叩

，肅此奉覆，敬請

升安。餘希

朗照不宣。

名正肅

又八月十三日與王敬軒翁寄去一信

敬軒仁弟大人閣下：前月念八日，會肅蕪函，諒邀

青睞。這月初三日，捧讀

否。前

華翹，內情備悉，統來致 幹臣並家人等信，均當速轉。所諭王金夫妻，七月間業已逐出，恐到東省詐騙等情，當已 囑，咨明 鄂東號 並飾轉知諸相好矣。所云 尊處並無專差來

祁，恐係假等等情，但前侯所敝專差一節，實係 敝 誤聽之錯，並無充專差，且無詐騙情事，並請釋念。承 委詢借驛馬一事，前函業經奉明，茲奉煩瀆。敬啓者， 聖駕於初八

日由省起鑾，初八日路經敝縣小住一宿次晨同王公大臣西幸去矣。隨扈滿漢兵丁，甚屬安靖，居民亦未驚懼，一切食用，皆係公買公賣，毫無滋擾情勢，董宮保於 鑾駕前一日逕

祁赴陝，其護駕者莊端二王爺，瀾 澤 志 博 桂 公爺七位，繡貝子王夔帥鹿滋帥趙中堂剛

子良岑中丞桂月亭等諸翁，所有馬宋二帥，奉旨駐紮山西，聞未把守岡關等處各要口，似此情形，我省可冀安然。確聞 李合肥於八月二十五日在京，已接直督之印，其和議之事仍無確聞，惟望 局可成， 兵不迫，居民則可免受涂炭矣！盼切禱切。隨附上議六紙至刻並覽且荷，餘聞續呈，泐此奉上，即請禱安，並頌

闔潭清吉。並請

不

老伯大人福安

小知兄 呂永和頓首

又八月十七日與魏樂圃寄去一信。

日昨

尊駕晉省，辱荷

光臨，右失迎迓，悵甚歉甚，敬維

樂圃仁兄大人禔祉秋高。

政社日麗，至以爲慰。敬專懇者；此次

閣下晉省，可許領火藥否？果爾茲有 鄧君友數人，前曾託漢由省詢買斯藥，蓋因街市盡係

土藥，故未購來，是以煩

閣下於領便時，務祈均用鎗藥十餘觔，並望另裝一匣，俟駕巡祁時帶下爲感，但不知接領  
公價，每觔應該若干？

尙祈確實

示知，以備各自奉趙可也，能否如願，尙希

尊裁是幸，省垣近日有否新聞，穢和能否望成，均祈便中

示知爲叩。泐此奉懇，卽請

升安。並希  
愛顧。

弟高雲漢頓首

又八月二十五日與桂月亭翁寄去一信

月翁司徒大人閣下：月初

榮旌逕祁，並蒙

尊駕枉顧，諸承

優渥，感荷難宣，敬維

勛隆日茂。

景福時增，爲祝爲頌。前委所願送信專差，於二十二日業返晉省，今晚逕祁見有竹報兩函，物包一件，詳詢貴眷，俱獲安康，聞之不勝慶忭之至。茲令原發帶信吻，星夜馳赴西安投遞，至希

督收，所有赴陝足力酒資，由晉未題，至祈酌量賞給爲妥，除前由晉付過該役銀二十兩，嗣後分兩未給，合併聲知。尤望於該役返晉時，到敝號照拂，如不號信，帶祁是荷。肅此敬請

助安。並頌

升釐，暨候

少大人

子樂翁二位仁兄均祉恕未另函

臨封信接奉由平轉來

鈞諭並毡墊一方，均已收領，遞交前途，並請勿念。

九月初九日收到曹鑫寄來一信

敬啓者：六月念間，軍行貴邑，諸荷關垂，莫名感謝。別後師次畿南，時以前敵軍情決裂，未遑修候，耿耿至今。升帥簡調藩垣，當亦不遠，所部馬步各軍，於八月初旬在大同，奉口旨駐防紫荆關靈邱一帶地方，自中秋節前到防，現已分佈安貼，知關雅懷，用特奉聞。茲悉者，鄒友納君和亭，於今春管解陝西頭批京餉，到京交餉後，藉辦揀發赴新一項，曾與都門貴號時通往來段子瑜執事，亦極相好，據云：持有憑摺，尚存京平銀一百六十餘兩，後因都京失守，倉猝出走，一切不暇料理，行至玉田途次，因潰勇搶劫，道路已阻，遂避至玉田縣署，遲至本月中旬始抵靈邱營次，謁見升帥，備述艱危，留住數日，給予護照，以便旋陝，瀕行囑鑫函致貴號，俟伊道過貴邑，面詣台端，照憑摺前存銀

數查明，向陝號趙子敬兄處寫一安信，交伊攜帶前去，以便到陝再行取用。如有不詳之處，面詢和兄，必勿錯誤，瑣費精神，統容晤謝，手此佈懇敬請諸位鄉台執事均安。

曹錕

樂齋  
子昌進縣時統祈代爲道意。

鄉弟曹錕頓首

九月三十日收到李馨國翁寄來一信

石菴仁兄大人閣下如晤：自出都後不知如何辛苦，如何警懼，始得旋里，此時必歎然相慶也。弟在京洋兵進城，每日入宅收索，所有衣服，一掃而空，幸刻下李相來京，稍覺安靖，但道路梗阻，不知何時返里耳！滋有懇者，盟寶湘石現放川東道，不日由京啓程，該君，亦被洋兵搔擾，銀錢衣服，收羅殆盡，沿途盤費，不敷應用，約需三二千金，始能到川，敢煩向貴執事商酌如何辦理？當面商定，決無差錯，弟作中保，如蒙應允，可見屋烏之愛，感佩殊深矣。此請

刻安。並候

潭府消告。

名另肅

十月十九日與朔州正堂徐葆生寄去一信

葆生刺史大人閣下：前肅賀東，諒邀

鈞鑒：敬維

履祉晉暢政祉綏嘉，爲頌以慰。敬啓者：日前

貴門政胡嵩齡兄選祁，帶來閣下匯湖南一千六百兩銀信一封，特飭鄙號匯往，其款囑由

閣下在 敝城號存款內提撥，此外尙擬由晉省提用千數來金，聞信之餘，殊深維谷。接嵩齡

兄數百里來祁，此款似應依數付給，第事關銀錢重務，敝號前既無信通報，今該兄又未

帶有鈞諭，致弟等未敢驟應，幸兄先往黎城公幹，往返約需匝月，信關尙可趕及，因特專

函奉問，兩項究竟如何，伏祈速信示悉，以便小號遵命照辦。否則設有舛錯，則恐噬

臍莫及也。肅此敬請

則釐并頌

冬安。立候

回函

十月二十日收到賈庭瑜寄來一信

名正肅

章甫二位仁兄大人青照。敬啓者：前託兌東信件，兩次收條，均經收到，第二信到東尤快



令人曷勝感激，足徵至好多年，賴以關照，佩甚感甚。茲有友人仍擬託寶號匯兌東省一，第未識刻下來往，現走何路，到東快否？尚祈亦知爲本。更有懇者，舍下家信一緘，卽祈吉便帶來，更望函詢東省諸友，信到速送，如有回信，仍祈帶回，則感荷雲情，曷其有極。履費清神，容當面謝，專此奉懇。敬請財安。並候

回玉

弟賈廷瑜頓首

十月二十二日收到雁平道恩大人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閏八月念五日晚，鄙役還代奉

覆書均已捧悉。荷亭因與舍親送物件，尙承

惠饋免車，致寄舍親衣服，得能送到，一路免有凍餒之虞，全持慈心一念，數事備矣。不

但弟感激而舍親又當感盛，而於無極。寄下一切，均使

清神收到，五中銘感，筆難罄宣，未卜通莊已至陝省分設否？念念。將來弟冬季之領項

，費尊處分友之神，代爲領儲，緣秋季鄙處籌辦團練之事，而州牧用人不當，致本處鄉紳

懷疑，然雁關不能無人防守，是以經弟出首暫備，俾供衆需，始得募勇之事，未滿十日，

竟辦成，第念公項一時難到，是以領弟之項，執給之情形也。近聞和議一節，聞各國爲

商務治國，英美比俄奧意倭等，在中土商物不少，計中外通商內地，亦六十年矣。北京地方，如果我皇帝遷幸長安一帶，四方無貨往運，與當年之上海地面相同。此次聖駕西幸，暫別北京，而議和事猶易下場矣。近年我中商分赴各洋貿易，人數猶甚，五十年，在彼名方安家，生人不易數計，上年外貿呈助軍餉甚鉅，彼族亦有慮壽綏策，開合肥與各洋議妥，惟德國狡局，合肥與約，如不和本大臣邀請四國之兵與你戰之等說。如貴處得有確音，亦希示下爲盼，此謝，覆請台安。百秋

章甫  
蔭庭兄同此不另

弟名另具

再晉北及歸化包頭米糧價平，白麥每斤合三十餘文，而口內大秋收至七八分，閏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餘，此處冬麥亦下種，繁峙粟生雙粒，寧武府穀秀三歧，真係豐收。老年人云：多未經過，民心甚好。但求客軍勿駐境內，萬幸萬幸。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獲武衛軍兵搶劫，拿住三名，已有頭緒矣。

十月二十二日與玉臣寄去一信

玉臣仁兄大人閣下：敬覆者：昨奉致買章甫等

片諭，敬悉穩切，統來竹報，當已轉起，俟有回音，務當奉上，就誌  
冬祉凝祥，爲頌爲慰。承

二貴友欲匯東款，不悉現走何路，遲快等語。邇來東省道路尙通，往來約需個月之久，但  
未審貴友所匯之項，定准與否？至如果匯，小號自當効勞，但值各處匯水，較前倍增，  
至如係尊處之款，則好按前規，每百費以二兩算之；若係代友經匯，其費須以三兩扣  
算，如數目成總，期費尙須另議，此非小號不願効勞，蓋因現值大局不定，各處地面皆經  
壅塞，若數一鉅，則恐難資調轉，故期須緩而費須豐也。至如貴友定準匯寄，其銀卽交  
懋泉泰爲荷。叨在知己，用敢直陳。至於小號寄東信件，約在只月底左近發信，如有銀  
信，務祈早日寄下，以便及時統束爲荷。泐此卽請

冬安章甫附筆請安

弟高鈺頓首

十月二十四日收到雁平道恩大人寄來一信，近來敝屬向頗僻靜，與弟最爲相宜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人生是混水魚，得過一天有一朝。近來敝屬向頗僻靜，與弟最爲相宜  
，不料自七月十三日

皇差過境之先，端節祈雨幸蒙上天神佛慈悲，連得時雨，大田收成，衆生無流失之難，  
忽出拳匪擾亂，幸代民不遭劫數，經弟會州速拿首犯二名，加功八名，一概就地正法，

兇風幸息，以爲無事，又出紫荆關洋人尋事，細訪方知法德兩國人，冒充日英等聯軍，總以收索民財爲第一，幸聞李中堂有公文囑在直省境內，周行尙可，然出境不能保護查荆紫關實直境，惟升藩台帶陝軍守彼關口，九月初六日晚洋兵本紮易州，而彼族垂涎彼關，帶兵攻取，不知彼大澗深谷，民居無多雖佔關口東土關十五里，深溝無歧路，下關五十里深谷，只容一馬之行，節節險路，彼族亦不敢入險，退紮關口三日。洋兵不滿千名，又將法兵西臘提督，被我軍用砲轟死，是以棄關，卽涿州保定，聞受傷洋人不少，住居西陵寢門，近來風寒，代州南北山上已有落雪處，就此數洋人亦無能爲矣。此事已蒙文殊菩薩庇佑得安矣。又阜平屬之藺泉關，彼旋另一股探報，並阜平縣張錦絨稟，洋人僅七八十名馬隊，山路不能行，行至安子嶺地方，是上關之路，不料馬不能走，是以改走下河鎮，值有集場毛二子引之，將集貨物等刁搶，致守關都司駭壞，飛報撫台，而省城不知細情，署藩司李大人今其家口出省，致愚民無知，哄動省會，商民蜂擁騰城，十室九空，敵處代州，尙屬安然。又九月二十一日，北路大同鎮，報洋人赴宣化張家口一帶，弟思前有李中堂文在直境內與山西境無干，衆人害怕，求弟委員往探，照辦差差，於十月初九日探報信回，洋人到宣化張家口要保險銀兩皮衣等，初三日至張家口面。初四日即旋京矣。昨又德國統領死在懷來縣，痛快已極等語，是北路刻下均屬安貼，堪慰遠念耳。昨聞和約初擬十二款，候望明文，再行奉告。附懇者：余弟瑞霖字輯五，廣西左江道，上年署自

半司藩司因卓異請咨至滬電至平遙百川通，抄電寄，囑弟由署派人入京，接眷赴代，伏思京中難寄錢物，當託平遙百川通覆電，不如先赴陝，至晉代面商接眷，將來北京約定，往來信通，自能登寄款項矣。計彼時京約議定，派人寄項，不致作難，弟曾托爲轉電，其寄電之資，奉懇 尊處代爲照付，爲叩。容再致謝可也。刻下代郡勸商紳集項練勇保衛關口城池，弟亦捐資練勇加賞，製凡鉛火藥等費，幸直境中，約請教習十三位，半多飛簽之材，皆歐陽之義士。倘異日轉運，必奏明責任邊要，以雪前恥矣，附此奉懇。卽請

。卽請

台安。諸維

丙照不莊。

愚弟名正肅

十月二十四日收到平陽錢杜大人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久疏箋候，時溯

芝顏，近維 財社日升， 潭祺多懋，至以爲慰。茲懇者 鄙處現有急務，需用朱提，（漢時朱提產銀，放以銀名朱提）務祈 老兄費心代措紋銀一千兩，每兩每月仍以分二厘行息立券，其歸還日期亦以六個月爲限，屆期決不拖欠，致負 厚情，特在 愛末，專函奉懇。祇請

財安。鵠竣

回福。並頌

諸同仁近佳

弟桂金標拜懇

冬月初九日收到德順翁寄來一信

音敬久疏，祇因道阻，且長未能常通尺素，實深仄慚。恭維

諸位仁兄大人駿業鼎新，鴻猷恆煥，仰企

崇輝，曷勝羨艷。茲懇者：弟在京供職，毫無善狀可言，

惟有前存

寶號足紋銀二千金，許石菴孟馨齋兩兄手照管，每月藉茲糊口，不料七月間，促遭兵燹，有此

變更，困苦實難言狀；又寶號紛紛攜賬赴西，聞聽之下，曷勝焦灼，再四思維，務祈

仁兄大人，千萬賜一確音，中何處支取，俾得有所贍養，則感荷雲情，實無既極矣，茲

乘順人赴西，匆匆草泐，候台安：鵠望賜福，不莊。並候

闔號清泰。

冬月十一日收到賈子詠翁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久不晤想，知弟眷屬想赴汴聞臨時，所帶銀行無多，弟擬爲渠等籌樂齋寄數百金，爲養命之資而在京無法辦理，不得已在上海設法，聞滬號皆已停匯，而弟事迫切，無論如何，總求貴號一辦；又恐育甫兄遠老號調度，因而受過，故弟冒昧持愛，肅函請罪，總求代弟費神一辦，他日晤談，容再百拜叩謝也。（和局成弟即回晉辦理路礦事）弟由滬撥貴號三千五百金，以二千還弟舊欠，以五百代弟寄汴。俄行福公司諸事，皆一切照舊，和局一成，即當照辦。弟他日到晉，心先將弟舊欠一一料理清楚，決不作負心人，食言而肥，令兩兄代我汗顏也。弟奉慶王札，辦理美界安民各事，又俄行福公司，又皆有人在京，不願弟出京。弟只好在京小住，一切妥善，堪慰愛廬。和議不易辦，大約明年春夏之交可望有成了。手此，即叩

弟仁百拜叩上

定甫東同此叩安，遞近况感。

冬月十七日收到朔州徐葆生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前誦

惠書，比緣初至，朔州諸事匆促，未遑裁復，抱歉良深！元冬屆候，辰維履祉便蕃，時祥絡繹，慰協頌忱。弟勵驟晨霄，慚無寸補。胡嵩齡函來道，有匯寄湖南平市紋銀千六百兩，特請尊處妥寄，道遠人稀，摺子不便奉寄，茲特函托照數速匯，因湘中待用孔急，能趕年內匯到爲妙；將來算賬，即用此信爲憑，弟明正進省携摺會算也。瑣費清神，莫名感叙，手此。敬請

台安。鵲候

回玉，不宣

冬月二十日與賈子詠寄去一信

愚弟名另頓首

子詠仁兄鄉大人閣下，暖違，

塵教，渴想殊深，叠奉蘭函，敬領種切，辰維

冬祺葦吉，履祉凝祥，乃頌乃慰。憶自京師兵燹以來，令人聞之殊深浩嘆！閣下身臨其

地，究不悉如何驚惶，迺讀手翰，悉奉慶王辦理美界安民事務，足徵忠義爲懷，吉人自

有天相也，曷勝欽佩，承蒙由申償還鄙款二千。近接鄙申號信報，業已收訖，如數收註

尊賬矣。至懇免豫之款，



閣下以匯號皆爲停匯，恐育甫拘漢不敢應匯一節。按以時局未定，各莊固不敢冒昧從事，惟以閣下齊督要需，從無斬函，亦屬義不容辭之事，且吾輩交情，非同泛泛，敝閣仁亦均深悉。前者弟等聞及寶眷移豫，卽慮時事維艱，恐有需欸不資之苦，曾於閏月念日，由祁已經信囑汴號，令其就汴額加關照貴宅，若有需欸，卽令儘力酌給云云。何況匯欸能不効勞，近接育甫來信，據報遵照原欸已經如數兌汴矣。匯費未扣俟閣下晉時，再爲結楚可耳。再來諭亦及楊朗翁翁赴，道經我省，該川資不足，囑給云云，昨接汴號來信，據云揚君因蕪席一帶行走不便，故繞道河南，其所帶之尊函，已留汴號所有川資，汴號已向關照，渠云足需。合併陳明。晉省一帶，十二三日晉降祥農，三四寸，深慰農望，惟饑饉之年，京津及東三省失落晉省銀錢無算，以致窮富失業，民不聊生，奈何奈何！和局如有成議，尙希惠我數行爲盼，肅此奉覆。敬請  
爐安。並頌

冬祉。

名另肅

冬月二十三日收到陳德隆寄來一信

違隔芝顏，倏經數月，每懷雅範，時切馳思，敬維

石菴仁兄大人起居康，貿易吉羊，爲祝爲頌。弟碌碌無長，乏善可述。惟京師自七月二

十一日被洋人打破前門後門東四牌樓錢舖，外東華門大街各處，被燒者不可勝數，銀錢庫洋人取盡大倉米石被洋人任意售賣；錢當兩行，俱皆被搶，京城之凋零可慘，幸而洋人施恩，出告示安民，各安生業，人心稍定。迄今雖未大定合約，看此光景，即在冬月初間，此大概之情形也。弟與敝上雖受艱險，尙屬平安，差堪告慰。今有梁鴻傑（乳名根源）與吾至交，令其持函回家，懇向閣下貴莊借紋銀二千金，見字卽付，決無舛錯，容日面謝。肅此蕪緘。請敬

台安。并問

潭第清吉不一

愚弟陳德隆頓首

冬月十九日收到朔州正堂徐葆生寄來一信

子庚仁兄大人閣下，一陽初復，萬卉爭新，敬維動定百宜，起居多福，慰葉頤悅。弟票亦如恆彌慚會。昨有一書，由義泉泰轉寄，誠恐遲滯，茲特以一函奉致左右，尙祈察照。胡松林持去匯湖一千六百元一函，乞從速匯去，湖需用甚迫，能趕年內到爲妙，前時因事匆忙，不及寫信，又不及帶摺子，此刻欲寄摺子，因無妥便不放心，只求照信辦理，以此爲憑，明年正月到省，携摺會算，諸費清神，謝謝。不盡清神，敬請時安章甫兄並候

冬月十九日收到賈子詠寄來一信

答子詠

子庚樂齋仁兄大人閣下，前由滬寄上一緘，並還貴號舊欠二千金，未識已達

左右否？比維

起居安舊，凡百吉羊爲祝。弟總日碌碌，乏善可述，惟盼和議早成，自當還我故吾，此後承教，正有日也。揚朗軒觀察，弟之至交，爲人精明幹練，時事多艱，如此才調前程，殊難限量，刻有事西安，道出

珂鄉，如有通融些許川資之處，望

推愛應付，感同身受，朗翁與楚南成齋二君皆熟識。弟近月來俗况，難盡述，問朗翁可略得梗概也。手此，卽叩

升安

弟小景仁頓首

定甫兄同此叩安，楚甫成齋如晤亦望致意。

冬月二十日與雁平道恩大人寄去一信

兩三觀察大人閣下，前月念五日，曾賁蕪函，諒邀鈞鑒，敬維

冬祺暢適

鼎融綏和，以欣以頌。和議之事，近接鄜陝號來信據云，聞及度邸李相電奏各國，非中  
國重懲首禍之王公大臣數人，不克戡議云云。聞已降密旨，暗派桂月亭司徒，解莊王來州  
府圈禁，瑞王前開投奔寧夏，聞派伊少君侯大爺前去迎回，備住蒲州，一同圈禁。毓中  
丞派委解赴新疆守罪去矣。近又聞各國索款，係十二條，我國電覆大綱，擬似允行，惟賠  
款要四萬萬，嫌其數鉅，以求其少，不知各國能肯減之，視此情形，成否在此一舉耳聞。  
各國以重懲王公。

兩宮回鑾爲極要關鍵，其詳附錄條款，覆電底兩紙，至希電鑒爲荷。以上各情皆係得於傳  
聞，不知確否？想

尊處必有確信，如有所聞，當希公餘之暇，惠賜數行是盼。省南一帶於十二三日普降祥雨  
三四寸，麥苗得濟，惟太汾兩府，間以貿易爲生計，今京津及東三省均被蹂躪，且值饑饉  
之年，民多不堪其苦矣。合併奉聞。泐此敬請

預兆也。肅此奉

上。敬請

助安。並頌

升祉。

蔭庭  
章甫附筆請安

臘月初八日收到沈正守寄來一信

香圃兄台大人閣下，驛路遠隔，雁函鮮通，憶昔并垣聚首，條忽已經七載，近想潭祺多佳，履祉集瑞，爲頌。弟碌碌依然，乏善足述，所幸諸凡順適，眷屬較平，堪告塵注。十月十八日弟奉委轉運來省二批小麥，日內可到，俟領有批迴，仍卽擬旋歸化，茲聞澤藩卿在祁勸辦軍賑，捐輸在六萬之多，若各富戶不願請獎，似可移獎外人，省中諸友，從弟購覓數千，得以過世，惟思現值多事之秋，大小臣民，皆宜圖報之候，奈官微言輕，徒有浩嘆！化城地面，仍然澁滯，雖然稍有微蓄，核算仍不濟事，既聞各富戶餘款可買，務請吾兄就近祁打聽，各富戶請獎之外，仍有餘剩項款，祈費神購覓數千，在各富戶已算捐助軍賑，獎無可請，果能二三成買就，餘款俾弟得以加捐，是覺兩有裨益，叮嚀妥貼，尙祈飛函亦悉爲盼。今風聞俞逸示署兩湖制台，錫清弼湖南，岑春暄來山西，張香帥帶兵赴秦，馬軍有月之十六日開差去河南之詔。恩甫不日履新，帶有隨員數人，想口外必另有一番整頓也。專此奉懇，並以附聞。敬請台安百益。

弟沈正頓首

樂齋

定甫兄前均乞致意消候。

至文

臘月初十日與沈端卿寄去一信

端卿仁兄大人閣下，久違

鈞範，渴慕時深，適奉雲箋，積懷頓感，敬維鼎祺納祐，履祉延羸，爲頌爲慰。來諭承委詢購捐款數竿一節，隨即飭夥察聽，奈祁地暫乏賣者，惟聞太谷錢有捐款數竿，欲以三成轉售云云。惟此番之捐銀，本係軍餉賑款兩事，刻聞部處獎賞有虛銜實職之分，究不識何項歸實，何項歸虛，其各戶之捐款，亦不曉歸何若干，有願賣者，皆係盡數售賣，既不能分明摘買，則不免買就虛款，但

閣下既爲過班起見，則恐買就虛款，難濟閣下之事，因特奉信相商，至祈酌奪，並希將虛實詳詢明確，可否購買若干？希速示知，以便遵辦爲荷。肅此，敬請

升釐。並頌

台安。

樂齋

定甫均附筆致候。

至文

臘月三十一日收到沈守正寄來一信

香圃兄台大人閣下如握，接奉

惠函，得悉穩切，諸承 關照，感銘無既，近想

春祺迪吉。履社時和爲頌。二批寧糧已於望後到齊，已於十九日北上，暫到僞關縣過

年，俟新正月間再行去化。至今次捐款，均可邀請實職，如今春間各處派捐之款，只能請

虛銜封典，仍以三成上兌，若太谷錢行果係今春夏間所捐之款，毫不濟事，即可暫作罷論

。如係新近所捐，仍請斟酌購買四千一百兩，擬捐該用儘先知縣。並同知銜，即可夠了

。今奏晉賑捐各款，與陝西四六分用，故多有報銷軍餉，陝西即可分不着，擬以四成上兌

，奏晉賑捐，聞定一成五上兌虛銜封典，在本省捐者，仍須三成，若在外省捐，即可以一

成二核算，今日起身回化，草此。敬請

台安

沈守正頓首

臘月二十二日收到武海卿翁寄來一信

樂齋仁兄大人閣下，前經貴處，得接一信。

清談，又復領以盛筵，假以厚資，於流離溟涬時，逢茲高誼，感激之忱，何可言喻。

刻稔

利運亨通，福躬佳善，允符私頌。到陝以來，一切尙托庇平順，惟署中舊案新章，無一存者，辦理幾同草創，而年穀荒歉，米殊薪桂，長安居，大不易，至此益信。所幸貴號趙子敬兄，遇事極爲關切，不勝感謝之至。刻下和局將成，大欸十二條已議，小節目尙未商妥。回鑾大約總在明春，知念附陳，此後魚鴻有便，惠望數行，以當良晤爲盼。泐此鳴謝，卽請財安。

武玉潤頓首

許石安 段子瑜

均致意問候

孟馨齋 王五雲



## 六 附錄

山西票號爲中國近百年來的金融機構，但關於票號的記載甚少，茲將各家所論票號未發表過的稿子等，附錄於左：

### (子) 調查山西票莊記

韓業芳撰，韓業芳字芸青，山西文水縣人，曾爲山西商業專門學校教授，作有調查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於民國十年以煤油印單行本，余去年調查時所得。茲錄於左：

#### 一、票莊創始緣由

票莊一業創始於前清乾隆嘉慶間，當時有平遙縣城內人雷履泰者，領平遙蓬蒲村李姓，（俗呼李一魔子）之資本，在天津開設昇顏料舖，販賣各種顏料，因在四川省重慶府自製銅緣分銷各處，其時只知道有昇顏料舖之名，無所謂票莊也，當時買賣貨物及來往起運現款，小宗銀錢係商人自行攜帶，大宗則歸標局保送，故保標一業，厥時爲盛，而精拳術武者，亦馳名於各省焉，迨洪揚之役，四川兩粵之地，路途不靖，起運現款，不特個人攜帶時被劫搶，即保標各勇士亦無所施其技，而運轉於是不靈，夫銀錢之收交

，隲乎商業之信用，而萑苻多盜，道路梗塞，銀錢不能因時收交，信用行將墮落，此則各處商人所隱憂，而心靈手敏之雷履泰，所以發生匯兌之念，開數十年商業之大利源也，雷君時爲日昇顏料舖執事，因運其靈活之腦筋，創一匯兌之法，凡商民來往銀，銀無論大宗小款，此收彼交，凡交彼收，祇煩一信之通報，而收交之期毫釐不爽，且省路費，免轉運，防劫失，誠所謂一舉而三得者，按該舖於匯兌際量，各處錢色之高低，銀勢之鬆緊，道路之遠近各，其匯銀之數目，而加匯費，卽所謂匯水也，此卽該舖創始時所得之利益也，雷君之發起此業，所以能暢行無阻者，其原因有二，（一）由該舖東李氏，爲山西巨富，銀錢往來無阻，長袖者自善舞也，（二）由雷君信用素被該處商民信任不疑，卽以大宗銀錢交之，猶寄外，府職此之故，所以營此業二三年，而獲利數十倍。由此日昇昌之名大著，而仿行之者亦漸多矣，繼起者蔚泰厚蔚泰，厚布莊營業也，執事爲平遙邢村人毛鳳翽君目，日昇昌匯兌之發達，亦由布莊招徠匯兌，大獲盈利，與雷君因爭利互相猜忌，遂成仇敵，後雷君竟名其子曰鳳翽，毛君乃名其孫曰履泰，以作報復，俗云同行是冤家，古人云兩雄不並立，洵不誣也，此雖係商私，然此一段笑史，至今人猶樂道之，皆曰雷毛二君爲票莊之創始人，沒世名稱，二君亦不朽矣，此票莊創始之緣由也。

## 二、票莊之分幫

業自雷毛二君發起後，繼踵而行者日漸增加，然皆由他行而附設，改設者，至

咸豐末年，則領資本，專營匯兌業者，相繼而起，於是三幫之名以分，在平遙設立老號者曰平幫，天成亨蔚盛長新泰厚協同慶蔚豐厚蔚長厚協同信百川通日昇昌蔚泰厚，是在祁縣設立老號者曰祁幫，元豐玖巨興隆巨興和存義公三晉源大德通大德恆長盛川合盛元是也，在太谷設立老號者曰太谷幫，志成信協成乾錦生潤，是各幫各號細則，雖不相同，而匯兌性質不異，設老號於本縣設，分號於各處，有一號而設分號三十餘處者，分號之多，以日昇昌天成亨蔚泰厚存義公大德通大德恆志成信協成乾各莊爲最，其設分莊之地點，必擇商務繁，盛各省交通之處，以期匯業之流通，分號愈多，營業愈盛，此祁太平三幫之名所以加傳人口也。

### 三、票莊組織之情形

老號設總理一人曰掌櫃，設協理一名二掌櫃，設管內事一人，管賬三人不等，管信稿三二人不等，跑街者三四人跑，外者鄰封各路三五人不等，掌櫃二掌櫃總理全號大綱，管內事一人，凡號內一切大小事務，皆由此一人經營之，誠要職也，管賬管信二職，名雖不同實，則互相資助，共同辦理，蓋必賬務明而後能寫信也，跑街者每至夜歸，必至掌櫃及管內事人等前，將本所營事業及各莊各行商情詳細報告，共同研究，跑外者由鄰封歸來，亦同，由是各路銀勢之鬆緊，匯水之漲落，可以知梗概，而營業之籌劃可展，此老號之情形也。

票莊分莊之情形

分莊由老號中擇資格較優者一人，派往經理分莊事務，名老板，隨帶老號圖章碼砑各要件，以資信用，其帶夥友之多少，視該分莊事務之簡繁而定，各夥職務與營業情形與老號同。每日市面銀錢行情平穩時由通信分報連號各莊，如遇情形暴漲暴落時，未通電報前，用加緊專信報告，有直接關係之各分莊，其無直接關係各莊則用通常信報告之。設立電報後則由電信報告之。每至月終將本月內之營業，詳細造具清摺，報告老號及連號各分莊，並於造具清摺後附報後三月之比期詳告收支三銀，或餘或不足，以通消息，而資聯絡，令各分號爲收交生意上之預備。年終結賬一次，報告老號，以結老號之總賬並分報連號各分莊，以便核對通年賬目之有無錯誤，以清界限。至各分莊老板經濟上之籌畫，營業上之運用，全視其才智之優劣，如才智優長，交游最廣，每至此期，無論銀勢鬆緊皆可無措裕如，（例如如此期存銀一萬兩，忽有電報令交款十萬，亦不致拮据難辦），倘才智庸愚，每到此期，銀勢一緊，則張皇失措矣。此票莊分莊之大概情形也。

#### 五、票莊盛時之情

票莊以匯兌爲營業固也。而其所以大獲勝利者，不僅在匯兌而在存款，存款多則匯兌靈通，匯兌靈通則匯水利息源源而來矣。票莊存款之收儲，動輒數百萬，且多不計子息，各莊借此以營生業，而獲利息，既本少能獲利多，復長袖之善舞，此票莊之所以極盛，非

德行之所趨及也。吾晉票莊祁太平三響，共二十餘家，自光緒學午後，爲增盛時代，自庚子至辛亥，爲極盛時代，每家存款多則七八百萬兩，少則二三百萬兩，每年結利共得利銀五百餘萬兩，四年賬期，每家每股掙銀二萬兩一萬兩不等，此外八九千兩五六千兩者平常數耳，如平幫之百川通共資本二十餘股，每股掙銀二萬餘兩則四年共掙七十餘萬兩矣，日昇昌共本六十餘股，每股掙銀一萬二千餘兩，則四年共掙七十餘萬兩矣，祁幫之大德恆大德通，皆以二十餘股，每股掙銀一萬兩九千兩不等，則四年皆掙二十餘萬矣。太谷幫之協成乾志成信，亦皆二十餘股，每股各皆掙銀一萬二千兩則四年亦皆掙二十餘萬兩矣。其他掙十餘萬兩者，尙居多數，然此猶除過各分莊各老板之應酬衣資揮霍等費十分之三四耳，若連此共計則四年所掙餘利，尙不止此，寬綽分可謂擅商業之利權極一時之盛事也。夫本大利寬，爲商家之要素，以各票莊之原本計，每家不過十餘萬兩，卽後來獲利倍本，每家本錢亦不過增至二三十萬三四十萬耳，今三年之中，卽獲利六七十萬二三十萬，此何故哉。存款既多，所以獲利自廣也。自票莊信用大著後，勿論官商士庶，積有金錢，皆願儲票莊，冀圖保重，上而公款如稅項軍餉邊遠各省丁漕等，下而私欸如官場之積蓄紳富之儲藏等，無一不存票莊之內，所以每家倍欸至七八百萬二三萬之多。且公款皆不要利息，私欸雖利息不過二厘三厘耳，而票莊以此無利息巨欸，轉放可得八九厘之息，此何如勝利耶。故存款愈多，獲利愈大，各票莊原本雖僅二三十萬，加此數百萬之存款，所以本大利。

寬，無往不利也。夫公款之不要利息，亦自有故。考前清定例，凡屬公款在京則存戶部，在省則存藩庫，並無令存票莊之明文，所以存儲票莊者，官場與各莊老板來往之私人情耳，故不敢行息也。所以各碼頭之老板必須幹練精明，應酬嫻雅者，力能勝任，蓋博得長官之歡心，能爲官場所信任，自能青跌飛來也。昔有平遙人邱泰基者，爲日昇昌四川湖南陝西各分莊之老板，聰明都雅，才學兼優，而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窮奢極侈，官富不如，忌之者讒言於老號掌櫃，掌櫃曰：「彼之奢華，吾豈不知，而各分莊之每年結利，皆不若伊之多，是其利之多，正由其奢而來，不奢則利微矣，商人重利，奢何害耶。請退勿多言。」聞者皆謂掌櫃之知人而善任，由此以觀，可知當日票莊之盛況矣。總之，一本萬利，以票莊爲大觀，鬥美爭華，以票莊爲極點，此卽票莊盛時之情況也。

#### 六、票莊現時之情況

票莊至今較辛亥革命前大有一落千丈之勢，記者調查所至，見昔之金碧輝煌者，今則闐淡蕭條矣。昔之門庭如市者，今則零落人稀矣。甚有改易門面，他人入室者，盛衰頓異，感悼奚如，推厥由來，非因人謀之不藏，實則時勢所使然也。考甲午之亂惟山海關外一部分稍受損失，皮膚之患，於元氣毫無損傷，雖存款之家，均生戒心，時提款撥兌之舉，而票莊元氣正充運應咸宜，信用由此益著，而生意增盛。庚子之亂，雖在內地，而受傷者不過直魯兩省，肢體之傷，仍非心腹之害也。各票莊正在元氣充塞之時，恐存款之家心生

疑懼，遂思一先發制人之計，極力推還存款不爲存儲，而存款家知各莊之殷實無慮，不惟不提，而存之者愈多，由此而票莊之信用益昭，生意更盛矣。自甲午庚子兩役後，爲票莊極盛時代，職是故耳。詎料日昃日食，否泰循環，辛亥革命，患起當心，武昌爲全國之中堅，扼商務之樞紐，一方風動，各方響應，票莊之總機關，滯塞不靈，而各機關因之停擺矣，匯兌既不靈通，外欠不能收入，存款者逼提日急，各莊應付無策，當此之時，各莊中之財東富有資本殷實者，如能顧全大局，固結團體，酌盈劑虛，互相資助，以思想付外債之法而籌畫得宜，衆擎易舉，雖不能恢復舊觀，亦不至全軍覆沒，乃各莊私心自護，各自爲政，無力者避債無台，有力者反思羣山皆倒，方顯一己之嶢嶢，因仍效甲午庚子時應付存款之法，提則應之，索則償，不知原氣已傷，今非昔比，外雖慷慨從容，內已收索淨盡，眼前之瘡雖醫，心腹之肉已剝矣。縱一時勅強配持，而各票莊倒閉已外，唇亡齒寒，外強中乾，久財則撐拄無力，大小羣山，仍歸一齊俱倒，所以至今三幫票莊僅存超富招牌三四家，景星碩果已昇強拏之末，亦僅不欠外債而已，若云恢復舊觀，則不易也。而現今票莊之最受影響者，則又有銀行一業，票莊放賬，專主信用，銀行放賬專重抵押，然人心不古，信川漸失，票莊於此大可因時制宜，乃泥古不變，不知仿行，所以一經變亂而所放之賬，皆在紙上空談，毫無把握，倒賬之害，焉能不受，且銀行帶有官報習氣，本多勢重，不惜重利吸收存款，或六七厘或七八厘不等，票莊則守二三厘或不行利之舊例，不知變通拘泥

，望今所以銀行盛而票莊敗，銀行存而票莊亡，大局已不可收拾，即今超富招牌之三四家，雖如碩果之僅存而優勝敗，終歸天然淘汰之列。昔日何其盛，今日何其衰，撫今追昔，不禁感慨係之矣。此票莊現時之情況也。

(丑) 晉商盛衰記

嚴慎修撰，嚴慎修字敬齋，山西河津縣人，曾爲山西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於民國十二年以沿印印行晉商盛衰記，其中第二編第一章爲匯票莊茲錄之於左：

(丑) 晉商盛衰記

票莊經營，爲山西極有系統之商業，創始於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有雷君履泰者，平遙縣人，領本縣達浦村李姓之資本，在天津開設日昇昌顏料舖，所販顏料中，有銅綠一種，出四川省，因自往重慶府製銅綠，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日昇昌顏料舖之名，遂喧傳於四川天津各處尙無所謂票莊也。爾時各省買賣貨物，往來皆係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自攜帶外，多數由鏢局保送，故保鏢事業，厥時甚盛。但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雖有保鏢武士，一遇多人，則寡不敵衆，運轉於是不靈。夫銀錢之收交，關於商家之信用，乃荏苒多盜，梗塞路途，銀錢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將墮，故爲各商所深憂，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君，出乎其間，乃發明新業，爲金融界開一新紀元。



焉。雷君時爲日昇昌號執事，慨運款之不便，憫各商之束手，遂創興匯兌一法，凡往來銀錢，無論大宗小款，皆攬收該舖，代爲收交，此響彼應，無需現連，祇煩一信之通，出納不爽毫釐，且省路費，免轉輸，防劫失，一舉而三得焉。該號於匯兌之時，量各處銀色之高低，金融之通塞，交通之順逆，各按其銀錢所匯數目，加以匯費名曰匯水，此該號初期匯兌時所得之利也。夫該號不過一顏料營生耳，各商以大宗款交之，而能信任不疑者何哉？一由該舖東李姓，俗呼曰李二梅子，卽李二魔子。李魔子名文質，平遙達蒲村人，俗名李二魔子，因其有瘋症也。平遙人讀魔字音近梅，故曰李二梅子。爲山西巨富，銀錢充裕，長袖者自善舞也。一由雷君信用素孚，各商交銀猶外府也。職此之故，交者信任日深，匯款者通行無阻，匯款愈多，匯水愈厚，行之一四年，而獲利數倍，由此日昇昌匯兌之名大著。金融界之新法亦大行，而繼起仿行者有人矣。同時有蔚泰厚行布莊也，其執事爲毛颺鳳君，亦平遙人，慕日昇昌之發達，由布莊招攬匯兌，亦獲厚利，與雷君因招商爭利，互起猜忌，遂成仇敵，致有雷君名子曰鳳颺，毛君名其孫曰履泰之暗鬪，俗所謂同行是冤家，兩雄不並立也。雖曰淺識心褊，然此一證歷史，至今人樂道之，咸稱雷毛二君爲票莊之發源人，沒世名稱，二君亦不朽矣。此票莊創始之情形也。

## 二、匯票莊 時之情況

票莊自雷毛二君發起後，利在人趨，仿行者日多，其初率由他行改設，或附設之，至

咸豐初年，領資本專營票莊者，相繼而起矣。平遙則有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協同慶，協同信，百川通，蔚豐厚，蔚長厚，寶豐隆。祁縣則有元豐玖，巨興隆，巨興和，存義公，三晉源，大德通，大德恆，合盛元，大盛川。太谷則有世義信，志成信，協成乾，錦生潤等。皆日增月盛，踵事者華，就總號所在地，分爲三幫，總號在平者曰平幫，在祁者曰祁幫，在太谷者曰太谷幫。設總號於本縣，設分號於各省，分號之多，以日昇昌，天成亨，蔚泰厚，存義公，大德通，大德恆，志成信，協成乾爲最，皆三十餘處，俗云「日昇昌匯通天」，蓋謂分號之多也。是時籌餉例開，報捐者多歸票行承辦，而事業日盛，嗣洪楊起義，南七省用兵籌餉，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轉運艱難，國家以票行可靠，於是軍餉，丁糧，胥歸匯兌。同治以後，規模益宏，即邊陲之協款，內地之賑撫，皆資票行，以爲挹注，一紙之信遙傳，百萬之款立集，而國帑民咸受其益，可謂盛矣。夫三幫營業，固以匯兌爲性質，然其所以大獲勝利者，固資乎匯兌，而亦資乎存款，存款多則匯兌靈，匯兌靈則利息匯水，源源而來，生生不已，存款實各票莊之無盡寶莊也。查各莊存款，多則銀七八百萬兩，少則銀二三百萬兩，且官款不計利息，其私款之有息者，不過二三厘耳。故每至年終獲利三幫合計，共有五百萬兩銀之多。是固票莊信用發達之結果，亦實西人忠誠謙和之所致也。自光緒甲午之役後，祁太平三幫共票莊二十餘家，若論每家原本，皆僅十餘萬兩，即後獲利倍本，亦不過增至二三十萬三四十萬而已。然至四年賬期，

每股可獲利銀二萬餘兩，一萬餘兩，其每股獲利銀八九千兩，五六千兩者，常數耳。光緒庚子，清帝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執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集霧合，幸賴各埠同心，應付裕如，由是而信用益彰，生意尤盛，如平幫之百川通，原本銀十萬兩，作爲十股。連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二萬二千三百兩共，獲利六十六萬餘兩，日昇昌，原銀股三十股，又人股四十股共七十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一萬二千兩，共獲利八十四萬兩。祁幫之大德恆，原本銀十餘萬兩，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一萬兩。大德通，原本銀十餘萬兩，亦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銀九千兩，太谷幫之志成信，協成乾，皆原本銀十餘萬兩，共分二十餘股，而四年結賬，每股獲利一餘兩。以外各家，每股獲利七八千兩者甚多，其獲利五六千兩者，下乘也，然此猶各除過碼頭之應酬衣資，飲食，及一切揮霍等費而言，若並此計之，則年四中各家獲利尙不止此數。嗚呼盛矣，說者謂山西票莊，自光緒甲午後，爲增盛時代。自庚子至辛亥爲極盛時代。信然，票莊在甲午前，各號真體內充，已具蓬蓬勃勃之氣，雖經甲午庚子兩次戰爭而內容不虧，存款者提取自如毫無停滯，由是信用益著，存款益多，蓋甲午之役，患在關外，庚子之亂，禍僅直魯，肢體雖損傷，心腹毫無妨礙，所以信用大著，商官士庶皆知票號之殷實，雖經變亂，亦能保存，凡有積蓄欲存儲票號，以免遺失。官款則於稅項，軍餉協款，丁漕私款則有官吏官囊，紳富家藏，無不提負而來，堆存號

內，大有揮霍不去之勢，所以各號存款，積有七八百萬兩，或二三百萬兩不等，且官款皆無利息，私款雖有利息不過二厘一厘，票莊以無息之巨款轉放可得六七厘七八厘之息，存款愈多，利息愈厚，長袖善舞，所以無往不利，而擅數十商之勝場也。嗚呼使西商此時稍有新識，以此巨力，用之於實，則我國當不至如今日之窮，而西商亦當不至如今日之困矣。余觀今日西商之狀況，余不禁悲從中來，而言之短氣也。若爾時官款不行，亦自有故，前清定例，凡屬官款，在京則存國庫，在省則存藩庫，在票莊者，官場與老板之私人情耳，故不行息也，所以各票莊各碼頭之老板人才，必選幹練精明，應酬嫻雅者充之，方能勝任而愈快，蓋博得長官之歡心，青芙自然飛來也。昔有某君，爲某票莊分號老板，聰明幹練，都雅宜人，處處官場往來，大有飲醇自醉之風，惟天性豪爽，不吝小費，起居衣食，亦備極講究，忌之者以奢侈譏於總號長，號長曰「某之奢吾豈不知，然每年結利之多，他人皆不伊，若須知伊之奢，非奢也，其意實爲號事奢耳，蓋不如此則交遊不廣，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又何害也，請退勿言」聞者皆謂號長知人而善任。而票莊老板，各號中如此人者，尙多多也。老板如此，夥友可知，一號如此，他號可知。而祁太平三幫每年所結餘利，尙有銀五百餘萬兩之多，有獲利之厚，生計之裕，權勢之大，可想見矣。此票莊盛時之情況也。

## 三、匯票現時之情況

票莊現今，較辛亥革命前，有一落千丈之勢，見者不勝昔之感焉。光緒己亥庚子兩年，有友節平遙程氏家，程氏蔚長厚票莊財東也，近票莊之居，據票莊之人，聞票莊之事，悉票莊之情，其赫巖赫巖，肥膩龐大氣象，曾習見之，今隔二十年，而調查所至，見昔之門楣光整者，今則金壁凋殘矣，昔之居體養氣者，今則意懶神灰矣。招牌雖然高掛，門戶寂寥常關，且有下牌遷徙，鵲巢鳩居者，亦有閉門下鍵曹部一空者。盛衰頓異，感悼奚如，推厥由來，固由時勢所使然，實亦大謀之不藏也。溯甲午之戰，受損失者不過山海關外一部分，皮膚之患肢體無傷也。庚子之亂，雖在內地，惟直魯兩省，稍有損失。肢體之傷，心腹無恙也，雖當時放款之戶，生有戒心，有提款停兌之舉，而各號運氣正盛，真體內充，凡有提款，應時不爽，且有欲擒先縱，故意推還存款，不爲存儲者，於是放款者始信任不疑，而存款較前更多，生意猶感，此甲午庚子兩亂後，票莊盛極之所由來也。無如保泰持盈，識機知微者，寥寥無幾，龐然自大坐享其成之票莊，適又遇辛亥革命，武漢一呼，四方響應，各票莊於此既無事先之準備，亦無處變之明識，多攜款逃歸，各圖安逸，於是匯兌不能通，外欠不能收，存款不能保，而放款之戶，逼提日急，老板既已逃歸，夥友更應付無着，內兵已盡，外援不來，於是乃束手待斃，一敗塗地矣。當是時也。各票商資本充裕者，若能顧全大局，固結團體，酌盈劑虛，設法彌縫，一方籌畫應付債權，一方籌畫改進方策，則衆擎易舉，雖不能恢復舊觀，亦何至今軍覆沒，乃各莊當事者，私心自

衛，不顧全局，而財東尤茫無所知，一籌莫展，於是無力者相繼倒閉，有力者亦孤掌難鳴，途相率而歸於衰止之途矣。說者謂不結團體，爲山西票莊失敗所由來，而泥古不變，夜郎自大，財東號掌盡養成一種驕滿頹廢，全無新識與改進勇氣之人物，尤爲失敗之大原因。現今三幫票莊，皆倒閉矣，平幫之日昇昌蔚泰厚方鐘抵禦外債之法，蔚豐厚已改爲銀行，亦不發達，祁幫之存義公，現在辦理外債，月內即可清楚收市，惟喬氏之德通，渠氏之三晉源現尙開門營業，亦僅不欠外債而已，無發生力也，太谷幫家數甚少，久已倒閉，惟曹氏之錦生潤魏然獨存，而去年東省光帖之害，賠累甚多，今亦閉門收賬，不復營業矣。總之三幫票莊，零落殆盡，現今雖有富東票號二三家，亦碩果之僅存，而優稱劣敗，終歸天然淘汰之列，噫昔時何其盛，今日何其衰，前日衣錦食甘，攜資而歸者今皆坐困愁城，歎食衣之爲難，生計之無矣。嗚呼將奈之何哉，此票莊現時情況也。

### (寅)山西票號之構造

頤尊三撰，頤尊三山西祁縣大韓村人，現任大德恆票號經理，此稿係民國二十五年作，茲錄於左。

#### 第一章 緒論

我國輕商之風，沿襲既久，故自命高尚者，常不屑爲，弊之所在，由於古時商業自由

發展，無一定之訓練與組織，且種類繁多，良莠不齊，自不免有少數敗類，非淺襲取錄是而詐僞之技日滋，害羣之馬日衆，智識階級引以爲憾焉。究其謀富之增殖，爲人生應有之事實，遠不同於掠奪乃正，當職業之一決，不因業商而損其品格，今即以社會人類思想而定論，品格高下，上等利己利人，中等利己不損人，下等爲利己而不惜損人止此三級而已。若損人不利己之事，雖至愚不爲，而況有智識之商人乎！余以商人之中苟，非喪心病狂之流，不但損人不利己之事不肯爲，卽利己果有損人之疵，恐亦不輕幹也。

商業首重信用，而信用之賴以維繫者，厥惟道德，查山西票號之創始，已在我國商業進化之初，係由經濟家與道德家合組而成，一切措施，皆有一定之訓練與組織，斷非毫無智識之普通商業可比擬。

## 第二章 山西票號之起源

山西票號之興末，計有中興銀行月報四卷六期載廿四年六月衛聚賢述『山西票史起源』，山西卷二期廿四年一月范椿年述『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民國六年六月山西平遙縣李贊廷家藏李宏齡著『山西票商成敗記』，交行通信五卷一號，交通銀行民國二十三年新濠添述『山西票號一盛一衰始末記』，山西省商業專門學校民國十年二月著『晉商盛衰記』等等，記錄很多，各據所知，或發表於雜誌，或刊登於報章，以爲現代國學經濟之研究。然而山西票號過去之歷史，從前本無專載，故各家之創始與沿革，類多傳聞之詞，

卽或所述之事實真確，緣彼時各個家之組織方面，尙分獨資合資，營業方面亦觀感不同，有的着重大宗投資，有的注意散攤社會，且財東資力厚薄，大有關係，所以流作之蹟，難免稍有出入。

惟創營之起源，當以有清嘉慶二十年，平遙日昇號顏料業經理雷履泰由川採辦顏料，運往平津瀋陽等處銷售，感於道途遙遠，資源回轉不易，聯想藉用來川售貨商家之滙兌，及吸收當地官商富紳之積蓄，發明匯票，少票爲匯撥款額之信據，出而試之，極合社會之需要，遂另立日昇昌票號，專營匯業，後之營斯業者，直如雨後春筍，計分祁太平三幫（卽山西祁縣太谷平遙），多至二十七八家，每家分莊三十餘處，人位總額二三百一二百不等，於是晉省中區人才，遂爲羅致道盡，并以此業利己利人，足以增殖社會生產，講通各地供需，減少運輸險累，平衝金融消長，悉心研究，實地察訪，將各地員色平碼，逐底明白，銀根鬆緊，月季疲快，刻銘五中，機巧應用而生，社會歡迎不置，故方其盛也，進而掌握全國金融樞紐。

### 第三章 聲名洋溢

晉人皆以什票號長見識有價值，所以代傳家訓，輒以票號之教養，因人方法，論其子弟，且曰：因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遂爲商業人才之淵藪矣。

票號較優於普通商業之點，雖亦以營利爲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爲根據，大有儒學



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無，濟公私，顯宜信足行州里施變貊，近悅遠來，開銀行先河，創久遠之盛舉耳。

及後晉商各業，摹票號之教養與組織，漸行變化，遂亦增色不少，晉人之善於經商一語，由是而得焉。

清末泰東西各國，分派專員，越重洋而來我國，調查山西票號之組織，因無著作，未獲究竟，其聲名洋溢尤可概見。

惜乎山西不臨海岸，總號設於故鄉，所留資力雄厚之大德通大德恆兩票號，遇之不景氣之時局，又抱定暫避風浪之計畫，然其恆心毅力，信用釋健，足以羞死現代不經摧折之出幼稚銀行，倘能假以相當機會勢力扶植，疇昔之光榮歷史當必再見於今日。

#### 第四章 財東經理合作

山西票號成立之初，當財東起意經營，聘請經理，由介紹人之說項，或自己注意察訪，確實認定此人有猶有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票號經理之職責，則以禮召聘，委以全權，專採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

但神委之經理事前須與財東面談，偵察財東有否信賴之決心，始陳述進行業務及駕馭人員之主張，果雙方主見相同，即算成功。

故財東以資力獨佔一面，經理以指導下全體同人獨佔一面，即財力人力合作而成一具

體之商號也。手續簡單，意義很深，察其一撥一推，毫不苟且，結果相得益彰自然之理也。

### 第五章 信義之表現

由財東之識意的信賴經理，於是經理以忠義之答報知遇，此理之固然者也。最足使人玩味者，即財東將資本委諸經理，不加過問，靜候決算時報告，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喪失資金，財東不但不責經理失職，且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整旗鼓，蓋以商業賸賺，尤如兵家勝敗，倘出於誤而非故致遭損傷，亦須勵其前進，始可挽回頹勢，此信之表現也。

經理倘處環境不佳，恐貽損及血本，必揮其餘腕而籌退步，決不肯稍有疏虞，故營業範圍係以環境為比例，活動為主旨；務使操縱自如，決不行險徼倖，致碍個人人格，同事地步財東資產，此義之表現也。

語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票號所持信義二字，對內對外並無一致，倘環境不許擴展，無法投資，存戶存款累累，不能代為保險，非素有誼交，情誼難退卻者，轉予帶忙外，否則必說明理由，或減利，或交還，若為存款太多而經營不動產業，認為活款變為死產，非計之得，根本不為故，各莊營業處所，全屬租佔，取其經濟而日方便，宗旨在未實際，不重虛誇，所以有人問其營業狀況，縱為盈餘，亦曰平平，又加一層穩健之表現也。

## 第六章 財東之責任與職權

財東自將資金全權委託經理，係負無限責任，靜候經理年終報告本素營業方針，一切措使，毫不過問，每到例定賬期，（或三年，或四年，即決算期）由經理謁請，約日聚會，辦理決算，凡擴充業務，賞罰同人，處制紅利，全由財東裁定執行，經理為建議首席，聽其諮詢。

財東所負無限責任既重且大，特持其眼光遠大，信義待人，倘非喪心病狂之流，絕無視如手足，報以寇讎之理，說者又謂財東雖有常識，若自己去幹，遇事躊躇，反誤時機，故另請有胆有識之經理經營，稍佔一部份理由。

## 第七章 經理之職權與義務

經理既受財東信賴與委託，以經理同號事務，任重而道遠，所以事事不出於憂勤惕勵之一念，領導同人，崎嶇前進，其權限近乎獨裁而非獨裁，實即集權製也，蓋同人均享有建議權，非任何拘束，小事亦可便宜行事，大事則須決之經理。

每年例須巡視各莊兩次或一次，有時另派大員代理，此項舉措，萬分重要，凡人位之處度不宜，同人暗行不端，手續不合潮流，市面情況變遷，皆為業務上之阻礙，視察所得立時處理。

每年年終各莊營業報告表，並其附屬，編入財東年報，呈報財東，臨時須

報告財東，完成手續。

### 第八章 同人之取捨與選用

票號以道德信義爲根據，前已言之，故選用職員，教養同人，非常慎重，當練習生，求人說項之時，恐有不良遺傳，必先問其以上三代作何事業，出身貴賤，再偵詢本人之履歷資格，當面測其智力，試其文字，如屬合格，擇日進號，爲鄭重人格起見，名曰請進，即明白宣示個個人有升任經理之資格，使其得以安心服務，隨處發揮智能，果爲傑出人才，短期間即可得到相當職務，促其實地工作，造就常識經驗，否則一年之間，開除出號，令其及早另圖別業，恐一延長，徒誤彼之青年時期。

### 第九章 用人側重實驗

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用人之法非實驗無以知其究竟，遠則易欺，遠使之而觀其忠；近則易押，近使之而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之而觀其能，卒則難辨，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則易爽，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財易起貧，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危易改節，告之以危而觀其節；久事易惰，一班兩年而觀其惰；雜處易淫，派往繁雜以觀其色，期在練或磨而不礪，湮而不滯，方足以任大事也。故一號之中，不敢斷言盡皆忠、敬、信、智、仁、信、仁、有節有規十全之士，但不肖之徒難以立足。

### 第十章 教訓

重信用，除虛僞，節情慾，敦品性，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疾恨，喜辛苦，戒奢華，他如恆心，通達，守分，和婉，正直，寬大，剛勇，賢明。皆爲一貫之教訓。

凡事正大光明，私毫不講私情。所以父子兄弟不能同號，師徒雖有階級，然而心理平等，例須互相見諒，所以經理同人，猶如一家，上下相習，戮力一心，一個報着志存立功，專事報主，故業務上之統籌方法，計算上之經濟按巧，無一不通。每有身份極小而異以一莊領袖，不肯作弊，蓋恐失其人格耳，人格一失，准蔽耳目，商界上不克容納矣。

### 第十一章 養育

身力同人，每年給予應支及津貼。應支之性質，到賬期決算，如有紅利，當由應分紅利內扣除，津貼則每年出賬，例如經理身力一俸，每年給予千元，大抵應支津貼各半，未頂身力者給予薪金，每年至多一二百元，然一切食宿等費，全歸號中出賬，同人所得之應支津貼薪金，預量可以渡其中等生活。

同人設有婚喪等事，號上規定，經理同人照章隨禮，並派人賀弔。

在號有功，歿後撫卹同人，大抵在號上任過經理者。故後可享八年之應支津貼及紅利身力一俸，未曾任經理七年捌玖厘，不足一俸者六年，陸柒厘者五年，肆伍厘者四年，陸肆厘者三年，壹貳厘者二年。

所遺子弟才具良好，前來本號練習，仍與同人看待無異，若就別業，可代書信保證。

倘其家庭無何變故，本人確實隱靠，盡力幫助，故將同人心緒養成整個不願分欸之鐵團，每有羨他業利厚紅多而不願棄其母號者，職是之故。

### 第十二章 股本統事之性質與身股性質及增降

財東與經理成立協定，便將資本一次撥足，計每股一萬或兩萬，規定二十股或三十股，每到賬期決算，財東願將紅利倍入股本或另立統事，其統事為借貸性質，惟利息較低，亦分若干元為一股，共若干股，與正本一起決算，經理及重要職員亦可在統事股內頂身力，分餘潤，每號統事，或三或五不等，聽財東之便。

同人身股亦云身力，每一俸身力等于財股一股，大抵經理全屬一俸，間有頂一二俸三厘者協理九厘或一俸以下身股，職員按功蹟次第增長，倘有越章行爲，除重大案情，開除出號賠償損失外，如屬小節，情有可原者，由經理委公呈明財東，一面加以佑護，酌量處分，降其身力，以警寒茲，若雖屬同人錯誤而經理有失覺察，責罰司事者外，經理應受連帶處分，蓋懲經理不識其人，有時經理即自請處分，故經由同人，休戚相關。

### 第十三章 營業有一定之範圍

票號業務，由經理與財東議定，專理匯兌，存款，放款，一切金融事業，若中間羨他業利厚而欲兼營，為號章例禁，近來稍為活動，亦須向東預先聲明，經理以人確有認識，方可小試，否則雖獲大利，財東不取，蓋恐冒幹涉險，營私舞弊也。

## 第十四章 聯絡之密切

聯絡之原則，在商業上不外酌盈濟虛，抽疲轉快，八字爲準，其事如下：

當總號選用適當人才，派往他埠，事先即通佈各莊，人到之後，分莊亦回報各莊，叙明此人任以何事。通常彼此互通聲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報市面情形，以故難練習生亦熟知各莊之業務，有統籌全局之常識，倘遇一莊因市面變故而影響周轉，一封電文，各莊馬上匯集巨款，應用不窮，若市面不佳，不宜放私，所有積存，令由別莊安頓，一經通告，各莊便得負責抽去；倘其仍有困難，須述請示總號指派。

抽兌套利之法，例如匯兌由甲地交會乙地，如行市不宜，可函電乙地，由乙地會收，多找餘利，或少受背虧。

## 第十五章 人事之調遣

經總號派往各莊服務，一班兩年，領袖與同人一例，通行另有同人住班底冊，每屆班期，由總號調遣接替，無總號命令，不得自由行動，倘個人有重要事務要求請假，或市面奇變，暫避風波，均須事先用函電請命總號。

至如派遣人位，經理頗費思索，須經一度考慮，方克實現，務以領袖同事，惟情不悖，可以加補，不礙業務上之進行爲主旨，全盛人位之計畫，係因事用人，決不因事用人，恐事少人多，習於嬌惰，設或同人間有齟齬，即重行調兌，既不欲喪失養成之人才，又不

得礙於業務之進行，所以人事方面爲第一要義。

### 第十六章 強行交換智識經驗

大凡人之秉賦，十全者少，自有愚才而用異以職守而有裨益，票號之用人，何嘗不按公例而行，特以久辦外事者，常常喃喃規律之太嚴，久辦內事者未經求人之困難，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每因各執一詞，辯論不清，引起意見之爭，碍於業務，故久辦內事者必他去辦外事，久辦外事者必令其辦辦內務，彼此事理通達，自能免除隔閡；並含有互相監督，各守名分之效果。

再者一旦昇爲領袖，如學得偏面智識，設遇不肖同事，欺爾不明易於發生盜賊詐取各弊，未內外明白，不能防範未然。

市面情形，因地而異，老遊於此，彼莊之事，未必詳明，故有一班而調任數處，或一處一班而不克續班之例，意在使號上之人對各地情形知底細，設有一莊領袖另有調用，別位前往接替，下馬便可伸手作事，並可防杜同人弊端，蓋一經交替，須交代清白，負責報總號也。

### 第十七章 同人保證

使用同人，委之於事，向採輕用重託制，乃山西商號之通例，然經理同人，全須有殷實商保，倘有越規行爲，保證人員完全責任，須先棄抗辯權。



將保證人與被保人之關係，如無特殊牽連，最不易找，倘保證人中途廢歇，或撤保，應速另找，否則有停職之虞，同人感於如此嚴勵，再受號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 第十八章 開支

票號習慣，爲組織嚴密，易於監督，同人不得在外食宿，倘往外而爲公事不克履行，亦須聲明，故房飯等費，亦歸號上開支，分莊往來川資，亦歸號中出賬，又因分莊之在商埠，生活程度較高，加給衣資，月給若干，列有等級，大抵每年至多不過百元，應酬一項，視事務之需要加減，量入爲出，填報總號，以資審查。

## 第十九章 業務要目

電匯、信匯、匯兌、匯票、定期、活期、往來、定期、活期、透支、

匯兌

存款

放款

信

代理款項收交

放款隨市，存款最多不得超過月息陸厘

託

利率

## 第二十章 報告手續

附式 附式

月報 年報

附錄山西票號 大德通  
大德恆 組織大略

第一章 總綱

- (一) 某某為某姓獨資無限公司。
- (二) 某某設總號於山西祁縣，設分莊於國內平、津、濟、汴、漢、鄭、申、石、綏、包、河、哈等各埠，如再添設分莊，應由總號派員視察相當後核准施行，每年應巡閱各莊一次或兩次。

(三) 某某規定每三年決算一次。

第二專 資本統事

(四) 某某資本總額若干萬元，計分若干股，每股若干元，無息。

(五) 某某資本總額若干萬元，一期撥足，嗣後如有增加資本之必要時，由財東經理協商。

(六) 某某除資本外，另立統事三個，定名為△△記，△△記，△△記，每個總額若干萬元，計分若干股，每股若干元，一期撥足，此為借貸性質，規定年息幾厘。

(七) 某某細則由經理另定之。

(八) 財股身股，另立協定，雙方均當遵守。

(九) 財股身股，不到帳期，無特別緣故，不得提出與開除，倘身股同人違章犯例，隨時可以降股停職。

### 第三章 業務

(十) 某某某營業範圍如左

甲、經營各種匯兌。

乙、經營各種放款。

丙、經營各種存款。

丁、代理款項收交。

戊、不准兼營他業。

己、對他業如有確切認識，意在兼營，必由經理核准呈明財東。

### 第四章 職員組織

(十一) 某某某請經理一人協理一人。

(十二) 經理無特別事故，可以永遠連任。

(十三) 某某某設左列各課：

甲、營業課 掌營業管理開支一切義務。

乙、文書課 掌撰文牘函電收發文件。

丙、會計課 掌核算收支編製簿記表冊。

丁、出納課 掌現金收支。

戊、外務課 掌調查市面，交往主戶，攬攬生意，爲營業上之前鋒。

(十四)各課派主任至辦事員練習生，應用幾人，由經理視事之繁簡酌量任用。

(十五)經理協理職員練習生一例通行，完全須有殷實商保。

(十六)經理主持全號事務，如因故出外，當然爲協理代拆代行，倘協理亦他往，委由營業主任代理。

(十七)分莊領袖由經理酌選委任，與總號組織相仿，但人少者各課多屬兼任。

### 第五章 報告

(十八)每年年終，彙集各莊年報，如有呆賬，由經理協理預測實情，估量損失，由純益項下提出一部撤除，再由會計課製定表冊，當面交代東家，並討論下年度業務進行。

(十九)分莊遵章，每月造具清冊，報告總號一次，年終總結，再編表冊報告，由總號稽核審查，每年年終由領袖將一莊職員之成績能力，密報經理，以爲賞罰之根據。

### 第六章 決算分配紅利

(二十)三年財期，由經理謁見財東，協商決算，召集會議，分配紅利，賞罰同人，擴張

由經理列與損益計算表，開具身股名單，財東聽經理之建議而裁定之。

(三) 三年純益若干，先提若干為公積金，或備荒款，其餘按財股身股平均分配。

#### 第七章 應支薪金津貼撫恤

(一) 身股同人每年例給應支，例如頂一厘一百元，多一厘加五十元推算外，加津貼一倍，但應支到決算時期，須由應分紅利中扣除，津貼則每年出賬。與薪金同，倘無紅利可分，財東厚意，始可出賬，薪金每年七八十一百，加至一百，即有一厘身股之資格。

(二) 破後同人在號上頂身股一倍，曾任經理，可享應支津貼紅利八年，八年後停止，身俸一倍。未任經理者七年，捌玖厘者六年，陸柒厘者五年，肆伍厘者四年，肆厘者三年，壹貳厘者二年，作為撫恤。

#### 第八章 開支

(一) 食宿等費由號上酬付，派往各莊往來川資由號上出賬，分莊同人月給衣資，按所在地之生活程度列為等級，大抵甲等十元，乙等八元，丙等六元，丁等四元，應酬各項視本莊之事務繁簡，核實報告，不加限制。

#### 第九章 禁例

(一) 某某某定禁例如左；

1. 不准接眷出外
  2. 不准在外娶小納妾
  3. 不准宿娼賭博
  4. 不准在外自開商店
  5. 不准染習不良嗜好
  6. 不准蓄私放貸
  7. 不准用號款借與親友
- 以上各條重則開除出號，以儆效尤，輕則調歸總號，嚴加約束，冀其悔悟，若爲號上進行業務，逢場作戲，在所不拘。

### (卯) 票莊記錄

任汝梅撰。任汝梅係任立誠之子，（見人事）茲錄其文於左：

聞嘗聞之「古者日中爲市，巽遷有無化居」是本地之通上易事，其以有易無，純用物質技量，固有金錢代價。其後商場普設，圖法通行，抱買雖覺方便，而起現用標，既若繁難，又虞劫奪。平遙人多地少，不得力田者，從事商業，足迹幾遍於天涯；昔因流動金融，恆由穀莊賑莊撥兌，僅在鄰近地方交接，未能匯通寰宇。清代中葉，鄉先墟專營匯票

之業，迺得挹注，計自平遙總號，逐漸推中于江湖河海各碼頭，以及黔滇川新暨東北諸邊區，上而爲國家匯賦稅，兌餉糈，下而與商賈代收交，便存放，可謂操縱全國之金融，而酌盈濟虛也。茲就調查之點，分述如下：（甲）關於興廢者，平遙票號前後有十餘家，開辦之始，相去甚遠，除却中間旋作旋綴者不論外，尚有由貨行改組者，難稽原始，即起始專營匯業，亦不在同年，惟停歇係辛亥革命軍興，大地皆遭烽火，各處商業，十倒八九，致將票行出放之款，悉數損失，均需滿清之國同休，然結束遲速猶有不齊。（乙）關於資本者，雖一家亦先後不同，以當日多者說，日昇昌每股本銀一萬兩，共銀股三十六個，以當日少者說，協同慶每股本銀三千兩，共銀股一十二個，其後協同慶亦加本爲十二萬兩，又以所賺紅利提銀十二萬兩，起名同益慶，放於本櫃。其餘別家大概是每銀股千萬兩外，由紅利項下再倍數千，或稱副本，或名積金，合計每家有本銀數十萬兩，並有肥厚數十萬兩至百萬之譜。至於人股俸之多少，以分莊廣狹，人壽修短爲等差，有時增，有時減，皆無定數。約舉之，多不至三十股，少不下十五股，每一個人股亦須由所得利內扣數十兩，作爲護身，非出號不能使用，若病故尙給三年空俸，以示優恤。（丙）算賬之期，皆以滿四年爲率，開紅利每股有超過兩萬兩，亦有少至二千兩者。（丁）財東之家，日昇昌爲平遙達蒲村李姓獨事，協同慶與協同信爲平遙王智村米家蠟榆次王家之合資，百川通之東家祁縣城渠家，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三號，係介休賈村候家，蔚盛長係平遙南門外范家

，與黨家村王家所創設，後加入賈村候家蔚，厚則為蔚字號業務所集資，乾盛享介休北辛武村葉孝，定豐隆是四川官場之本，其係以開未久而即停者，聊置不論。經理中以開創論，雖曰日昌之雷履泰，係趙城人，故同發之劉慶和，係平遙候家村人，由前輩為北斗泰山。定豐隆之宋聚奎為平遙梁趙村人，才華出眾，知人善任。以中興論，日盛隆之雷中壽，百川遜之雷中壽，愛賢若渴，疾惡如仇。

票莊記略（二）

史夢麟撰（見人事）其言票號之起源。與他說不同，茲錄如左：

查票號首由平遙日昇昌之總理本城雷履翁創辦，昌記原本京貨生意，北平商人販運貨物至天津銷售，所賣款項，時受滯礙，每逢行市，咸不能濟急，雷翁商業精通，思索深遠，因與同鄉京官商議，由皇家派赴天津收買白米運京儲倉，名曰老米者，將其銀撥兌，書立票據，兌京使用，初無得貼，繼而估期貼費，貨款亦續作匯。有時過遠者，尚做隔年期口，概未誤事，是以信用耀於中外。各省名勝大埠，均設分莊。嗣後改辦者，開設者，以祁太平三縣為多。

票莊記略（三）

雷士焯述，其中所言票莊之起因，與史夢麟所言不同。

票莊一業，自前輩創辦以來，迄今二百餘年，其肇基之原因，係由日昇昌在津販賣



銅綠，運售四萬，所得之款，由川兌津，收零星匯兌，利息很多，從此引起匯兌一業。道光年間，該號有一位雷履泰，人本出衆，隨將該號改做票莊，專以滙兌爲業，日漸發達，因此有而改設者，有集資而專設者，平遙設立十餘家，莫不發有大利也。究其發展之原理，營業以信義和平爲宗旨，夥友以團結精神爲必要，號章嚴密完善，歷來經理用全付精神，始立永久基業。」

#### 票莊略記（四）

王鈺撰，王鈺係平遙縣東壁金堡人，文雖空論，而各處市場之大勢，藉此可知。

「昔年票莊之營業，轟轟烈烈，全賴有聚散全國金融之權也。聚散之道，有綱領，有手續，有經驗閱歷，非其法，非其地，非其時，非其人，不可也。聚散之綱領，爲收交儲蓄，收交儲蓄之手續，雖各省分莊，皆任其事，而必以上海，漢口，天津，沙市，湖南，重慶，西安，蘭州爲收交重要之地，北京，成都，新疆，甘肅，廣東爲儲蓄重要之地。所以故，申漢乃天下商賈貿易之市，收交之事逐日有之，京川乃富豪之地，儲蓄存款得心應手，至於收交之靈妙，全非集合各省分莊，全盤運動之力不可爲也。昔年票莊之匯甘餉，交戶部，雖一三百萬兩之鉅數，聚散易耳。票莊之營業法，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有聚散全國金融之權，而能使之川流不息。』然非得其地，得其時，得其人，不可爲也。」

## (辰) 票莊遺事記略

趙子香撰，趙子香平遙域內人，現年五十六歲，（民國二十五年）曾於新泰厚票莊歷住北平，天津，福州，廈門漢口等處分莊。余在山西調查票號時，曾聞票莊有代捐絹官爵之祕密，今得趙子香所述由平遙商會轉來，其中情節可知一端。

平遙縣之票莊，創自清代嘉慶之季，彼時交通不便，商人辦貨用款，動非起鏢運現，別無他法，因設立票莊，代為匯兌，允為投機事業。其始本為使商既而金融流通，遂致匯解公款，其繼因信用日著，公私款項，放存於票莊者日見增多，以營業日益擴張。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純益自豐。措置裕如。票莊一業在商界中已不退班於其他各行矣。於是改組新設，接踵而立。但至咸豐三年，太平天國變起，東南淪陷，清軍克復，輾轉十有八年，票莊所存損失，幾至一蹶不振，所幸不久平定，斯時清室捐納功名之例，業已大開而特開，文官可至道台，武職得為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賣虛銜，加花翎而寬封典。票莊乘機居間攪辦，得利優於其他匯款，使太平天國亂時之損失賴以補救，因得中興。捐班人員愈多，票莊之財源愈大。凡捐班皆出於富豪，挾資而來，無不往來票莊，以作奉迎上司，聯絡同寅之途津，外省官吏，均必在京各部長官下拜作門生，三節兩壽，冬炭夏冰，滙呈各儀，毋或敢缺，當時海

禁大開，各口岸廣闢商埠，外人通商洋貨，商販爭趨，匯費陡漲，兌支上海洋款，協解甘餉，江海各關稅收匯解，皆不離票莊；此際之票莊存款既經日增，滙項時復加多，欲不添設分莊得乎？所謂多財賈，良有以也。非僅本國人口爲巨商，即外國人亦視爲資本必有千萬，名馳中外，大有操縱經濟之勢力。殊不知亦惟時勢使然。故庚子拳匪肇事，聯莊破壞京津，而票莊損失而不動搖。緣清廷回鑾，官吏依之如常。至辛亥革命，票莊遂致不可收拾，蓋由清室遜位，舊官吏一旦星散，所存票莊之款，一律提取，票莊資本有限，多者不過三幾十萬，外欠難收，真像必露，卒至倒閉，束手無策，東掌猶向債驕奢，不知檢約，至令不堪言狀。票莊最要妙訣，似可以數言蔽之曰：『嚴密內容，外表信用，張羅存款，借水行舟。』

### (已)票莊實事論

王之淦撰，王之淦字少泉，平遙縣城內人，現年五十一歲，前清貢生，二十歲就蔚泰厚票莊，初出門住北京，管文牘會計，又住營口漢口等莊，民國三年，充北京分莊經理，兼辦天津之事，曾經手清理外債，辦了該外堂名借款三百萬兩，又收結外該字號借貸七十餘萬兩，於民國十年回里，其所撰的票莊事實論，錄之於左。

#### 一、票莊概說

概自票莊肇造以來，向以信用和氣爲生財之道，而號規立法，無不完善，前輩執事，煞費精神，繼立就永年不跋之基業。咸豐年間，稔髮擾，東南省爛，庚子拳匪起事，京津瓦解，票莊損失不在少數。然則偏莊造災，短期搗亂，不足搖票莊之基礎，經一次亂而票莊信用名譽愈增矣。此皆賴人才調度之力。同舟共濟之功，譬如甲莊銀緊，乙莊接濟，丙莊有驚，丁莊防備。全國皆設有莊碼，互相關顧，至後哈爾濱日本皆有設莊者，信用卓著，中外馳名，若再延十年來，全球設莊，定可辦到。上自國家餉需，統內票莊滙解，下至各處商務，全由票莊接濟，金融機關，票莊操縱，詎料民國之後，各莊盡呼損失，外該盡出倒帳，該外恐有虧短各號東掌，以難維持，不能久待，始定結局，現時雖有日昇昌、大德通等數家票莊，亦財力薄弱，不能像昔年之暢做耳。

## 二、票莊之建設

票莊建設二百餘年，昔時爲貨莊，後改爲票莊者數家，如日昇昌原係在天津販賣銅綠顏料，在外設莊兼做零星滙兌，很有利益；至道光年間，平遙有雷履泰，人才超衆，眼光遠大，以滙兌一業，准可發達，隨將日昇昌改組滙票莊。而蔚泰厚係在蕪湖放賬，毛鳳翹步日昇昌後塵，亦改成滙票莊。嗣蔚盛、新泰厚係綢緞莊，天成厚係細布莊，在陝西三原設莊，均接鍾改成票莊。至蔚豐厚，百川通，協同慶，乾盛亨，寶豐隆，蔚長厚，俱東家出資本陸續開設，各號資本不一，邯鄲大德通等尤在其後。光緒三十二年，北京財政部

設票號註冊，因年久記載不確，多數以咸豐五年重振開市，報部，北京爲總號，平遙爲老號，按蔚泰厚報資本老號三萬兩，各莊一萬兩，共十七八處莊口，統計資本三十萬兩以上。其實不止此數，兼有逐年所撥積金，何止數倍。票莊四年一賬，屆時爲東掌爲鞏固資源起見，巧立名目，曰積金，曰備防，又曰夥友護身，尙有擬一堂名，作爲統事者；將四年所獲餘利分撥後，東夥才能按股分銀，生意佳者厚成多，生意次者厚成少，所以票莊突盛獲利，此一端也。又昔年金融不太流通，票莊做匯兌甚感困難，尋常不斷起運現鏢，各處均有鏢局，東口有年標，西口有驟標，今山西各地有四標，皆過局之期，即昔年標到之日也。至後票莊衆多，各碼頭生意繁盛，一切金融通局，票莊獨攬其權，故而標局一行，漸漸取消，前清各省匯解各項餉需，完全皆歸票莊辦理。又各省捐辦功名者，亦是票莊代辦，至後票莊事多，將此種生意，讓給北京金店等做之。

### 三、票莊做生意之計畫

票莊做生意，必須視各莊之出產，四時之遭遇，譬如兩湖出產茶葉，是三四月洋莊上市；出產棉花之地，是八九月間收穫，預測某處之豐歉，早定計畫以兌款，屆時銀勢鬆緊于中取利，得貼水，可卜優勝，彼時不週銀洋，各處有各處銀色，如上海以豆規銀爲標準，以九三一五扣申公砵，足銀，若匯廣東，在香港交的是七一七兌番銀，所得滙水，均在生意內核計，若瀋陽週行，是過爐銀，營口且抹銀，每處銀色，非止一樣，每處平碼，

就有數宗，如上海漢口做匯票，與各錢莊開了行市，一做百八十萬，拉期口收交，合計生意，就在此上頭爲難，稍有不慎，即吃虧矣。再票莊做事，盡憑信函靈通，不惜電費，每日通信數次。照信估計生意，譬如乙莊收甲莊可得美費，必須乙莊將收來之銀交出，再由別莊仍匯甲莊。察各處銀根鬆緊，一轉滯間而美費實得，即生意也。有得費貼期者，亦有得期貼費者，盡在計畫之中，此乃票莊做生意之要訣，並誌之以備參考。

#### 四、票莊之用人

票莊用人，立法嚴勵，年幼人進號，灑掃寫算，效學三年，才聞薪金，每年不過二十兩左右，四年大賬增加，以看人才之優劣分等級，至多加三十餘兩，薪金到五十兩以上者，卽有頂俸的資格，初頂二厘，出去卽能充當一處經理。非到經理地位，不敢出門應酬，一切規矩束縛，將夥友磨練成性，所以荒唐盜竊之事，輕易不出。一概出外不准帶家眷，回家以三年爲班期，若住雲南新疆等處，路途太遠，六七年不得回里，所以住票莊者，缺乏後嗣之人居大多數。此雖微末細事，抑票莊訓養人才之一端，聊誌之以供材料之用。

#### 五、蕭泰厚之底蘊

蕭泰厚原股東爲介休賈村候姓，平遙邢村手姓。原日八千兩銀作一股。末後號掌平遙梁村毛鴻翰，字雲生，勤儉精細，充當號掌二十餘年，號中沾光實匪淺鮮。又人力股共計三十來個，四年賬期，每股分銀多則一萬，少則八九千兩，所有餘項，均歸號內厚成，

統計號夥，不過一百七八十人，各處設莊二十來處，生意興盛，資本裕如，西幫票莊，蔚泰厚居其先也。

### (午)山西平遙縣票莊記

劉尙學撰，劉尙學平遙城內人，所撰平遙縣票莊記爲汎論，後有蔚豐厚票莊事，一并錄之於左。

平遙票號原始開創在清道光年間，有本城雷履泰最先發明，創辦日昇昌第一家票號，並設外省各分莊，該號財東係本號西鄉達浦村人，其少東前清拔貢李五典，該號屢年接管總經理者，程大佩，程清胖，郝可久，王啓元，張興邦，郭樹柄，梁鄒文，該號昔年股本銀屢年增加，每股一萬，共三十股，總共資本三十萬兩，有人力股俸三十餘股，該號屢年所得之利，以四年一賬爲開股份之期，每賬每股昔年初開爲數百兩，後一二千兩，四五千兩至一萬餘兩，最多開過一萬六七千兩。以後繼續開設票號者，有蔚泰厚並蔚豐厚，天成享，新泰厚，蔚盛號；以上五號，均係介休縣賈村之財東，該五號總管少東候建基，其號經理者不克細載。尙有票號協同慶協同信兩號，財東皆係平遙西鄉王智村米秉義榆次縣聶店王家。又蔚長厚票號係平遙蔚字號總理等任爲財東。而百川通票號，係祁縣財東渠家也。平遙發源票莊始末，共十家。再各票號在本國各省按設分莊者，有十幾處的，至多有

二十處的以及平祁太口帮總共二十四家大票號。蔚豐厚票莊，由道光年間開設，原始開設於本縣城內西大街，並設分莊京、津、漢口、沙市、上海、常德、長沙、揚州、江西、成都、重慶、三原、蘭州、肅州、迪化州、包口、西口、哈爾濱等處。該號財東係介休賈村候家，其資本銀十七萬兩，每股以一萬銀作股，人力股俸，並各莊總理銀股，共計銀股五十餘股，原領本經理閻永安，本縣城內人，協理郝君西達蒲村人，其次接管總理者，清源宋寶藩，平遙范凝晉，介休賈村候紹德。平遙范定翰，王文魁，協理介休張蘭鎖張宗祺，四年一賬，開俸清算大賬，每股有數百兩，或一二千兩，至多開過一萬多兩，票莊最估優勝者，庚子年後，蔚豐厚西北一帶分莊，陝甘迪化，結利甚多，所以反正變局，雖然吃虧，不至倒閉，是以京莊經理郝登五君，西京返平，與平總號候東君，並總理王文魁君等接洽，組織蔚豐商業銀行，並由各省官商集股，以三百萬元為定額，而後郝君回京，與袁世凱之五弟世輔，互相商辦，袁君以百萬元當股本，候東君等原資本舖底作股頂本百萬元，蔚豐厚各莊經理努力招集銀股過半，即行成立，於民國五年在部註冊，成蔚豐商業銀行，推舉總理郝登五，協理張宗祺，候依式，初做一二年，各莊尚為盛耀，而後袁氏失敗，受大影響，至民國十年春，同人無法維持，是以歇業矣。



## (未) 略述寶豐隆票莊之梗概

王守經撰，王守經平遙城內人。現年六十一歲，清優廩生。宣統元年爲寶豐隆票莊北平分莊副經理，其所述寶豐隆事，如左。

寶豐開設於光緒三十年間，財東喬英甫介休洪山村人。趙次師，許方伯三東，共資本銀二十六萬兩，兩萬兩作一銀股，銀股十三股，人俸二十餘股，每股每年應支四百兩，四年一賬，每股分利四千餘兩，平遙爲總號，設成都，重慶，自流井，雅州，打箭爐，巴塘，裏塘，西藏，印度，北京，天津，漢口，常德，蕪湖，雲南，陝西，太原，曲沃，解州，絳州，分莊二十處，同事一百四十餘人，總管宋聚奎，平遙梁趙村人。宋君物故，楊霞初繼之，楊君物故，段禮安繼之。楊段逝世，陳海門收拾殘局，時已民國十年矣。票莊一業，利國便商，操縱金融，匯通天下，惟信用是賴，各省軍餉之運輸賦稅之匯解，祇憑一信一電。至官商存款放款，匯兌銀兩，更屬穩當靈便，易如反掌，可惜絕無僅有之一大匯業，竟隨清國而偕亡。

## (申) 天成享票莊始末記

候豫生撰。(見人事)其所述天成享始末如左。

天成亨 平遙十票莊之一，其初爲細布莊，由來久矣，道光間始改滙兌業，繼起於日昇昌蔚泰厚之後，財東爲候姓，介休賈村人也。總管其事者候蔭昌，字古裳，行九，人咸以九東呼之。經理李公，年遠失傳，不詳其名號鄉里。張沙錦亦介休藉（張爾鎮）革創改組，諸待劈劃，得候鴻儀公相助爲理，規模粗具，迨後先經理相繼逝世，鴻儀公爲東夥推戴，執事其中者三十餘年，進賢能，退不肖，知人善用，恩威並濟。當此時也，業務日繁，滙兌軍餉，輸解賦稅，酌盈濟虛，算無遺策，擴充分莊十八處，同事數百人，南通川廣，北達甘新，地域分佈，幾遍全國，資本八萬兩，作銀股十六俸，人方二十餘股，每股年支二百兩，四年結算大賬，除撥公積外，勞資按股均分，多則七八千兩，少則四五千兩，萬兩開俸爲極盛時期之事耳。鴻儀公歿後劉廷棟（介休西北里村）張樹屏（介休張爾鎮）周承業（平遙東游駕村）諸經理相繼數十年，以國家多故，數經波折，庚子變後，銀行勃興，營業逐漸衰頹，辛亥之役，各處倒賬，不可以數計，至此票莊資力，益感薄弱，終爲歇業矣。

## 附天成亨票莊記

天成亨票莊記，係崔珍撰，崔珍平遙縣段村人，於光緒二十四年入天成亨票莊爲北京湖北山西運城住班，因與候豫生所記同爲天成亨。故附記於此。

票號一業，自前清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始行開辦，亦有專門創設票莊者，亦有綢緞布店

改作者，其資本多寡不一，至多不過二十餘萬金，少亦在十數萬金之譜，或數千金作一股，或一萬金作一股，各省以及著名商埠均設分莊，注重張羅各項公私存款。搜求公私各項匯款，約計每家存款公私各款即在四五百萬，至少亦在一二百萬，出息三四厘，何處存款作借，則在何處出利，何莊出款外借，即在何莊得利，事本一體，和衷接濟。收交匯款，勿存彼此之心，每遇要事，勤以信息互相關照，抽疲交快，全憑銀兩流通，得失籌謀，俱仰各處管事維持，一處受緊而各分號相救，呼喚靈通，勿生妬忌之見，通盤計算，能獲大利，收交期口務要扯平，其中奧妙，筆難盡述。譬如上海銀兩緊缺，江蘇竭力貼費交匯以濟上海急需，並且上海收來款項又得大利，若要上海銀兩疲滯，則江蘇以及他處又得尋款抽收上海，而上海亦可交匯各處，如江蘇收無上款，猶可收漢之銀交匯他處，而漢口再收上海週而復始，利在其中。各處皆以信息爲憑，匯票爲據，比得彼貼，此貼彼得，每年分處各號彙算總結賬至老號，餘利多寡，一目了然。四年一次算賬，可以每俸餘利一萬上下。票號章法，無不最良，前輩才識皆優之人，固屬不少，而人才輩出，究屬後來居上，按規辦事日久，因生巧法，所以票號節節興盛者，即在此時也。天成亨票號老總張樹屏，字建蕃，東君本山西介休縣賈村候姓，其資本金十五六萬，一萬作一股，東君八方二十餘俸，時入時出，未能限定。四年大算一賬，每俸能賺八九千金，清末年在運城值民軍起義，繼而四川，陝西，山西響應，老號老總因有此變，即爲停止營業，電信各處分號，一律

停止收交，趕速收索外借，歸還借外公私各款。民國成立，稟請老號老總，照常工作，請求擴充匯兌，無奈老總以及各位管事，均存各保自己財政之意見，不惟不擴充生意，並且硬然收撤分號裁汰人位，由此人心散亂，縮不進前。數年以來，到處不作生意，猶要攬費，各分號虧累尤巨，所以失敗之情形，卽在此時也。

### （西）票莊協同慶始末記

西商票莊，創設於雷君履泰。時合今之中西銀行，尤能挾其祕奧，故咸同以來，六十餘年，全國財政，賴以灌輸，稱極盛也。其以區區數萬金，崛起於咸豐末葉，得人獨盛者，厥爲協同慶一業，執事孟子元，明達士也，年僅不惑，知人善用，雖老成亦有所不及，一時識拔人才，除劉君肅齋爲契友外，如陳君子弼，雷君文山，梁君廷詔，溫君忠誠，張君星齋，雷君潤堂等，皆與立談之傾引爲同調，而於趙君厚田尤能一見傾折，拔之寒素，畀以重任而不疑，其後冒險站蘇，急難皋蘭，迴翔於成都重慶之間二十餘年，能使全局營業恆操勝算，皆賴趙君之力，得人若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獨不然；昔孟君於軍務倥傯之際，海籌鑄造，大局甫定即積勞病故，不克坐觀其成，繼之者爲劉君肅齋，其人工心計，善運籌，凡孟所拔具一切仍舊，營業臻達，與年俱進，獨以四川爲最，蓋溫君駐成，梁君駐渝，各樹一幟，趙君則往來成渝，兼綜條貫，酌盈濟虛，能使溫與梁各盡所長，信用

特著，蜀中富豪，幾以該號爲儲蓄府庫，國家遇有緩急，雖百萬饑需，不崇朝而立集，所以同治丙寅，劉之勳辦事也，頗嫌趙之剛直，且陰病其不阿附己，未免稍有芥蒂，然於蜀中大事，卒不能不推心置腹，倚若同城，殆所謂取諸人以爲善者歟，獨是持盈保泰，守成極難，劉之晚年，用人不免稍有瞻徇董穡器，識者早心爲憂之，以視孟之知人善任，差之遠矣，光緒丙寅劉君謝世，資望相當者頗不乏人，該東等獨電致趙君，畀以全權，蓋素悉趙之守正不阿，宅心寬而馭下嚴，欲藉之以條除積弊也，趙視事後，裁節浮靡，濫等充數者悉罷之，知孟之子村器而用之不徇情，不蔽賢，不遺舊救古道也。平時好讀史鑑，每論古今興亡之得失輒中窺要，嘗謂國家紛飾承平，海疆久恐有事，決意舉閩粵各莊先行撤回，連號之不能自立者，亦擬分期裁撤，以免唇亡齒寒，統籌全局，不遺餘力，乃天不假年，章於癸巳冬月一病不起，不數月而甲午之戰已作，憂深慮遠，非偶然也。厥後繼起者天率按步就班，決非應變之材，故不逾十年，誤於連號之牽掣，再誤於庚子之鋪張，轟轟烈烈之事業竟一落而千丈矣。履霜堅冰，其來者漸豈待辛亥革命，全體靡爛而始一厥不振哉。統觀始末，其成敗得失皆繫乎人存則舉，人亡則廢，凡事皆然，票莊其小焉者也。因感而爲之記。

### (戌)山西票商成敗記

山西票商成敗記序  
山西票商成敗記係李宏齡作（詳人事）。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於前清康熙乾隆時代，每號資本不過數十萬金，而濫觴之水，匯成江河，雖其間不無蹉跌，然上下同心，旋仆旋起。洎乎咸豐初年，籌餉例開，報捐者紛紛，大半歸票商承辦其事，而營業漸其擴張，嗣遭洪氏之變，南七省用兵籌餉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轉運艱難，朝廷環顧各商，惟票商一業，忠實可持，於是軍餉丁糧，胥歸匯兌。同治以後，基礎愈固，規模愈宏，即邊垂之協款，內地之賑撫，皆資源行以爲挹注，一紙之信符遙傳，百萬之鉅款立集，及逢庚子內亂，天子西巡，大局汲汲，各商停滯，而票商之執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合霧集，幸賴各埠同心，應付裕如。至是之後，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信券最足取信，分莊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日人猶原陳政所著之清國商况視察書，稱票商處事敏捷，金融圓活，詎爲得諸意外。故數百年來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此固中外人士所公認者也。然而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同治以後東西洋各銀行已漸次侵入，奪我利權，迨至庚子之變，中國當道注意財政，大清銀行之設遂遍於各行省，夫論信用力之強弱，我票商經營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與人爭衡，而銀行一設，未免相形見絀者，其中亦自有故以存歎而言，彼則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運欸而言，彼則鈔票而我匯兌也。而

且金庫全歸該行，貸借必有抵押，已難相提並論，而尤足寒心者，一遇倒賬，外洋銀行則憑藉外力，大清銀行則依仗官權，同屬財產關係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如丁未營口東盛和之事，銀行收十成而有餘，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尙何公理之可言哉。宏自幼肄業票莊，目睹時局至此，非改組銀行無以收權利平等之效。適戊申春駐京師。與渠學士楚南商定改組章程，先函達總號商酌者四次，當面陳述者兩次，是歲冬渠學士還里復親蒞各總號開陳利害，其時各號之執牛耳者首推某號，某公聞之，大不爲然，於是一般庸庸無敢異議。號事之隆替，股東生死之關係也。而各號執事決如此之大事竟不商之股東，爲之東者，亦甘被欺蒙，視吾言爲未足輕重，詩云：『誨爾諄諄彈我藐藐，』人心如此，尙可爲哉？然宏志在必成，戊申冬復通函各埠徵集意見，公信所至，居然異口同聲，函勸總號，謂不及早總計，後將追悔無及。方期衆志可以成成，不料某公（按係蔚泰厚經理毛蓉生見人事部）聞之，乃憤然曰：『銀行之議係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兩勸，毋庸審議，逕來高閣可也。』宏自是如冷水澆背，不得不閉口結舌，而籌辦銀行之議煙消雲散矣。未及三年，辛亥事起，商務破壞，及壬子秩序粗定，大清銀行按照改革成例付之清理外，其餘各銀行皆可恢復，獨我西幫票商外欠則處處倒賬，欠外則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鈔票折收，勢益不支。且機最早者爲蔚豐厚票莊，賴有郝君徵齊，毛君綏如改組爲蔚豐商業銀行，誠矯矯突出矣。此外殷實票莊進取雖不足，退守尙有餘，至號事空虛者，則並退守而不得，窮蹙之

極，計無可施，夥友之逃散無論矣。股東以厚豐履之身，一旦被債權所逼，或棲流而老於他鄉，或拘押而困於囹圄，向使稍留意於鄙言勿爲諸人所蒙。何至一敗塗地乎？景况至此，凡有人心者見之無不傷心慘目，而某身爲領袖，置號事於不聞不問，惟坐擁厚資覦然爲富家翁。然嘆其公同日之反對銀行其固別有所在，所謂自謀發財者，乃某公自道生平耳。而吾不識其意而妄言之，宜其如冰炭之不相合也。嗟嗟！朝思觀軍，光弼師潰，潛善秉政，宗澤心寒。安何人斯敢自附先

達，惟與亡成敗，事異理道，今者機會已失，商務已衰，縱有救時良策，亦徒託諸空言。惟耿耿之懷，總難自己繞朝之贈策，七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區區之意，竊有感於斯言，爰將籌設銀行信件，改爲排列，俾閱者原如要終，知我票商之敗，果天數乎？仰人事乎？願以質諸世之有識者。

中華民國六年陽歷七月平遙子壽李宏齡撰

以下爲太政平老親及各埠之信

平遙票帶鄉台大A閣下，巡啓者：昨爲同行公議開設銀行爲抵制市面保全商業起見，已有公函奏達；此事關係甚大，現在我同鄉既公舉渠楚南創設此事，期在必成，諒鄉台均必深以爲然。晚等仔細籌思，此事有利無害。現在市面適非昔比，各處銀行林立，凡我同行，皆受影響。甚至顯與爲敵。若不及早抵制，將來且恐立足無地，以後諸事爲難。



生意日見消滅，別無善策可籌，惟有創立銀行，保護自己行業，結成團體，抵制外行，最爲善策，在各號現出本金不過三五萬金，將來獲利，正未可限量，務祈鄉台開導各家，一律照辦。此事由我等公舉，至爲得體，且操縱之權可以專主，不致受官場壓制。公信到後，幸勿游移。晚等非敢輕舉妄動，實係目擊當今事務，不得多然。楚南曾至東洋，於外國商務亦有體會，伊貴担任其事，實屬難得，必與我幫有益，各老號當亦無不放心。此等機會自然然而然，並非晚多事，現在國家庶政維新，我等一意守舊，恐亦非自全之道，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專此敬請

台安，立候

回示，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

京滬平稟公啓

戊申（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申

再度支部所頒則例其十二三條，與我幫大有妨碍，蔚長蔚豐均經詳達，務祈早爲會商，或主應如何對答，並望

示悉，以便遵辦，至郟太省一律另具公函。又及

敬啓者我晉向以善賈馳名中外，匯業一項，尤爲晉商特色，近百年各業凋零，而晉人生意未盡絕者，獨賴匯業撐柱其間。及至甲午庚子以後，不惟倒欠累累，卽官商各界生意，亦

日見蕭疎，推原其故，固由於市面空虛。亦實以戶部及各省銀行次第成立，奪我權利，而各國銀行亦接踵而至，出全力以與我競爭。默計同行二十餘家，其生意之減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卽如戶部銀行所到之處，官欸卽全歸其匯兌，我交向做交庫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勢。我行存款，至多向不過四厘行息，而銀行則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欸移於彼處，且彼挾國庫藩庫之力，資財雄厚，有餘則縮減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減不得也，不足則一口吸盡，利息頓長，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實司操縱之權，我時時從人之後，其吃虧容有數乎。至於外國銀行，漸將及於內地，所有商家貿易，官紳存款，必將盡爲所奪，外人之素習商戰，更非我所能敵。我行尙有何事可做乎？此數年來之陳迹，亦以後時勢所必至，非晚等之過慮也。近數年來，勉強支持，冀有轉機之一日，乃今年度支部奏定銀行則例，凡具有銀行性質者必須呈本驗資註冊，如處處有銀行程度，仍須悉遵其規，方准開設，否則存款匯兌皆不准做，原限三年實行，近聞有人奏准六個月卽照此辦理，試問我行將一律閉歇乎？晚等焦灼萬分，徬徨無措，連日會商自非結成團體，自辦銀行，不足以資抵制，不足以保利權。蓋開辦銀行，押款担保等事，票號所不便爲者，銀行皆照例爲之，倒帳可無慮也，况既爲銀行，如保護等事，票號所不能享之權利，銀行獨能享之，生意可發達也。兼之資本雄厚，人位衆多，自可多設分莊，卽外洋各埠，皆可逐漸分設，挽回利權，難以數計。以我晉商之信用，票號之殷實，不難爲中

國第一商業。且權在票號，操縱仍可自如，人皆晉人，生機可保不絕，又何樂而不爲哉！或慮出資後設有虧折，何以處，不知銀行可定爲有限公司；即使折閱迨盡，不過其已出之資，不能再認賠累也。平時多積公積，即可防虧，又慮無人可用，不知銀行爲票號公開，每家酌撥數人已自敷用，毋庸再事收羅也。又慮界限不清，生意難做，不知公開銀行正如我晉省之開小號字號，作東立賬簿。另佔地方獲利之後，按股均分，不慮其混淆也。或謂開銀行後即可保票號不廢乎？不知正以票號不能久存，故立銀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費，有銀行尙可延一綫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

諸執事久涉商界，閱歷最深，於世事變遷，更已洞若觀火，卽無晚等芻言，必已成卓在胸，思爲改良之計。晚等睹此變局，悚目駭心，晚合詞謹陳，望

垂鑒爲幸。專此敬請台安。丁候

回示爲盼

郝

京部太票幫公啓 戊申三月二十三日申

平

謹將會議大概辦法條例於下

一、每家各出資本銀三五萬兩，作爲有限公司。

一、筆股本五百萬，每股一百兩，每月四厘行息，除同幫入資本外。

一、銀行應名爲晉省匯業銀行，悉遵票號做法，略改其不便之處，以合銀行規則。

一、公舉熟悉商情 聲名卓著之人充銀行總理。昨與 楚南觀察面商， 楚南甚爲欣允。

一、銀行成立後，除內地繁盛各處均占分莊外，可漸推及各國商埠，可漸以保利權於本國。

平遙票幫總理鄧台大人閣下。逕啓者：聞 楚商業已到平，所商銀行一業當有成議，惟至今未奉 命。

來示，恐我平各號尙有觀望之處，刻下市局日緊，漢口上海兩處錢莊倒閉至四百餘萬，牽動各埠，若乘此時集股，最易爲力，我票幫信用兩字，久爲海內所推服，非有巨本立一絕大銀行，不足以通動全體，抵制外幫。此非一人之私見。凡講求商務者無不以爲必須辦理，爲此公函再行催辦，務可即日將如何定局情形先行示慰，此事如成，我幫可望起色，倘其不成，則以後局面，正難逆料。弟等意見相同，事不宜遲，殊深盼望。專請

台安

京部平幫公啓 戊申十月二十二日申

再此時銀行組織未成，滉淡兩處風潮，人人提心吊膽，深恐爲所搖動，若使銀行基礎立定，雖有風浪，人心既定，可以無慮。此銀行之所以不可緩辦也。前蒙雲生兄傳到口信，擬

與洋人合股，亦是一策，緩行便行，亦不必深慮也。此尚易與理。又及。

平遙幫鄉台大閣下，逕啓者刻下。渠楚南京卿到京，得悉銀行一事，雖經會議，尚無成說。昨又閱

雲生兄致李子壽兄手書，詳悉一切。此事關係全局，外間銀行林立，暗奪我之生意，非自立銀行，不可抵制。又因漢滙倒帳太鉅，爲從來未有之數，我幫不得不思預防，果如從前之不穩，則銀行尚可緩設，近日市面如此，是以公議集股共立三晉銀行，正爲市面起見，今雲生兄來函深慮我幫爲倒帳虧累甚多，種種窒碍情形，雖於成全，惟有緩三二年，只求各莊平安，我幫元氣稍復，自是老成持重之見，惟與弟等今日謀設銀行意大相懸，弟等正因倒帳之風太盛，急謀設銀行以維持全局，雲生兄之意則以倒帳太巨之故，思緩設銀行以徐圖補救。不知無我幫之銀行支柱其間，則各莊斷不能平安，元氣且將大傷，焉能再復。不特此也。此時我幫信用尚在，猶可有爲，若復數年，賴我幫出有別項情形，雖欲醜資開設，亦不必將呼應不靈，況此係有限公司，絕無後患，即使謀之不臧，亦不過失此數萬金而止，較之近年動倒十數萬數十萬之鉅款不猶愈乎。願兄等一再思之，並函向雲生兄切實言之，令其了然於胸，知弟並非多事，實因由時事所迫，不得不然者云。

專此敬請

台安。惟望

閱示。不勝盼禱之至。

京都平幫公啓 戊申十二月十二日申

再啓者：贖礦一欸，聞 方伯已具稟中丞，截留甘餉四十萬，以爲將來還我幫之借款，此時商立銀行若不各出本銀，恐還款時即扣留辦理，反覺面子太差，不如此時各出資本，公請 楚南以奎面付之，楚南十分圓足，何等好看。晚等既知底裏，不得不以實告，其餘細情，俟 梁錫五抵里再當面述。又及。

祁太平稟號各位鄉台大人閣下，逕啓者：今春會因我幫公立銀行一事推 渠楚南京卿提出其事函商祁太平各老號，想

請諸位兄台均已詳悉，前月 楚南專行赴平辦理此事，再三演說，仍未定議，前月不幸值兩宮上賓，京城市面，適因滬漢兩處錢舖倒閉鉅欸，爲從來未有之數，人心搖動，大城內外，晝夜警擾，各住戶持券紛紛取銀，錢舖尤形擁擠，爐房亦有歇業之勢，我同行大受影響，幸而商會面請總廳由大清銀行撥給銀百萬兩，又由順天府發給銅元若干，並派巡警四出彈壓，始得平靜；由此觀之，若無大清銀行，市面將不可問，凡我同仁，無不懸心，若我同帮開設銀行在先，則財方足以自固，遇此風潮，雖有把握。以此情形弟等親目所睹，蓋覺今昔之情形不同，非結團體不能成立銀行，非成立銀行不能禦外患。况現在已奉明文，必需驗資註冊，不及程度者不准開設，若不及防範，恐到彼時，後悔無及，我票行自經

庚子之變，大信昭於天下，舉辦銀行，集股甚易，此亦千載一時之機會，豈可錯過，各老號諸君未悉此時外間各省情形，並各碼頭爲難之故，將守從前舊規，不稍從事變通竊恐我守舊章，人更新法，暗侵我之利權，日消月耗，將有不能自立之慮，爲此公同商酌，函致諸兄，各就碼頭情形細加斟酌，切實公具函告各老號務使洞悉外間市面今昔迥異，宜從速定議，及早辦理，實我三晉命脈所關，亦我同幫之幸，至慮同幫資本參差，恐多窒礙，不知此係有限公司，無關財力厚簿，此信到後，務希詳細示覆，弟等所見有未合處，亦望確實指示，是所盼禱。專此公啓，敬請

台安 附上前致老號公信四件，請

閱

京都太邨平票幫公啓 戊申臘月二十三日申

再從前阜康歇業，凡我同幫，皆慮受累，幸而其時市面尙穩，得以保全，然而官場被害者已屬不少，近日市面與前大不相同，官商爭添各銀行不止一處，去年營口倒賬，今年漢滬倒賬，十月二十後，京都市面均已岌岌可危，此等機關眼明人看此情形能不惴惴，若不及早設法保護，再有如阜康者恐受害不僅官場矣。况從前京都一莊，尙有津地爲之接濟，今昔情形又已不同，同人反復思維除公設銀行而外，別無善策。除詳前函，望諸君速定良謀，函達各老號，同行幸甚，吾晉省幸甚。弟等又頓首。

各回信以下係埠

敬覆者公函領明，統件亦悉，設三晉銀行一層，足見法良意美，連致老號四信，可謂若口良言，非兄等高明素著，不能有此遠大之謀，弟等即時會議，無不欽佩之至，但兄等既能導其先路，弟等敢不步其後塵，是以如命，公函至晉，信底呈閱，至兄等所擬規模固屬甚善，惟召集洋股，微嫌不宜。夫銀行以三晉為名，招外股而不甚相稱，況洋素商戰，非我等所能抗衡，試看粵鐵路，晉礦務，豈非前車之鑑也。

升安並候

台列位均告

漢口老成信記

漢中興和記

漢蔚長厚

漢天成亨

漢大德通

漢存義公

漢大德玉記

漢協同慶



漢鎮蔚盛長

漢鎮新泰厚

駐漢口匯業分號

漢口世義信

漢鎮百川通記公啓

漢鎮長盛川記

漢鎮台盛元記

漢鎮大德恆記

漢鎮大盛川記

漢鎮蔚泰厚

漢鎮三晉源記

漢鎮寶豐隆記

漢鎮協成乾記

漢鎮蔚豐厚記

漢鎮日昇昌記

己酉（宣統元年）新正二十六日由漢申

公啓者：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首推漢口爲最，我幫等隱受其害，詢有不堪枚舉者，若不改弦易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處此時局非設立銀行不可。夫銀行之設，豈易言哉？我晉向來泥古，瞻前者有人，顧後者有人，而忽設難結，兼慮後言者亦莫

不有人，豈知通力不難合作，衆志即可成城，以晉省而設立銀行，真有不待外求而自得者矣。晚等爰集合幫商議，居然衆論僉同，况銀行一設，顯有三善，歷爲台等詳呈之，漢地銀行十數餘家，鈔票普通戶部匯豐，官錢局數家而已，我幫信孚中外，歷有年所，銀行設而鈔票一出，其數應不在該等之下，長年僅以七厘計息，所護甚屬不菲，非敢云憑空取利，可謂本大利長，此銀行之可設一善也。再以放賬而論，我幫之耳目雖靈，究竟有不周之處，而銀行有押款之例，其策可稱萬全，值億者僅押數萬，值萬者只押幾千，倘有意外之變，公本可保不飭，有備無患之舉，實爲我行所不及，此設銀行之二善也。晉省銀行一設，堪爲銀行中之巨擘，利權不致外洩，存款亦易招徠，幸而票行不廢，銀票行即可共得其美利，不幸票行失業，尙有銀行一線之生機，無票行之害，有銀行之益，固晉省之基，保利權之實，此銀行不得不設之三善者也。其餘盡善盡美之處，誠非楮墨所能罄。惟望有心世道者心領而神會焉。至我等提倡結股，華股可並結，不結洋股，以及各種事宜諒台等自有權衡，非晚等所敢妄言者也。逢此商戰之秋，銀行爲第一要務，此乃大局所關，想別莊早應有此條程，毛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晚等爲公起見，諒

台等應不以此爲河漢也。如以其言爲可採，嗣後則當續呈管見，以補此函之不逮，晚等幸甚，各號幸甚，即晉省人民無不幸甚。特此恭請

升安。頤候

此信一樣三封，各郡平各寄一封，祈會商爲荷

壽壽。統壽

鑒照不備

照抄漢寄過祁太平公信底稿 己酉新正二十六日

京都票號諸位鄉台大人閣下：敬覆者：月之初四日大德恆忽接京中祁太平票摺由郵局寄來公函，內統前致老號信四件，前後所云各情，皆已敬悉，請勿錦念。照目下之時局，我幫倡立銀行，實爲當今急務，一則可保我三晉命脈，再則以厚我票號根基。前此戶部堂憲商於我幫等力却未允，彼時即大失機會。既已一誤，不可再誤，失之於前亦不難補之於後，台等熱心公益，保我匯業，凡有血性者，莫不玉成。弟等何敢自外生成，不盡棉薄，然而銀行鉅業也，非廣集股東不足鋪張揚勵，與各銀行並駕齊驅，若召集外省股東，不獨利權外溢，殊失台等保全我利權之初心，若盡集我晉股，奈風氣未開，雖楚南翁婆心苦口，到處善誘，我道首爲提倡，亦恐難踴躍從事，此股東之所以難也。然又有一說，我等所立銀行，商立也，非官立也，非集官股不能奪已失之利權，挽將注之波瀾，今大清銀行基礎雖立，糾雜不充，若不值此創立，遷延歲月，失此機會，後雖悔之，其何能及。閱台等所致老號之信，確中竅要，祈力爲張辦，勿懈乃心，弟等不勝企望之至。特此佈覆，敬請公安。並賀

新稿

營口祁太平幫公啓

於己酉正月二十日自營中

今統去照抄寄過老號云信底一件，請閱爲賀

祁

祁

太請位鄉台大人閣下，敬啓者：月初接得我幫公函，兼統去歲前後寄過太公信底一紙，平

平

平

幫寄過公信底三紙，內云我幫意欲公立銀行一事，此舉盡美盡善，誠爲當時之急務，其中節略，已早在諸翁鑒中，諒有主見，弟等曷敢冒瀆，惟是時不可失，機會難再，宜急不宜緩也，宜速不宜遲也，急則不誤好機，易於成事，緩則否矣。速則不失信用，屹若長城，遲則否矣。謹將我匯業各莊前情形敬爲諸翁大略陳之，我晉匯業一事，歷有年矣。其信行之著於中外，獲利之獨冠各業，故外洋亦稱晉人爲善賈，我等亦自持爲鞏固金融。外人所不能侵奪也。豈知時事變遷，非人所及。近年來各省銀行林立，所做者皆我行之生意，所奪者皆我之利權，我行已受其影響，所信者信行未著，尙不致十分受敵。若不及時操辦，再逾數年，不惟官款被其獨食，卽私款非一網打盡不可，尙也。如我行所收存各款，利息不過四厘，該銀行則加諸我也，且能日日生息，又能隨己之便，况係國家所設銀行，則我行之存款所以日見其少也，我行收交匯款按市核計，銀行則不然也，官款到處皆存本

行，所以私款亦較我行減費，甚至鈔票到處通行，匯銀者亦無須滙矣。夾帶鈔票即能辦事，何必又出匯費乎？今鈔票雖未大行，我行之匯款已減，若遲一二年，鈔票通行天下，則我行之匯款絕迹，則何所兌利乎？到彼時不但無立足之地，實無一線之生機，不獨絕我匯業，並絕我晉人命脈也。思念及此，能不傷心涕泣者乎？幸其楚南翁自以艱不絕晉人之命脈，故婆心苦口，到處善誘，命我幫設立銀行，以保晉人命脈，以獲匯業基礎，此誠千載一時之機會，尤不宜錯過緩圖也。大清銀行雖已成立，其人位紊亂，每年尚能獲利無幾，我若開設銀行，亦不難並駕驅馳，挽波瀾於既倒，現每家不過出本數萬，並非力任其難，倘借晉人信用，不但爲晉人延一壽之脈，兼可望獲無窮之利，與我匯業亦大有裨益哉。弟等目賭三十三年冬營口倒賬之事則銀行更不可不立也。如大清銀行則收其十足而有餘，我幫則收其半而不足，何彼此之懸殊也，實我幫之力不逮也；使彼時設有銀行爲之首，當不至受其恫嚇，讓其優先，若銀行既開，不特見晉人之富，亦足助晉人精神。再四思維則銀行之事，實有不能不設者。諸翁老成練達，銀行之利害，諒早洞悉，尚望玉成，勿稍游移是幸。戶部之事已失於先，今再失此機會，後雖悔之，其何能及，管窺之見，伏乞酌核施行。特此敬請

公安

此係照抄寄過太公信底

平

於己酉正月二十二日營申

京郵票帶請位鄉台大人寄鑒，日前奉到

公函，附有寄過總號公信四件，於設立銀行保全晉人商業之利，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足徵熱心公益，深謀遠慮，循環展誦，莫名欽佩，然經

諸兄再三函呈，而各總號二三其見，未能遞爾成立者，良由我晉風氣未開，弟等雖未明瞭銀行之性質，而重承

請兄垂詢，我輩又屬同舟，不能不贊成其事，故於奉到公函之時，各抒愚見，公函詳呈總號，附呈底稿一紙，望祈

澄鑒，第思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則又不能一無所慮，惟望諸兄以晉人之命脈繫也，勿畏其難，勿懼其累，抱特開通之智識，立定遠大之根底，潛移

默運，凱切指陳，當此務輟之初，端賴

請兄不憚煩勞而提倡之，務期達到其目的，聯合而成立是切盼。專此奉覆，即請

台安

盛錦生潤記

盛世義信記

盛大德通記

盛大德恆記

潘蔚泰厚書東

大德玉記

奉天同裕

公啓

潘存義公記

盛大盛川記

盛合盛元記

盛老成信

盛協成乾記

己酉正月二十五日申

邇太平票幫諸位鄉會大人均鑒，選啓者：月前奉讀京都同幫函稱，現在組織銀行以防暗侵而保全

商業，飭令就各埠情形確實詳呈，仰見京幫諸兄深心遠慮，熱心公益。以弟等知識鄙陋

，未便妄參末議，乃事關晉人命脈，不得不就管窺所見，冒昧陳之。竊思處今日商戰之時，首重團體，夫國家設立商務之部，定商律之條規，不憚許子之煩者，豈非爲振興商業，固結團體，以保利權哉？故近今各省深明大利所在者，團結商力，組織銀行，而我晉之利權漸爲之奪，近兩年來，銀行日益推廣，我行日形減色，卽就東省言之，先是我晉人業商於是者日形富有，不一而足，迨庚子以後，市面之銀錢日漸不敷調靈，財源之來路，漸漸艱澀，而日俄有鑒於斯，俄曰羌帖，日曰手票以及橫濱等票，散佈於三省，漸及關內，幾於無地無人不信用，以故各行匯款滙水稍有增漲，卽攜帶各票。嗣後官辦大清銀行次第設立，而以銀洋各鈔週於市面以抵制之，雖未能與日俄之票齊驅並駕，則享其利益究難揣計，每遇官商各款，尤與我幫極力競爭，於是我幫利盡失其權，卽滙水亦數數不可多得矣。至若倒欠出而無論各號之多寡，先儘該等之款悉數償，則公家岐視我幫已屬顯見，此刻東省一莊，情同鷄肋，東省如此，他省已可概見。憶此念也，若不及早籌補助之法，抵制之權，將來恐無立足之地，然則而求一完善之法權，不與我幫聯合團結之，立一羣力之銀行，是望而誰望也，銀行之立，蓋我晉人命脈之所係，宜急籌備而不容稍緩者耳，諒無不在。

鄉台燭照之中，敢蒙及早籌劃，合力研究，勿守舊章，決更新法而成立，我則甚之幸甚，仰亦晉人之幸甚。至於各路之情形，銀行之質的既有京都等莊詳陳，毋庸再行贅述，以庶



清聽。弟等僅一管窺之見，約略呈之，務希採擇施行爲盼。專此肅佈，敬請  
台安。

此係寄過總號底稿

京都票幣各位鄉台大人閣下電電，前月接奉我幫公信一封，內附來京寄各總號底稿四紙，  
展誦之下欣悉。兄等提倡設立山西銀行一事，隨即我等挨次轉送閱。日昨公同集議，均  
以設立銀行是以補救內而抵制外，正乃盡善盡美之法，台等竭力維持，熱心公益，凡事  
成卓於胸在早，令人莫不欽佩之至，但成都早有所聞我駐京同仁雅懷公益舉辦，逕想前  
期在必成，早已安定，刻值籌議一切乎？弟等不勝盼切俯首待耳。誰料今收寄成公函，始  
悉諸總理尙在猶豫，以致此舉未曾定局，因而我成都同仁研究再再，百口同聲，逢此江河  
日下之際，而銀行一節，勢迫不能不設，不但非設不可，且宜從速設立于前，切不可待緩  
於後，實因時勢所迫，無庸細言，諸公諒早知也。卽以目下而論，各莊真有漸漸不能立足  
之勢，種種大受他等影響，若不乘此時而爲悔之莫及矣。是以直言其情，各總理公具  
一函，奉懇請其等尊裁施行可也。隨附呈寄過總號公函底稿一紙，祈閱便悉爲盼，爲祝。  
肅此奉旋，敬請覆

籌安

己酉二月初九日

## 成都票幫公啓

民國二年五月

平遙總號列位老仁台大人閣下。初間接到客臘山京同幫致成公信一封，內云設立山西銀行一事，翻覆展閱，其言確，其理明，足見京都諸公熱心公益，力顧全體，不惜心力，保我山西利權，存我晉人養命之源；前數十年洋人在我國各大埠開設銀行，其宗旨吸收大利者，行鈔存款尚在次之，奪我國之利，其數不可勝計，我國商務未入過商學，商智不開，如在睡夢不覺，今大清銀行在我國各省設立，明奪我幫之利，長沙江西多被官家奪盡，成都若有匯款十分，大清銀行奪去五分，我幫十三家分匯五分，交通銀行再來，我幫真不能立足之勢，今幸京都各位發起提倡開設山西銀行，真是急不待緩之事，成都同人再三研究，百口同言，全議公懇。台等俯允，則是我晉人千世之幸福，是以公懇前來，望祈台等無須游移。俯如所請。速達京都照辦。其章程一切，台等加意斟酌加減施行可也。至總理公舉渠楚南京鄉人品財產合格之至。匯票一業，係關我全晉命脈，如不乘此全幫名譽完美之時提倡，況大清銀行尚在萌芽幼稚，再若遲遲誤過，追悔莫及，若不設法維持，誠恐以後江河日下。成都同人意見，招股開銀行逼可不待之事，若入外股，顯露我幫財力有限，且集股不易，如招洋股，更有所窒礙，不入官股，遇事不能認真保護。莫若我平、郗、谷、省、四處票號每號合資五萬，多則多多益善，請商部入五十萬，總理請入二十萬，同鄉官長，各號東夥並山西各財東共集成五百萬。各莊票號代召集股，凡我山西官商均願

入股，股招過半數，照章開設無限山西銀行，先設京、津、廣東、上、漢、汴、晉等處，每處驗資七八十萬，倍出銀洋鈔票，代收存款，出放折息押款，不放遠期，時常現存有五六十萬，如生意茂盛推廣，百萬可望，街市倘遇大緊掣肘，我幫有此百萬現款，可不受滯，事易舉，利有准，再定章程聲明十年，衆東每年只按五厘取息，不准開支紅利公債，積至五百萬，連本足一千萬以外，再爲開支；各莊人位由總理向各號調用三人足矣。總理指調之人，各號不得推諉，人力辛金，仍歸各號，行中只出花紅，係先顧公，後顧私之意。行中一切章程，卽如洋人禮拜休息，非令人休息，是令銀休息，各埠存款百千萬億，中間取利可觀。種種藏有深意，筆難盡述，山西如不開設銀行，後來窮窘甚於昔年歲饑，外國銀行奪我全國之利，若不開始陡起精神與其競爭，到那時元氣傷盡，再欲設法補救，心有餘而力不足矣。且設銀行保晉鐵路皆由行中總理、財力雄雄厚血脈貫通，全身活潑，非贊十年晉人熱血，萬難成此大業；全晉後輩幸福，全賴平、祁、谷老號執事成議，京都同幫首領發起，提倡人力，銅像顯揚，後世美名，千古不磨，愚昧之見，尙祈宥之是荷，專此佈懇，敬請

籌安

二月初九日申

成都票幫公啓

京都票幫各位兄台大人閣下，敬啓者，昨由郵局遞到公函，敬悉種切。但此時勢變遷，西務疲敗，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所來遠矣。然愚者疎於防範，置之於不聞不見之列，而智者見微知著，洞燭幾先，急於補救于未來。卽如台等去年倡辦銀行一事，若心孤脂竭，力提倡，深爲我幫欽佩之至，無奈我幫人心渙散，團體難結，各總號既囿於見聞，復墨守成法，雖台等屢次具信商辦，仍無成議。欲破各總管墨守成見，別無良策，只有各莊再將到處危險情形，非設銀行不足以圖存，切實披瀝陳之，決川稍爲挽回萬一。既承台等具函下問，力圖公益，弟等自當遵辦，今將寄過總號公函底稿抄錄附呈，至望公覽爲祝，特此奉旅，敬請近安。諸維心照不一。

重慶祁平票幫公具

宣統元年二月初十日吉申

祁太平票幫各位鄉台大人閣下，敬啟者：溯自我隨兌一業，前輩創辦數十年於茲，法良意

美，

令名達於四海，信義著於五洲。實爲我山西人獨創之業。後人當能謹守勿衰。而食前輩之

餘蔭，正未有艾也，孰料時事變遷月異而歲不同，近年來各幫生意清淡，獲利不易，到處市面空虛。周轉欠靈，故將我匯兌一業，影響所及，日見艱難利息漸覺微末。且不慎一，即被倒塌，此等景况，原非一處，各處皆然，正令人有進退維谷之慨也。不意自庚子之後，度支部及各省銀行次第設立，而各國銀行亦復接踵而來，與我競爭，奪我利權，加之各省庫部被其一網打盡，更使我束手無策；我幫人，渙散，勢力微薄，豈能與國家抗衡？揆厥由來，若不乘早設法變計，坐待日削月朘，將有不能自力之勢；去年春間，京都同人倡辦匯業銀行，公舉 渠楚南京鄉總辦其事，已於平祁各號公信商辦，弟等聞之，不勝欣慰，茲聞 楚南翁客冬旅里，親詣各號演說，不悉究竟有無成議，但此事我等當今急務，切不可視為緩圖，既承京都同人首倡於前， 楚南翁督辦於後，理應一鼓作氣；務望 台等竭力維持，此正千載一時之遇，萬不可在萬因循，失此機會。弟等在外目睹情形，今之世道，非合全力設立銀行，庶不足立於之商場；即如重慶一隅，大清銀行未設立以前，無論生意多寡，利蝕大小，辭受取與，我幫頗有其權，去年該行設莊以來，果無化算；我幫意在鼓舞漲價，伊反下價貪做，稍不留意，即使我無所措手，揣其大概，所憑者權力廣大，資財雄厚，一往無前，靡所顧慮；現在時勢，優勝劣敗，有權力，無道理，所以我幫銀行萬不可不辦也。屈指祁太平我幫共二十餘家，若設銀行，每家不過出股三五萬金，即可集股百萬，似有把握；果能照此設立，遇事即可助我幫一臂之力，且將來票號倘有不能立

足，亦可延我山西人一線生機，庶不負前輩創辦票號之苦心也。至銀行章程定爲有限公司，現下既不敢言利，然又無害，亦何必遲疑顧慮也。即如去年由漢營口等處場賑，竟有數百萬之多，索動全局而京尤甚，實屬駭人聽聞，不惟身經者寒胆，而耳聞者亦屬驚心；若我早設銀行，即遇風吹草動亦有所持而不恐。此事如大衆意見僉同，即望趕緊與京都同人速爲商辦，設有一二反對者，萬不可由此少數而坐敗垂成。古人云：時哉不可失，既京友如此熱心提倡，而楚南翁猶肯肩此重任，可謂得時得人矣！倘若再不見機而作，恐將來有無機之嘆。弟等略此時局，不敢緘默，連日集議，是以貢此愚一台灣；想弟等久列商瀝，閱歷尤深，於世道變遷，早在洞鑒之中，思所以補救之計，何待弟等瑣瀆也。謹合詞界陳，務望

垂鑒。敬請

台安。并希

回玉爲盼。

重慶  
平票幫公具

宣統元年二月初十日吉申

敬啓者：目今中外銀行，推廣日多，各埠市面，倒風甚熾，我幫明被侵奪，暗受影響，昔

所謂蒸蒸之業者，今已成岌岌之勢矣！若不及早維持，將有不能立足之勢，我京莊同人，有鑒於此，共籌善策，以不結團體，無以保全局，非立銀行，無以挽利權；昨經公函寄粵，議立銀行，晚等會集討論，意見相同，此舉誠爲當務之急有不容緩者也。第思銀行之設，原爲保護吾業，挽回吾利起見，思舉與他行相衡，必求與他行相敵，資本不雄，不足以專利權，名譽不彰，不足以照大信；以我幫之財力名望，久著乎環球，合立銀行，當可公信於天下，事固不難創辦，利亦可收後效，或慮銀行爲我幫所設，則與我幫命脈相關，一經不和，百病叢生，事減則枝葉葉茂，事敗則棟折榱崩，吾業之殘局，尙可苟延爲今日，銀行之興敗，何能預伏於他時。不知凡事苟能慎之於始，自可無累於終，宜廣招股本以固基礎，我幫多以樹聲望，不招他省之股，不招他國之股，以免名雅有關，以期事權獨握，近則分設內地，漸遠推及外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挽回利權，保護吾實業，不外此一舉也。各執事名高商界，才裕籌謀，對此自設銀行之舉，當必早有成見，務祈聯合同志，協力實行，不勝企望之至。專此，敬請

台安

己酉二月初五由廣申

廣東祁太平票幫公啓

敬覆者：昨奉公函，祇聆一切，議設銀行一事，以目今中外銀行，推廣日多，各埠市面，





若興

大清及外洋等銀行相敵，其勢必奔北，凡吾人稍有智識者，罔不計慮久之，要號恐有不能  
春樹立之勢，設立銀行，可匡我邦之不逮，互相團結，或可綿延，不至同歸于盡，且晉人除  
經營之外，爲宜汲保其事業者寥寥無幾，若待司無其事一厥不振，吾人將個個賦閑，豈何  
以圖生機乎？前者鹿大人倡言戶部聯合我邦開設銀行，各省公款及關稅等項統歸銀行存會  
，彼時吾晉風氣未開，人心未更，不敢答應，已失其機，今一誤不可再誤，惟有乘我等大  
信昭著之時，籌謀可勝之地，盡力爲之，萬一獲勝，可保我晉根源，挽回我邦利權，縱使  
不成，我等心力已盡，總有大數存乎其間，可能無憾。如到無能爲力之際，追悔莫及矣。  
弟等反復集議，意見相同，是以即邀 兄來命，與各總號公具一信，仰祈早爲定議，以安  
大衆之心，至資本一事，前者吾等虛名諸求實際，今昔情形不同，時局變更，我可稍博虛  
名，股以千萬稱名，尙壯中國巨商之聲譽，以洋銀計之，只七百餘萬，我等自集一半，外  
招一半，若招之過多，客倍于主，後來恐受外人之挾制，又擬招洋股一節，愚意以爲未盡  
善也，我等創立銀行以抵制各銀行，塞漏卮，保權利爲宗旨，漏卮卽外洋一門，再招其股  
面爲抵制，本意顯爲利謬乎？此等情形，諒 兄等無不慮及，芻蕘之言，聊備採擇耳。  
餘勿多瀆，專此，卽請

春祺

太原票號公拜具 二月初四日

祁平衆票號諸位老兄均鑒，敬啓者：日前接得京來公函，內云我幫議設三晉銀行一切情形，着西安莊各號會商，如以爲可，即與總號奉信等語，閱視之下，弟等反覆集議，意見頗同；蓋銀行爲現今當務之急，我等票號雖大信昭于天下，而現時大清等銀行到處林立，侵奪我幫權利，至我等存款會項，日見其少，久之可無所事，將有不能自立之勢，創立銀行，或可抵制，匡扶票號之不逮，兼可互相團結，尙可綿延，不至同歸於盡，趁現在有爲之際，創立頗易，招股亦不甚難，籌謀所及者，盡力爲之，如獲成立，可保吾幫命脈，挽回吾等利權，萬一不成，我等心力已盡，將有大數存乎其間，可無遺憾，若待剝削殆盡，無能爲力之時，追悔莫及矣。弟等愚昧淺見，未識 兄等以爲如何，至陝省僻處西隅，地瘠民貧，現在尙無銀行，然則無銀行而本地生意，譬如飲食，大家分而食之，未嘗一飽，且陝省出產煙土收成，若盡禁種，民間更窮極無聊矣。如大清等銀行一家來踞，我等將有不能立足之勢矣。至辦理一切章程，諒京詳呈，安不贅述，餘勿多瀆，專此即請

春祺

西安衆票號公拜具

二月初四日

此係照抄寄過祁平公信底稿

京都票號諸位鄉台大天閣下，敬啓者：正月初九日接讀公函，統來寄過老號公信底四件，均經收明聆悉，惟敘我幫和衷相商設銀行一事，逐層確論，又均屬至理，閱信之下，足徵公台等宏識卓見，洞燭中外，籌謀久遠，欽佩良殷。至囑沙地各號，務將碼頭細情，以及公設銀行，有利無害，定遵

公台諭，詳報老號，以期首肯，或者藉助界中紳商，一舉二端，甚可將謂立舉，不辭勞苦，幸有此維持，豈肯錯過。况各埠銀行林立，暗奪我之生意，非自立銀殊不足以資抵制，况近年來市面蕭條，銀根緊缺，漢上等地，倒賬疊出，奇峯怪像，已不可問，我幫生意遂因之萬難久持，若不早爲預籌善法，另立根基，將來數年之後，無利可圖，勢必坐吃山空，彼時即設法挽回，而元氣已傷，噬臍莫及，我票幫之利益，從此付與東流矣。近來各省軍餉，國家賠款甚鉅，大半皆入銀行之手，使我票幫，大受影響，一遇銀緊之際，勢必折借銀行之款，出息屬小，關係甚大，似此研究我幫公設銀行，大有裨益；况銀行與票號原可並行，互相聯絡，彼此交受其益，雖然各辦各事，有此銀行之勢，我幫尚可藉以圖存，自此行規逐漸改良，庶幾轉興之象可立而待矣。務望竭力贊成以期維持大局，而慰衆望。端此公覆，敬請

台安。惟希

鈞鑒。謝。

泉聖。崇此公黃、姪。

己酉二月初九日

圖亦、自出言談談商力具、無幾轉與之、其可正駐沙山西票幣公具、以謀其大區、而想  
票幣風可並行、區林細流、其出受其益、雖然者、其各事、會出於其文、其時會其計具  
京都祁美平藥幫列位鄉台大人閣下：昨奉大、其出商公其公、大其時會其計具與  
示諭並致平適老號各信、捧讀之下、敬領禮切、當即會商、衆議僉同、足見翁等智識高明、  
謀猷遠大、欽佩莫名。晚等既欠學問、又乏閱歷、庸庸碌碌、何足參預大計、惟忝屬同人、  
、文叨荷因之萬議人、其不學無識、其出商公其公、大其時會其計具、其出商公其公、  
不棄、謹以管窺所及、糾縷悉陳之、自申午庚子之後、歐風東漸、維新政策、中外競進、改  
革變遷之端、不可枚舉、事無大小、先講性質、次論義務、再担責任、終享權利、運精神  
於進取、以競爭爲文明、弱亡強存、優勝劣敗、人心之不古、時勢使之然、而我票行之受  
影響實尤甚者也。多年匯票一項、得爲商界中特色者、獨一無二故也；近戶部設立總銀行  
、勢必登設於各省、誠如

示諭所云、挾國庫藩庫之財力、論勢論資、其誰能抗、交虛生意焉能不一網打盡、縮減庫  
長利息、以亦題中必有之文、深宜款既爲其得、而外國銀行又將及於內地、其權勢、尤非我  
敢京官練商款、更爲其所奪、必矣。况奏定銀行則例、既必須驗資駐册、我匯號具有銀行性、

質，自不待言，既註冊凡當盡義務應担之責任自有一分子，亦不待言，而名爲匯號，又焉能享押款，担保，保護之權利哉？似此有害則必同受，有利則必難享，數年之後，我行生涯，豈好設想？銀行一節，前戶部委任於我，我行不允，今日遂生一絕大敵對，悔已無及，然亡羊補牢，尙未爲晚。

翁等議設晉省匯業銀行，誠桑榆之補救，萬不能缺此要點，作爲有限公司殊爲得體。至渠楚南京卿品性學問歷練在晉省當手屈指，而家道殷實，人所共知，誰不放心？官階顯宦，又可爲行內作護符，公舉總理銀行事務，甚爲合宜，認可之至。惟開設銀行，雖與票號性質相同，做法究有分別，起點之際，議定章程，務宜斟酌盡善，以期推行盡利，異日如能藉我銀行，保我票號，因爲完全善策，或改票號爲銀行，或擴充銀行以補票號；基礎立定，自可因事制宜。總而言之，非結團體難禦外侮，非根基牢固，難免動搖，非改舊章圖新法，將無由自立，又何能抵制外人，保我權利乎？蘭州偏處邊徼，風氣晚開，一切新政新事，多難聞見。

翁等具高明之識，處繁盛之區，消息靈通，耳目光明，開設銀行一事，尙祈聯合同行會議執商，速爲辦理，是所翹盼。專此佈覆，祇請台安。統希

電照。

蘭州同幫全頓首

京都西幫票號諸位鄉台大人閣下，逕啓者：前奉公函，並附致過志號公信件，披誦之餘，領悉種切，所云我幫擬公立銀行，推渠楚南京卿總理其事，既有

諸公提倡，楚南又復忻允，實屬難遇之機，致過老號公函，陳說利害，又亟切當。處此戰時代，非別開生面，因時變通，我匯業恐難圖存，正宜合全力以抵制，此事實爲風氣之初開，後世之偉業，他日銀行成效明著，其後之銳意改良，組織公司者，正不如幾凡也，果爾，我晉東之資本幸甚，吾人之營業亦幸甚。

公等之功勳，永垂無涯矣。惟閱致平公函內云，雲生兄傳到口信，以與洋人合股，亦是一策等語，弟等集議，此種似屬不可能者有五，若欲借其資財，伊亦不外乎招股，此乃我晉人擬設，如有外人，與我之名譽攸關，此其一也。我既定爲有限公司，即我自行招集華股，杜絕洋股，誠如兄等所言，尙非難事，此其二也。若慮出有倒賬，藉其出而交涉，不知此乃公司，亦不能弄到國際交涉，且洋商蒼萃其間，久之，操縱之權必失，吾人只供其馳驅耳，此其三也。我既合銀行程度，

度支部奏定則例，伊亦能加保護，偶出倒事，斷不至與大清銀行兩歧，此其四也。國家既嚴禁洋商內地開設行棧，將來註冊，恐波部駁，彼時致貽畫虎不成之笑，此其五也。此

外來曾慮到者，不知凡幾，察

諸公之意，仰或暫以與洋商合辦，惟恐事之不濟，以違老號之目的也。拘墟之見，用特縷陳，是否有當，尙祈

鑒諒

諸公久涉商界，閱歷甚深，且居處首善，近水樓台，見聞廣確，調查研究，籌之已熟，胸中早有成竹，更毋庸弟等多瀆，承囑各就碼頭情形，細加斟酌，確實公函佈告。老號，務使調悉外間市面一節，務當遵辦，竭力贊成。惟查濟南一莊，地處偏僻，非通商口岸可比，本來生意無多，近來復添大清銀行，官銀號又復推廣南幫，亦來枝占官款，不問可知商家生意愈爲減色，已然大受影響，真有江河日下之勢；惟弟等才小力棉，恐難以片言遽勸老號之聽，伏乞諸公再盡一分之力，以收九仞之功，庶不負經營一載之苦心耳。是所盼禱，專此奉覆，敬請

鑒安

濟南郝太平票幫公啓

76. 11. 24

國史館圖書

分類號

562.809

著者號

2117

登錄號

78708



國史館藏書



0075132